

本國  
叢書  
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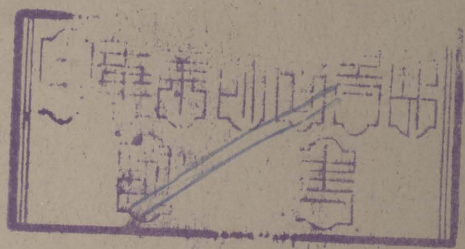
子  
集  
解

101237

書叢本基學國

解 集 子 莊

註 謙 先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莊

圖書缺頁，損毀——  
讀者損失。

借去之書籍，務請仔細藏，閱，  
須愛護，勿塗寫；發現殘缺，  
時通知管理員：幾章，幾頁，  
俾停滯可免；川流不息。



廿五年二月購于新

國民洗

年十月購于

樣有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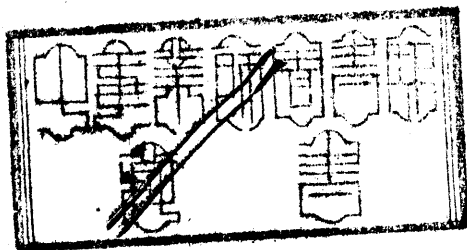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6 0983B

書叢本基學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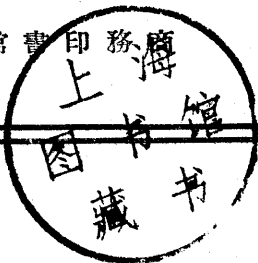
解集子莊

註謙先王



抄  
字  
號  
號  
號  
號  
號  
號

行發館書印務海



# 序

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鳥魚哉。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爲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貸粟有請。內交於監河。係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況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概飾鞭箠爲伯樂罪。而撒髑髏未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槨。而以墨子薄葬爲大穀。心追容成。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恆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是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諛。嚴於親而尊於君。憤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爲有道。生殆將不出於此。後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領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爲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在備矣。輒芟取衆長。間下己意。輯爲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達者。冀共明之。宣統元年七月。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二冊每冊  
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一  
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 莊子集解目錄

## 第一册

### 卷一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 卷二 內篇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 卷三 外篇

駢拇第八

莊子集解 目錄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 卷四 外篇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 第二册

卷五 外篇

至樂第十八

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卷六 外篇 雜篇

知北遊第二十二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卷七 雜篇

則陽第二十五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卷八 雜篇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禦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莊子集解

卷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言逍遙乎物外任天而遊無窮也

北冥有魚釋文一本作冥北海也其名爲鯤釋魚鯤魚子方以智云鯤本小魚莊子用爲大魚之名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

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玉篇運行也案行於海上故曰海運

下云水擊是也南冥者天池也成元英云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案言物之大者任天而遊齊諧者志怪者也司馬彪云齊諧人姓名簡文云書名諧之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崔譔云將飛舉翼擊水跟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崔云拊翼徘徊而上爾雅扶搖謂之鸞郭注暴風從下上

去以六月息者也成云六月半歲至天池而息引齊諧一證野馬也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成云青春之時塵埃也揚土曰塵塵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成云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案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言

此點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其謂鵬是謂人視天鳥在九萬

矣非謂遂止也借人視天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支遁云謂堂有坳埳形也則

芥爲之舟李頤云置杯焉則膠崔云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王念孫曰培馮也周禮馮相氏注馮乘也鵬在風上故言馮培馮聲近義通漢書周繆傳繆封蒯城侯顏注呂忱蒯音陪楚漢春秋作馮城侯是培馮音近之

培馮音近之



證。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司馬云：天折也。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行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謀向南行，借水喻風，唯力厚，故能

也。蜩與學鳩笑之曰。釋文：學，本又作鸞。本或作鸞。音預。司馬云：學鳩，小鳩。俞樾云：文選江淹詩：鸞斯我決

起而飛。李云：決，疾貌。檜榆枋。支云：檜，突也。李云：猶集也。榆，二木名。枋，音方。李云：檀木。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王念孫云：則猶或也。司馬云：控，投也。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為。借蜩鳩之笑。為，惠施寫照。適莽蒼者，三食而反。釋文：蒼，七蕩反。或如字。崔云：草野之色。三食，猶言竟日。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

舂糧。隔宿搗米儲食。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謂蜩。又何知。借人為二蟲設喻。小知不及大知。釋文：音智。本亦

及大年。上語明顯設喻。以掩其迹。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列子：湯問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晦謂夜。釋文：朔，旦也。惠姑不知春

秋。此小年也。釋文：惠，本作媿。司馬云：惠，姑，寒蟬。一名媿，媿，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

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楚之南，全引列子。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李云：彭祖，名鏗，堯臣，封彭。故以久壽見聞。衆人匹之。彭祖為比。不亦悲乎。此段從小年句演出。湯之問棘也是已。注：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張湛

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湯問篇：終髮北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

而其文若相屬為義。漆園引古，在有意無意。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絕雲氣，負青天，然

後圖南且適南冥也。再證。斥鴳笑之曰。司馬云：斥，小澤。鳩，雀也。斥，本作尺。古字通。夏侯湛：抵疑尺，鷄不

何止一尺。下文。彼且奚適也。彼，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明言數仞矣。彼且奚適也。彼，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明言數仞矣。彼且奚適也。彼，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也。又借斤孺之笑。此小大之辨也。點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李云：比，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郭慶藩云：而讀為能，能而古字通用。官，鄉君

自視也，亦若此矣。此謂斥鴳方說到人。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司馬李云：榮子，宋國人。且舉世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郭象云：審定乎內外之分。郭云：內我辨乎榮辱之境。郭云：榮已斯已矣。成云：榮子

於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此者數見雖然猶有未樹也。司馬云：樹立也。至德未夫列子御風而行。成云

道乘風而歸。下又云：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冷然善也。郭云：冷然，貌。旬有五

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言得此福者亦不數數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猶免步行

不足慕。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

哉。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是逍遙遊一篇綱要。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釋文：已音紀。成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

堯讓天下於許由。司馬云：穎川陽城人。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字林：燭，炬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

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成云：尸，主也。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

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李云：鷦鷯，小鳥。郭璞

雀。云：桃。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李頤云：偃鼠，鼠也。李楨云：偃，或作颺。俗作鷦。本草陶注：一名鼯鼠。歸休乎君

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釋文：傳鬼神言曰：祝，案引不受天下之

肩吾問於連叔。成云：並古。懷道者。曰：吾聞言於接輿。釋文：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聘之不應。大而無當。釋文：丁浪反。

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成云：猶上天河漢，迢遞清。大有逕庭。宣穎云：逕，門外路。庭，堂也。

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釋文：藐音邁。簡文云：遠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

子。李云：淖，約好貌。釋文：處子在室女。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乘雲氣三句，又見齊物論。御飛龍作騎日月，其神

凝。三字吃緊。非遊物。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施

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漆園本此為說。吾是以狂而不信也。狂，李云：九況反。

案音讀如誑。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

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司馬云：猶處女也。案：時是也。云是其言也。猶是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

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李云：磅礴，猶旁礴。李慎云：亦作旁魄。廣被意也。言其德行廣被萬

亂治也。簡文云：弊弊，經營貌。案：蘄，同期。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司馬云：稽，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

秕糠。說文：秕，作稗。釋文：秕糠，猶繁碎。案：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又引不以天下為事之道。宋人

資章甫，適諸越。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為無所用。神人以明其自全之道。宋人

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司馬云：四子本無其人，徵名以實之，則鑿矣。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汾水之

陽，堯都。

宣云實然深遠貌。案言龜亦自失。其有天下之尊。下此更不足言矣。

惠子謂莊子曰。司馬云。姓惠。名施。為梁相。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瓜也。即今葫蘆瓜。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

舉也。成云。樹植實子也。虛脆不堅。故不能自勝舉。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成云。平淺不容多物。非不鳴然大也。釋文。鳴本亦作

号。李云。虛大貌。俞樾云。喝俗字。當作楞虛也。吾為其無用而捨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向

云。龜。拘圻也。釋文。徐音舉倫反。李楨云。此以龜為皸之假借。元應音義。皸。下。引通俗。文。手足圻裂曰皸。經文。或作龜。圻。下。引此文為證。世世以泝澣統為事。成云。泝。浮。澣。漂。統。皸也。李云。漂

泝。擊。皸。之。聲。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一金百斤也。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澣統。不過數金。

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

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澣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

江湖。司馬云。慮。猶結纜也。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案所謂腰舟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土之

謂案言惠施以有用為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

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猶言棄而不取。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成云。狌。野貓。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云。遨。翔

屬。東西跳梁。猶走躑。不辟高下。辟。音避。中於機辟。辟。所以陷物。驢鐵論。刑法篇。辟。陷設而當其蹊。與此同

辟也。玉篇。王注。以為弩身。死於網罟。今夫爨牛。司馬云。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成云。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簡文云云彷徨乎無爲其側釋文云云彷徨  
 臥其下郭慶藩云逍遙依說文當作消搖又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言無處可用無所可用世篇是  
 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又山木安所困苦哉又言狸狴之不得其死斃牛之大而無用不如樗樹之善全以  
 篇無所可用文意並與此同於無窮所謂大  
 知小知之異也

內齊物論第二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辯守道而已蘇輿云天下之至紛莫如物論  
 於我然後忘彼是渾成毀平尊隸均物我外形骸遺生死求其真宰照以本明游心於無  
 窮皆莊生最微之思理然其爲書辯多而情激豈真忘是非者哉不過空存其理而已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司馬云居南郭因爲號釋文隱馮也李本机仰天而嘘蒼焉似喪其耦釋文云嘘息也

貌本又作嗜耦本亦作偶俞云偶當讀爲寓寄也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李云子綦弟子姓顏名偃諡成字

曰何居乎徐无鬼篇作夫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文子道原篇引老子曰形若槁木心

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爾而同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

聞天籟夫籟也郭云籟子游曰敢問其方成云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俞云塊由或體大其名爲風是唯无作

作則萬竅怒呶而獨不聞之蓼蓼乎之猶其下同釋文蓼山林之畏佳即嶮巖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

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成云圈獸之闌圍宣云注深激者譎者叱者

池汚宐也三象身三象物二象地皆狀木之竅形

吸者叫者。謔者突者。咬者。宣云激如水激聲謔如箭去聲叱出而聲粗吸入而聲細叫高而聲揚謔下而

黃鳥三家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李云于喁聲之相和成云皆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李云冷小風也

和明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向云厲烈也濟止也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郭云調調刁刁皆動搖貌子游曰地籟則

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以竹相比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

誰邪。宣云待風鳴者地籟而風之使竅自鳴者即天籟也引子綦言畢案此文以吹引言風所吹萬有不

者而怒者果誰邪悟其爲誰則衆聲之鳴皆不能無所待而成形者更可知矣。又何所謂得喪乎。怒者其誰使人言下自領下所謂眞君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釋文知音智下同成云閑閑謂好視察人此智識之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炎炎有氣醜成

此議論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此寐覺與接爲構。成云構日以心闢。宣云心縵者窞者。密者窞者。寬者窞者。

此異言深也。宣云密謹也。成云略而。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李云惴惴小心貌宣云縵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

謂也。釋文機弩牙柄箭括成云司主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留不發若詛盟然守已其殺若秋冬

以言其日消也。宣云真日喪使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溺沈溺宣云爲之其厭也如緘。以言其

老洳也。宣云厭然閉藏緘祕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宣云陰猶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宣云慮多思歎多悲

執姚佚啓態。淫云姚則輕浮操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情欲開張態則嬌樂出虛。無聲而有聲宣云蒸成

蕭無形而有形皆氣。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與夜代於何萌生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

莊子集解 一 齊物論第二 七

生乎既無可推求不如其已乎然俯仰非彼无我宣云彼即非我无所取若無有我誰稟自然乎我是亦

近矣成云然即我其理非遠而不知其所為使與上怒者其誰邪相應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也李云特辭

兆也案云若有真為主宰者可形已信而不見其形可運動者已信能之有情而無形與我有相維繫之

使然而其朕迹不可得見百骸成云百九竅與下二漏而九六藏李楨云難經三十九難五藏心肝脾肺腎也亦有六藏者腎有兩

也有六賤而存焉賤備成云豈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將皆親而愛悅之物乎如是皆有為臣

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成云臣妾士女之賤職案謂役使之也言

而賤為役使之臣妾乎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其或遞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

代為君臣乎然有真君在焉即上真宰也此語點醒

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成云刃逆靡順也真君所在求得不加

不可悲乎案一受其成形所有皆幻妄故無成功疲於所役而不知如何歸終身服役而不見其成功榮然疲役而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宿盧文弨云榮當作茶司馬作齋簡文云疲困貌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宣云縱生何用及形化而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成云芒闇味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心之所志隨而成

皆有奚必知相代之理而心能自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未成凝一之心妄起意見

得師者有之即愚者莫不有焉猶未行而自參已至此是非與下是非無涉天下篇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今日適越而昔來惠施與辯者之言也此引為喻

且奈何哉。無而為有。雖禹之智。不能解悟。自夸自欺。吾末如之何矣。此段反復喚醒世人。

夫言非吹也。應上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轂音。亦有辨乎。

其無辨乎。言非風吹比。人甫有言。未定足據也。果據以為言邪。抑以為無此。言邪。抑以為與初生鳥音。果有別乎。無別乎。其言之輕重。尙不定。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

乎隱而有是非。隱蔽也。道何以蔽。而至於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言一曰。道本

亦不須辯。道隱於小成。小成。謂各執所成。以為道。不知道之大也。宣云。偏言隱於榮華。成云。榮華。浮辯之詞。華

辯。所以蔽隱。至言老子。故有儒墨之是非。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成云。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故有儒墨之是非。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

以兼愛。摩頂放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

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齋云。

亂。夢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案儒墨事。見列禦寇篇。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齋云。

彼是有對待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非也。彼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有對此。自彼則不見。

是之見存也。案莫若以明者。言莫若即。以本然之明照之。彼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有對此。自彼則不見。

自知則知之。觀人則昧。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有此而後有彼。因彼而亦

方死。方死方生。然其說隨生隨滅。隨生浮游。方不可方。不可方。可。言即可。有以爲不可者。言不

也。非。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有因而非者。即有因而非者。即是以聖人不由。宣云。不由。而照之。

彼是乎哉。分則無彼此。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成云：偶，對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郭嵩燾云：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握道之樞，以游乎環中。空也。是非反復，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再相以圓環內空中，無際成。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莫曰環中。案則陽篇亦云：再相以圓環內空中，以隨成。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莫窮。故曰：莫若以明。惟本明之照，得非以明無窮。此言有。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為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影子。近取諸身，則指是遠取諸物，則馬是。今日指非指馬，非馬矣。故天地雖大，特一指耳。可乎不可乎不可。郭云：可乎已者，即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宣云：道，路也。案行之而取譬與，理道無涉。物謂之而然。凡物稱之而名立，非先固有此名也。故指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然於不然，何以謂之然。有然者，即從而皆然之。何以謂之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論物之初，固有然者，即從而皆然之。隨人爲是非也。論物之後，起則不正之名多矣。若變易名稱，無不然。不可如指非指，馬非馬，何不可聽人謂之惡乎然。以下又見寓言篇，此是非可否並舉，以寓言篇證之。不然於不然，不可於不可。四句而今本奪之。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釋文：爲子，僞反。舉數事，俞云：說文：莛，莖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鐘。司馬云：楹，屋柱也。厲，病癩。莛，楹，以大小言。厲，西施，以美醜言。成云：恢，寬大之名。恠，奇變之稱。憭，嬌詐之名。怪，妖異之稱。案自知道者，觀之皆可通而爲一。不必異其分也。成云：分一物以成數物。其成也毀也。散毛成毳，伐木爲舍等也。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爲一。如此成即故無論成毀，復可通。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用已見而寓諸尋常之理。庸也者，用也。宣

無用也者通也。無用而有用者，通也者得也。觀其通，適得而幾已。適然自得，則因是已。因任也，任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宣云：已者，既通爲一，不知其然，未嘗有心也。謂之道，所謂適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固於目前之一隅，與朝三之說何異乎？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欲俄而置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張湛注：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芋音序，栗也。案：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漆園引之，言名實兩無虧損，而喜怒爲其所用，順其天性而已。亦因任之義也。案：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釋文：鈞，本又作均。成云：均，自然均平之理。案：言聖人和通是非，共休息於自然。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此作鈞用，通借字。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成云：至，造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郭云：此忘天地遠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以爲有物矣。庚桑楚篇：而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有物，尙無彼此。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尙無是非，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見是非，則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非而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爲損，而道實無虧也。故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不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昭名，古文古善琴者。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五音自全，亦猶存情，所以乖道忘智，所以合真者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成云：枝，柱也。策，打鼓枝，亦平公樂師案枝策。惠子之據梧也。司馬云：梧，琴也。成云：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據梧者，止是以梧几而者，莊其策而不擊。惠子之據梧也。據之談說，案今從成說，德充符篇：莊謂惠子云：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

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案據梧而瞑善辯者有不鼓意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崔云  
 辯之時枝策者有不擊之時上昭文鼓琴亦兼承不鼓意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崔云  
 於今也案言昭善鼓琴曠知音律惠談名理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崔云  
 智其庶幾乎皆其最盛美者也故記載之傳於後世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自以爲  
 異於人且欲以曉於人成云彼衆人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石白馬之辯欲衆共明而終於味  
 也案唯其好之四語專承善辯者言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石白馬之辯欲衆共明而終於味  
 故曰以堅白之昧終堅白又見德充符天下天地秋水四篇成云公孫龍趙人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  
 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衆人之口不服衆人之心而子又以文之綸終終  
 身無成猶禮中庸云纘太王季文王之緒成云昭文之子倚其父業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案終文之緒若是  
 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成云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則天下之無成也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馬  
 者多矣當知以我逐物皆是無成也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馬  
 云滑稽亂也案雖亂道而足以眩耀世人故曰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馬  
 智而寓諸尋常之理此之謂以本然之明照之以上言求道則不容有物得物之一端以爲道不可謂成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无以異矣如人皆執彼此  
 如此不知其與我類乎與我不類乎若務求勝彼而雖然請嘗言之成云嘗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引不類者爲類則與彼之不類有異乎宣云是我也雖然請嘗言之成云嘗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成云未始猶未曾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並無事端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言未  
 也案事端未露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並無事端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言未  
 有未始夫未始有無也者並出言之心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言者然有者或情已  
 竭無者或意未盡是有者爲無無者爲有今我則已有謂矣言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言者然有者或情已  
 有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言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言者然有者或情已  
 乎未知吾所言之果爲有言乎其果爲無言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  
 乎合於道爲言不合則有言與無言等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釋文：瘍子短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爲瘍。司馬云：冤毫在秋而成。亡謂之瘍。子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無大。有壽若。其性分無小。無大。不自足。故亦性足爲大。天下莫小於太山。太山爲小。則天下無不與爾。所說則誠虛誕矣。大於豪末。莫小於太山。太山爲小。則天下無不與爾。所說則誠虛誕矣。其意蓋謂太山豪末皆區中之一物。既有相。千於太山之。大者則太山。但如前人所說。則誠虛誕矣。未而太山爲小。彭祖瘍子皆區中之一人。彭祖七八百年而亡。則彭祖不過與瘍子等。故曰：莫壽於瘍子。而彭祖爲天。我能與天地無極。則天地與我並生。我不必與萬物相競。則萬物與我爲一也。漆園道術精妙。喚醒世迷。欲其直指最初各葆真。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何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言乎。謂之性俗。子徒就文章求之。止益其妄耳。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何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言乎。謂之是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成云：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一既一。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不能紀。得其數。而況凡夫之類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成往雖有善巧算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況凡夫之類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成自從也。適往也。至理無言。言則名起。從無言以之。有言。無適焉。因是已。若其無適。惟有因任而已。此舉物纒言。則至於三。況從有言。適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無適焉。因是已。若其無適。惟有因任而已。此舉物之妙。夫道未始有封。在。有。何。封。域。言。未。始。有。常。故。是。非。無。定。之。言。之。爲。是。而。有。眇。也。後。有。眇。域。而。請。言。其。眇。有。左。有。右。或。祖。左。有。倫。有。義。論。而。不。議。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即。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即。此。有。論。有。議。矣。有。分。有。辯。分。者。剖。別。有。競。有。爭。競。者。對。競。此。之。謂。八。德。也。各。據。所。案。上。言。有。眇。倫。義。非。眇。也。當。從。俞。說。有。分。有。辯。分。者。剖。別。有。競。有。爭。競。者。對。競。此。之。謂。八。德。也。各。據。所。得。而。後。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超。六。合。之。外。所。以。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成。云。六。此。八。類。也。性。分。聖。人。隨。其。機。感。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帝。志。記。也。祖。述。軒。項。靈。章。堯。舜。謂。著。生。所。稟。之。性。分。聖。人。隨。其。機。感。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帝。志。記。也。祖。述。軒。項。靈。章。堯。舜。陳。述。案。春。秋。經。世。謂。有。年。時。以。經。緯。世。事。非。孔。子。所。作。春。秋。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以。



分爲分不辯爲辯曰何也聖人懷之於心衆人辯之以相示也相考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道之大夫大道

不稱宣云無名大辯不言使其自悟大仁不仁成云心警彼青春非爲仁也大廉不嗾釋文徐音謙成云知萬境

何所宣云無害人之氣道昭而不道以道炫物言辯而不及宣云不勝辯仁常而不成郭云有常廉清而

不信宣云外示傲然勇伎而不成成云舍慈而勇伎逆物五者釋文園崔音圓司馬云圓園而幾向方矣也成云幾近也宣云五者

本渾然圓通今滯於迹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成云智不逮不強知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不道即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宣云渾然之中無所不藏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郭云至理之此之謂葆

光成云葆蔽也韜蔽而其光彌朗言藉言以顯者非道反復以明之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脗胥敖崔云宗一脗二胥敖三國案人間世篇堯南面而不釋然成云釋

貌也案釋同憚語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成云三國君猶存乎蓬艾之間存猶在也成云蓬艾賤草若不釋然何哉昔者

又見庚桑楚篇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成云三國君猶存乎蓬艾之間存猶在也成云蓬艾賤草若不釋然何哉昔者

十日並出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使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使從我於至道豈宏哉堯舜一證

齧缺問乎王倪曰釋文倪徐五稽反李音義高士傳云王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郭云所同

異不獨非彼我莫能倪堯時賢人也天地篇云鑿缺之師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郭云若自知其所不知

相正故無所用其知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是頗自知己之不知乎曰吾惡乎知之郭云若自知其所不知

任羣才然則物无知邪汝既无知然則曰吾惡乎知之成云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雖然嘗試言之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李云庸用也詎何也案小知且吾嘗試問乎

女民淫寢則腰疾偏死。司馬云：偏枯。鮪然乎哉。然成云：泥鮪。木處則惴慄恟懼。釋文：恟，徐音峻。狻猴然乎哉。三

者孰知正處。民鮪猿孰知所處為正。民食芻豢。芻，野蔬。豢，家畜。孟我口。麋鹿食薦。說文：薦，獸所食。蠲且甘帶。釋文：蠲，廣雅云：蟬公也。

崔云：帶。鴟鵂者鼠。鴟鵂，二鳥。音釋。四者孰知正味。民獸蟲鳥孰知所食之味為正。狻狻狙以為雌。音偏。司馬云：狻狻狙一名

獠。狻狻似猿而狗頭。意與雌狻狻交。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走不顧。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釋文：樊，音煩。也。成云：行仁履義，損益不同。或於我為利於彼為害。或於彼為是於我為非。何能知其分別。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成云：至者，妙極之用。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向云：沍，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體神者不測之用。

乘雲氣，行非為動也。騎日月，而無死生。而遊乎四海之外。郭云：有晝夜。三句與逍遙遊篇同。死生無變於己。郭云：與

故死生若一。而況利害之端乎。倪，缺王。倪，二證。

瞿鵠子問於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長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為名。崔云：名丘。俞云：瞿鵠，必七十子之

之言而折之。崔說非也。下文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予者，長梧子自謂。既云丘與女皆夢，又云予亦夢，則安得謂以丘為長梧之名乎。聖人不從事於務，而理自應非

從而事之也。不就利，不違害，避也。遠不喜求，不緣道。獨至，無謂有謂，謂言也。或問而有謂，無謂，有言而

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猶較略也。成云：猶率略也。案率略，即較略。謂言其大略。而我以為妙道之

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通用。今本作黃成云：聽熒，疑惑不明之貌。而丘也何

莊子集解 一 齊物論第二 十五

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釋文大音黍。成云方聞此言。見卯而求時夜。司夜謂雞。見彈而求鶡。司馬云

可炙。毛詩草木疏云。大如斑鳩。綠色。其肉甚美。成云。旁日月。薄葬反。

成云。即鷓鴣。鳥賈誼所賦。案二句。又見人間世篇。子嘗為女妄言之。女亦以妄聽之。奚。成云。何如。旁日月。薄葬反。

司馬云。依也。郭云。以死生為晝夜之喻。挾宇宙。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說文。舟輿所為其脰合也。向音唇。云

若兩脣之相合也。置其滑湑。成云。置。任也。滑。亂也。以隸相尊。成云。隸。賤稱。卓僕之徒。奔反。司馬云。渾沌不分察。參萬歲而一成純。不以介懷抱一而成精純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文

成云。忘知。廢照。茫然若愚。參萬歲而一成純。不以介懷抱一而成精純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文

蘊。積也。案言於萬物無所。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說音悅。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喪。失

歸。失其故居。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成云。艾。封人。晉國之始得之。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諸侯僭稱

王。因謂晉獻。與王同筐牀。釋文。筐。本亦作。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又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蘊

生乎。郭云。蘊。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

後知其夢也。覺夢。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死為大覺。則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自謂。君乎

牧乎。固哉。其執真為君上之貴乎。孰真。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釋文。

的至也。詭。異也。蘇輿云。言衆人聞此。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一解人難得。萬世。既

言以為甲詭。遇大聖。則知其解矣。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一解人難得。萬世。既

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

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有是非。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

之受其黠闇也。我欲正之，將誰使乎？黠闇不明之貌。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

之。使各執偏見，不能相知，則旁人亦因之不明。是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

罔兩問景曰：郭云：罔兩，景外之微陰也。釋文：景本或作影。俗。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成云：獨。立志操。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形不自主，又待真宰。吾待蛇蚺蜩翼邪？司馬云：蛇腹下翹，可以行。者也。成云：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禽獸甚多，何獨蛇蚺可譬蚺？蛇蛻皮，翼，蜩甲也。蛇蛻舊皮，蜩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辯所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是知形影之義，與蚺甲無異也。案言吾之蛇蛻舊皮，蜩新出甲。邪，謂二物有一定之形，此尚不甚相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成云：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合也。以上與寓言篇同而繁簡互異。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成云：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成云：栩栩，自喻適志與。李云：喻，快也。自快，適其志與音餘。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

然周也。成云：蘧蘧，驚動之貌。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周蝶必其入夢方覺，不知周蝶之分也。謂周為蝶，可謂蝶為周亦可。此則一而化矣。現身說法，五證齊物極境。

其入夢方覺，不知周蝶之分也。謂周為蝶，可謂蝶為周亦可。此則一而化矣。現身說法，五證齊物極境。

內養生主第三 其天此莊子養生之宗主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生有窮盡，知無畔岸。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向云：殆，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已，止也。事過思

以物為事，無益於性命。為善无近名，為惡无近刑。王夫之云：聲色之類，不可名。緣督以為經。李頤云：緣，順督中經，常

中督脈並脊而上，故訓中。王夫之云：身後之中脈曰督，緣督者，以清微纖妙之氣，循虛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深說。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全其理，可以養親。親者，歸

之至也。可以盡年。天所與之年，任其自盡，勿天折之，則有盡者無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釋文：丁，其名。崔司馬云：文，宰割。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一足也。膝舉則

足舉，故曰踣。善然嚮然，奏刀騞然。司馬云：善，音畫。騞，音近獲。聲莫不中音。仲反。下同。合於

桑林之舞。司馬云：桑林，湯樂名。崔云：宋舞樂。乃中經首之會也。向司馬云：經首，咸池樂章。文惠君曰：謫。李云：

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成云：進，始。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成云：操刀既久，頓見理間，纔覩有牛，已知空卻。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與理會，而

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成云：官，主司也。案官承上專以依乎天理。成云：依天，批大卻。字林：批，擊也。成

際之處。道大欸。郭慶藩云：欸當爲欸。漢書司馬遷傳注：欸空也。謂骨節空處。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俞云：技蓋枝之誤。枝枝脈經注：引靈樞經云：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支枝通作經。絡相連處必有礙於游刃。庖丁因其固然故無礙。釋文：肯者骨肉。司馬云：綮猶結處也。音啓。言枝經肯綮皆刃所未到。嘗試也。而況大軋乎。軋音孤。崔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崔云：族衆也。俞云：謂折骨。非刀折左傳曰：無折骨。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釋文：磨石。彼節者有閒，節骨。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郭云：交錯。聚結爲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郭云：目他行爲遲。郭云：徐動刀甚微，謦然已解，謦與磔同。解脫貌。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郭云：容豫自得之謂。案田子方篇：善刀而藏之。釋文：善猶拭。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牛雖多，不以累心，皆得不以累心，皆得養生之道也。一喻。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司馬云：公文，姓軒名。宋人簡文云：右師官名。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一足。天與，其人與？司馬云：爲天命。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三兀者不同介者天生兀者人患。人之貌有與也。郭云：兩足並行。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形殘而神全也。知天則處順。二喻。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斲，同期。猶言不期而遇。下同。李云：樊藩也。所以籠鳥。神雖王，不善也。釋文：王，于況反。不善，謂不自得。鳥在澤則適在樊則拘人束縛於榮華，必失所養。三喻。

老聃死，司馬云：老子案老子不知其年。此借爲說。秦失弔之。釋文：失音逸。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

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謂真人不死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

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所謂不言而信不比而周也會交際言稱是遯天倍

情忘其所受釋文遜又作遁是謂老聃情乃惠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

解並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釋文縣音玄成云

篇云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與此文大同來去得失皆謂

生之縣解也言夫子已死吾又何哀四喻

指窮於為薪以指析木為薪薪有窮時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形雖往而神常存養生之究竟薪有窮火無盡五喻

內人間世第四人間世謂當世也事暴君處汙世出與人接無爭其名而慨其德此善全之道末引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釋文司馬云衛莊公蒯聵案左傳莊公以魯

也姚鼐云衛君託詞以指時王糜爛其民者其年壯其行獨自用宣云輕用其國無時而不見其過郭嵩燾莫輕用民死視用死者以

國量乎澤若蕉國中民死之多若以比量澤地如以火烈而焚之之慘也郭嵩燾燾民其無如矣無所回嘗

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宣云無亂國就之宣云欲醫門多疾喻願以所聞思其則崔李云庶幾其國有瘳

乎李云瘳仲尼曰謫若殆往而刑耳成云被汝也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成云道

雜則事緒繁多事多則心擾亂擾則憂患起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成云存所存於己者未定

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至猶逮及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成德所以流蕩喪真者。矜名故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案云。軋傷也。智所以橫出逾分者。爭善故也。蘇與云。廖國美名也。醫疾多智也。持是心以往。爭軋萌矣。故曰凶器。此淺言之。器非所以盡乎行世之道。蘇與云。廖國美名也。醫疾多智也。持是心以往。爭軋萌矣。故曰凶器。此淺言之。下復深言。雖無用智爭名之心。而持仁義繩墨之言。以諷人主。尚不可游亂世。而免於當。況懷凶器以乎。且德厚信。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簡文云。仁。愨實貌。案雖愨厚不用智。而未孚乎人。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釋文。強其兩反。術同述。郭蓋。云。祭義而術省之。鄭命之曰。蓄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爲人蓄夫。成云。命名也。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下而汝也。且衛君苟好善惡。則朝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成云。詔言也。王公衛君言汝唯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無言。衛君必將乘汝之隙。而以捷鬪。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无窮。郭慶藩云。焚。譬之借字。說文。譬。惑也。从目。焚省聲。成云。形見也。言汝目將爲所眩。汝色將自降。口將无窮。自救容將益。恭心且舍己之是。以成彼之非。彼惡既多。汝又從而益之。始既如此。後且順之。無盡。若殆以不信厚言。案此若字訓如。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李云。偃拊。謂憐愛。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因其好修一證。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三國。國爲虛厲。墟。人爲厲鬼。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實。貪利。三國如此。是皆求名實者也。再證。蘇與云。龍比。修德而桀紂以爲好名。因而擠之。桀紂惡直臣之有。故堯禹攻滅之。是皆求名實者也。其美而自恥爲辟王。是亦好名也。叢枝胥敖。有扈。用兵不止。以求實也。堯禹因而攻滅之。亦未始非求。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夫子又舉所聞告實也。故曰。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之。言人主據高位。



之名有威權之實。雖以聖人為之臣，亦不能不為所屈。況汝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以者挾持之具，嘗試也。顏回曰：端而虛，端肅而勉而

一，純一而則可乎？曰：惡，惡可。上惡，驚歎詞。下惡，不可也。夫以陽為充，孔揚滿於內，甚揚於外，采色不定，容外見常人

之所不違，平人莫之敢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成云：案，抑也。容，與猶快樂。人以箴規感名之曰日漸之

德不成，而況大德乎？雖日日漸漬之以德，不能有成，而況進於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宣云：自以為是。外合而內不訾，宣云：外即相合，而內

不違，而內不度量其義。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然則下。顏子又言也。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

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成云：內心誠直，共

類，宣云：天子人君，郭云：人無貴賤，得生一也。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依乎天理，純一外曲

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宣云：擊，執笏，躬。長跪，曲拳，鞠躬。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无

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成云：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其言雖教，謫之實也。所陳之言，雖

諷責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病。郭云：寄直於古，無以病我。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

惡可。大多政。釋文：大音泰。郭云：當理無二，而張三法而不謀。俞云：四字為句，列禦寇篇形謀成光釋文。雖

固亦无罪。雖未宏大，可免罪咎。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不足化人。猶師心者也。成云：師顏回曰：吾无以進矣。敢問

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釋文：齊，本亦作齋。有而為之，其易邪？郭云：有其心而為之，誠未易也。易之者，皞天不宜。成云：爾雅：夏曰

汗也。案與虛白自然之理不合。蘇輿云：易之者，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如此則可以

為齊乎。成云葷。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一若志。宣云不。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

心。成云耳根虛。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成云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無情虛虛柔任物。聽止於耳。宣云

形骸俞云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此申說無聽之以耳也。心止於符。俞云此申說無聽之以心之義言心之

以耳之義言耳之為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成云唯此真道

言合與物合也與物合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俞云此申說氣宣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成云唯此真道

則非虛而待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俞云此申說氣宣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成云唯此真道

者心齊。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齊。未得使心齊。實自回也。自見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教令可謂虛乎夫

妙道也。子曰盡矣。成云心齊。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汝入衛能遊其藩內。入則鳴不入則止。入吾言

入則止。無門無毒。宣云不開一隙不發一藥郭云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李楨云門

毒下云保也亦曰高土也讀若毒與郭注自安義合張行孚說文發疑云毒者累土為臺以傳信即呂覽

所謂為高保禱於王路真鼓其上遠近相聞是也禱是毒之諛毒者保衛之所故借其義為保衛周易以

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老子亭之毒之與此無門無毒三毒字皆是此義廣雅毒安也亦即此訓積案毒為

毒本字正與門同類所以門毒對文讀都皓切音之轉也案宣說望文生義不如李訓最合門者可以沿

為行路毒者可以望為標的無門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成云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

無毒使人無可窺尋指目之意。無門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成云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

无行地難。宣云人之處世不行。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欺。成云人情驅使淺而易

未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宣云以神運下如字。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司

云闕空也室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成云彼前吉祥止止。善應也。俞云止止。迷文於義無取。淮南

境也。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能虛其心室。乃照真源。吉祥止止。善應也。俞云止止。迷文於義無取。淮南

傲真訓。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列子天瑞篇。虛重。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神若精

驚而不安息是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李云徇使也宣云耳目在內而黜之於外成云虛  
 形坐而心馳也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李云徇使也宣云耳目在內而黜之於外成云虛  
 懷任物鬼神將冥附而舍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此禹舜應  
 止人倫歸依固其宜矣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此禹舜應  
 上古帝王之所行止而況凡散之人有不為所化乎成云几蘧三皇以前無文  
 字之君蘇與云言知此可為帝王可以宰世而況為支離之散人乎於義亦通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成云委寄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宣云貌敬而

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懼也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無大小鮮

權然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王必降罪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宣云喜懼交戰陰陽若成若不成而

後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云任成敗於前途不以憂喜累心者唯盛德之人以上述子言蘇與云謂事

也說是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宣云甘守粗糲不求精善爨无欲清之人成云清涼也然火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

熱與憂灼之故吾未至乎事之情宣云未至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

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成云戒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

解於心受之於天自然固結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成云天下未是之謂大戒是以夫

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惟求安適其親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成云事無夷忠之盛也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王念孫云施謂為移此猶言不移易晏子春秋外篇君臣易施荀子儒效

言之則為施易也宣云事心如事君父之無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

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也。情實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宣云：向何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更以

告之。凡交鄰近則必相靡以信。宣云：相親。遠則必忠之以言。契以言語。言必或傳之。宣云：必夫傳兩喜兩怒

之言。君之喜怒。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郭云：溢過也。喜怒凡溢之類

妄。成云：類似。似使人妄構。妄則其信之也莫。成云：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引古格言。揚子傳其常情。宣云：但傳

无傳其溢言之過言而勿傳則幾乎全。宣云：庶可自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

釋文大音泰本亦作泰案鬪力屬陽求勝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禮飲象治既醉

則終於陰謀欲勝之至則奇譎百出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則終於迷亂昏

醉之至則樂無不極矣。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宣云：諒信鄙詐。俞云：諒與鄙文不相對諒蓋諸之誤諸讀爲都

都鄙正相對因字通作諒又誤而爲諒遂失其指矣。淮南詮言訓故始於都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者常大於鄙即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雜志。夫言者風波也。如風之來行者實喪也。郭嵩燾云：實者有而存之喪。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曰易以

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忿怒之設端無他由也。常由獸死不擇音氣息蕭然於是並生心厲。獸困而就

音而忿氣有餘於其時且生於心而爲惡厲。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剋求精核

欲噬人也。以獸之心厲譬下人有不肖之心。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剋求精核

以不肖之心起而相。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宣云：必。故法言曰：无遷令。傳無得遷改。无勸成。弗勞

勸獎強令成就。過度益也。是增益語言。遷令勸成殆事。危殆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成而善不在一時

再引法言畢。過度益也。是增益語言。遷令勸成殆事。危殆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成而善不在一時

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宣云：隨物以遊寄吾心託於不得已而應而毫何

作為報也。郭云：任齊所報，何必為齊作意於其間。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但致君命而不以己與，即此為難。若人道之患，非患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釋文：顏闔，魯賢人。太子，顏闔之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性嗜殺。與之為无方，則危吾

國。宣云：繼其敗，必覆邦家。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制以法度，先將害己。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釋文：其知，音智。但知責人，不見。

已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先求身之無過，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宣云：外

和順之意。雖然之二者有患。宣云：猶未盡善。就不欲入，和不欲出。附不欲深，必防其縱。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

崩為蹶。顛墜，絕，崩。壞蹶，仆也。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郭云：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且為嬰兒，亦

與之為嬰兒。知無彼且為无町畦，亦與之為无町畦。無界限，喻小有踰越。彼且為无崖，亦與之為无崖。崖，不立

於無疵。順其意而通之，以入於無疵病。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

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而汝也。伐，誇功也。美，不可恃積汝之美。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

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成云：以死物投虎，亦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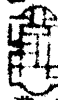
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虎逆之則殺人，養之則媚人。喻教人不可怒之，再喻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溺。成

與大蛤也。愛適有蚤，蚤僕緣。王念孫云：僕，附也。言蚤蚤附緣於馬之至者。適有蚤，蚤僕緣。馬體也。詩：景命有僕，毛傳：僕，附也。而拊之不時。成云：拊，拍也。不

碎胸。成云：衝，勒也。馬驚至此，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亡，猶失也。欲為馬除蚤，意有偏至，反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石，匠名。之，往也。司馬云：曲轅，曲道。成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文選注：引

中山書院藏書



莊子集解 一人間世第四

而也。李云：徑尺，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俞云：旁方古通方，且也。言可為舟者，且十數。觀者如市，匠伯為圍，蓋十丈。遂，竟也。文選注引。弟子厭觀之。厭，飽也。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不顧，遂行不輟。司馬云：匠石，字伯。

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重，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疏，脆也。以為門戶，則液樞。李楨云：廣韻：樞，松心。又木名也。松心有脂，液樞正取此義。以為柱，則蠹蝕。蟲，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已見遊諸。

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郭云：凡可用之木，夫相黎橘柚果蓏之屬。成云：蓏，瓜瓠之類。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俞云：泄，當讀為摧。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摧楊注：摧，牽引也。小枝摧，謂見牽引也。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掊，擊也。取其自掊打。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幾，伐也。乃今得之。郭云：數有睥睨已。為予大用，成云：方得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而汝幾近也。匠石覺而診其夢。

王念孫云：診，讀為診爾雅。弟子曰：趣取无用，則為社何邪？何，必為社木。以自榮。曰：密。猶言秘之。姚鼐云：密，告也。告，其夢於弟子。弟子曰：趣取无用，則為社何邪？何，必為社木。以自榮。曰：密。猶言秘之。姚鼐云：密，告也。告，其夢於弟子。

莊子集解 莊子集解 一人間世第四

也。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見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為棺槨。謂轉心木也。案解者，文理解散。不密綴。喙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也。病酒曰醒。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以至於此其大也。成云：不材為全生之大材，無用乃濟物。嗟夫，神人以此不材，不見其材，故無用於世。而天獨全也。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司馬云：荆氏地。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曰：把宣云：杙，繫槩也。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崔云：環八尺為一圍，郭慶藩云：名大也。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釋文：禪，本亦作擅。成云：棺之全一邊而不取大板，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已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三者不可往靈河而設祭。古者將人，沈河

以祭，西門豹為鄆令，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已同。郭云：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宣云：可全生。則祥莫大焉。

支離疏者，司馬云：支離，形體不全貌。疏，其名。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司馬云：言脊曲頭縮也。會撮指天。司馬云：會撮，髻也。古

低故髻指天。崔云：會撮，項椎也。李楨云：崔說是。大宗師篇：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其形如贅，亦與崔說證合。素問刺熱篇：項上三椎陷者中也。王注：此舉數脊椎大法也。沈彤釋骨云：項大椎以下二十一椎。通曰：脊骨曰脊椎，難經四十五難云：骨會大杼，張注：大杼，穴名。在項後第一椎兩旁，諸骨自此繫架。往下支生，故骨會於大杼。會撮正從骨會取義。又在椎之間，故曰項椎也。初學記十九引：撮作撮。玉篇：撮，木

最節也。與脊節正相似。五管在上。李云：管，膈也。五藏之膈，並在人背。李兩脾為脇，司馬云：脊曲脾豎，挫鐵从木作撮於義為長。五管在上。李云：管，膈也。五藏之膈，並在人背。李兩脾為脇，司馬云：脊曲脾豎，挫鐵治解足以備口。司馬云：挫，鐵縫衣也。灑，澆衣也。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司馬云：鼓，箴也。小箕曰筴。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

而遊於其間。鄧云恃其無用。不自竄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宣云不任功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

薪。司馬云六斛。四斗曰鍾。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成云忘形者猶足。免害。況忘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成云何如猶如何。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郭云當盡臨時

之宜耳。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宣云成其功。蘇與云莊引數語。見所遇非時。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宣云全其生。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易取不取。禍重乎地。莫之知避。當避不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宣云亟當止者。示人以德之事。

殆乎殆乎。晝地而趨。宣云最可危者。拘守自苦之人。迷陽迷陽。謂棘刺也。生於山野。踐之傷足。至今吾楚无傷吾行。

卻曲。宣云卻步委曲。不敢直道。无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司馬云木為斧柄。還自消。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成云桂心辛香。故遭斫伐。

於斤斧。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喻意。點清結局。與上接與。歌不連。歌有韻。此無韻。

卷二

內篇 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內。自有形外之符驗也。

魯有兀者。王骀。李云。則兀。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郭云。弟子多。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游者。與

夫子中分魯。釋文。常季或云。魯賢人。弟子或云。魯賢人。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弟子皆有所得。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



邪宣云默化也。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直特也。未及往從。丘將以為師，而況不如丘者乎？

奚假魯國魯之一邦。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言居然王。其與庸亦遠矣。庸當與庸

人相遠。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其人與變俱。雖天地覆墜，亦將不

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无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瑕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瑕。謂審乎無瑕。

鄭世家作甫假。禮檀弓：公肩假。漢書人表作公肩瑕。瑕假形近，易致互誤。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宣云：主宰物。化執其樞紐。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

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本一身而世俗異視之。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皆天地間一物。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耳

之宜於聲色，彼而游心於德之和。郭云：放心於道德之間。而曠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宣云：視萬物為一致。無有得喪。視喪

若冥然無所知。而游心於德之和。郭云：放心於道德之間。而曠然無不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宣云：視萬物為一致。無有得喪。視喪

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言駘但能修己耳。以其知得其心，以其真知得還吾心理。以其心得其常心。又以其心理悟得古今常然之

心，物何為最之哉。鼓聚也。眾人何為聚而從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成云：鑑照也。宣

人自來鑑。唯自止，故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郭云：下首唯有人故。凡

不正者皆來求正。若物皆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趨之。成云：人頭在上，去上則

死。木頭在下，去下則死。是以呼人為上首，呼木為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首。下首草木，傍首蟲獸。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而物性自皆受正。夫保始之徵，命於何徵驗。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

崔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為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此。將求功名而能自必者，猶可如此。而況官天地，府萬物。成云：綱維二直

寓六骸。宣云：直猶特。以六骸為吾寄。寓成云：六骸身首四肢也。象耳目。宣云：以耳目為吾迹象。一知之所知，上知謂智。下知謂境。純一無二。而心未嘗死者乎。

宣云得其常心。彼且擇日而登假。假徐音遐。宣云曲禮天王登假。此借言遺世獨不以死生變。彼且擇日而登假。立擇日猶言指日。案言者黃帝之遊於太清。人則從是也。宣云人自

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因常季疑詰有動衆之意故答之。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雜篇作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郭云羞與則者並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

以止乎。其未邪。郭云實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執政子產自稱。違也。齊同也。斥其不遜讓也。申徒嘉曰。先生

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伯昏先生之門以道德相高。固。有以執政自多如此者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子乃悅愛子之

後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止猶集也。明鏡無塵。親賢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

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宣云取大猶言引重。案取大猶言引重。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殘形猶與堯爭善。至者故以爲言。

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宣云計子之德行。必有過。而後致兀。尙不足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

當存者寡。狀猶顯白也。自顯言其罪過。而自反以爲不當存足者少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宣

以兀爲自然之命。而不游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上二中。如字。下二中。竹仲反。以

孰能自信。無過。其不爲刑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郭

罰所加。亦命之偶。值耳。怒而復常。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以善道淨我心累。吾與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未聞先生以

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相友。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以形迹不亦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无

乃稱然起謝乃者猶言如此子無乃稱謂子毋如此言也

魯有兀者叔山无趾李云叔山氏宣云踵見仲尼崔云無趾故踵行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

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宣云有尊於足不在形骸吾是以務

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

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宣云徑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

乎前惡虧德求學以補之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末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命云賓賓猶頻頻

况無惡行而全德者乎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末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也賓聲頻聲之字

古相通廣雅釋訓頻類比也彼且蘄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李云諛詭奇異

郭云怪其方復學於老聃彼且蘄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案呂覽傷樂

篇作傲詭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蘄期同言彼期以異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

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言生死是非可通為一何不使以死生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言其根器如此

也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釋文惡醜李云哀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

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未嘗先人无君

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宣云濟猶拯也无聚祿以望人之腹李慎云說文望月滿也腹滿又以惡駭天下非以美

和而不唱未嘗招人知不出乎四域知名不出四境之遠且而雌雄合乎前宣云婦人丈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

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郭云。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不至乎期年。而

寡人信之。國无宰。寡人傳國焉。成云。國无良宰。傳以國政。釋文。傳文專反。悶然而後應。悶然不合於其意。而後應焉。汜而若辭。汜然不係於其心。而若辭焉。

寡人醜乎。李云。醜。慙也。卒授之國。无幾何也。去寡人而行。成云。俄頃之間。逃遁而去。寡人卹焉。若有亡也。宣云。卹。憂貌。若無與

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釋文。狔。本又作豚。郭注。食乳也。少焉。胸若皆

棄之而走。釋文。胸。本亦作瞬。司馬云。驚貌。俞云。胸若。猶胸然。徐无鬼篇。衆狙胸然。棄而不見已焉。爾不得

類焉。爾。郭云。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案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

其形者也。成云。使其形。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施云。鬻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鬻將安

也。其形似方。扇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陷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鬻資。是知別者之屨。无爲愛之。釋文。爲。于

足故耳。皆无其本矣。屨本於足。爲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飾使其質全。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匹夫取妻。休止於外。形全猶足以爲爾。上二事皆全其形。而況全德之人乎。宣云。德全則有本。今哀駘它。未言而

信。无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

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成云。並事物之變化。天命之流行。日夜相代乎前。語又見齊而

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宣云。雖有智者。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宣云。惟其如是。故當任其自然。不

足以滑吾之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无卻。而與物爲春。李云。兌。悅也。卻。間也。宣云。使和

日夜無一息間隙。隨物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宣云是四時不在天地而吾心之春。是之謂才全。何謂德所在。同遊於春和之中。郭云天下之平。其可以為法也。郭云無情至平。內保之而外不蕩也。保其明也。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莫盛於停水。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含德之厚。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於物。德者成和之修也。宣云修太和之道。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人樂親之厚。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成云執持綱紀憂於兆。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宣云

孔子之言。哀貽它者。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闔跂支離无脈。成云闔曲也。謂擊曲企踵而行。脈。臂也。謂支體坼。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上說言說。下說音悅。其下同。釋文。脰。頸也。李云。肩。肩。羸小貌。李楨云。攷工梓人。數目。顧脰。注云。羸。長脰貌。與肩肩義合。知肩是省借。本字當作顧。案衛君悅之。顧視全人之脰。反覺其羸小也。羸。大瘦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說文。羸。瘠也。李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總。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形宜忘。德不宜忘。反是乃真忘也。故聖人有所游。

遊心於虛。而知為孽。而生支孽。約為膠。而相膠固。德為接。以相交。接。工為商。工巧化居。聖人不謀惡用。知。心無

故不用智。不斲惡用膠。何須約束。无喪惡用德。失何用以德相招引。不貨惡用商。無須通商。四者天鬻也。天鬻

者天食也。以養人也。天養者。天所以食之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自然不用以人為雜之。有人之形。

无人之情。情。屏絕。有人之形。故羣於人。光混迹。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絕是非。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

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天所以為大成。警。高大貌也。惠子謂莊子曰。人故无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天所以為大成。警。高大貌也。

人而无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成云：虛通之道，爲之相。自然之理，遠其形質。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无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宣云：言惠子先誤認情字。案郭以是非承上言非。吾所謂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宣云：本生之理，不以益生之。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道，何以有其身乎。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无以好惡內傷其身，有其身如此。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成云：槁，枯也。言惠子疏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隱几而談說，形勞心倦，疲怠而瞑。天選子之形，擇而使子之選，子以堅白鳴。言子以與公孫龍堅白之論，何異齊物論。所謂以堅白之味終也。解見前。

內篇 大宗師第六 師平，吾師乎，以道爲師也。宗者，主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凡物皆自然而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兩其知音智，不強知，則智得所養。郭云：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窮。雖然，有患累，不若忘知而任獨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雖然，有患累，不若忘知而任獨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成云：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則雖盛美，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知亦待奪無常，唯當境知兩忘，然後無患。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成云：知能運用，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即人，謂人即天。所

謂吾者，莊生自稱。此則混合天人，混同物我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郭云：有真人而後天下之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自謀，不謨士。自歸，非謀，謨招致。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成云：天時已過，曾無悔吝。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難

生死不以介懷其能登至古之真人其寢不夢成云絕思想其覺無憂郭云隨所其食不甘成云不其息

於道非世之所為知也李云內真人之息以踵成云踵足根宣云衆人之息以喉宣云止於屈服者其噙言若哇屈服謂議

深深李云內真人之息以踵成云踵足根宣云衆人之息以喉宣云止於屈服者其噙言若哇屈服謂議

屈隘喉咽也噙聲之未出言聲之已出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機神淺鈍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郭云與其出不訴其入不距釋文距本又作拒李云欣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成云翛然不忘其所

始不求其所終源任死之歸受而喜之宣云受生之忘而復之宣云忘其死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

助天是之謂真人郭云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若然者其心志宣云志當

其容寂宣云其頽頽宣云頽頽也頽大淒然似秋煖然似春郭云殺物非為仁喜怒通四時宣云喜怒皆無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隨事合宜而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崔云亡敵國利澤施於萬物不

為愛人由仁義行故樂通物非聖人也不求通物而物有親非仁也至仁則天時非賢也宣云擇時而動

心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利害不觀其行名失己非士也成云必所行求名而亡身不真非役人也宣云徒

而無當真性為世若狐不偕成云性狐字不偕堯時賢務光成云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湯伯夷叔齊

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尸曰箕紀他成云湯時逸人聞湯讓務光聞之因已遂將申徒狄釋文

人真石自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郭云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者古之真人其狀

沈於河郭云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俞云郭注非也此言其狀非言其德義讀為戢天道篇而狀義然高即

義而不朋郭云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俞云郭注非也此言其狀非言其德義讀為戢天道篇而狀義然高即

而不崩。若不不足而不承。宣云：卑以自牧。與乎其觚而不堅也。王云：觚，特立不羣也。崔云：觚，稜也。李慎云：觚，壞也。若不足而不承，而非居人下。與乎其觚而不堅也，是孤借字釋地。觚，竹釋文。本又作孤。此孤，其虛對文。與當是趨之借字。說文：趨，安行也。案不堅，謂不固執。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廓然清虛，大貌。浮華，邴邴乎其似喜乎。向云：邴邴，喜貌。郭云：至人，崔乎其不得已乎。向云：崔動貌。成云：迫而後動，非。濟乎進，我色也。簡文云：潘聚也。宣云：水聚則有。與乎止我德也。與，相接意。宣云：寬，厲乎其似世乎。從之。俞云：世乃泰之借字。廣與泰義相應。郭慶藩云：厲，警乎其未可制也。成云：警然高遠，超連乎其似好閉也。李云：連綿，古通借。泰字作大，世大古亦通借。警乎其未可制也，於世表不可禁制。連乎其似好閉也，長貌。郭云：綿關閉，不聞見也。釋文：好，呼報反。愧乎忘其言也。釋文：愧，忘本反。成云：愧，無心貌。以上以刑為體。郭云：刑者，我以為禮為翼。郭云：禮者，世所以知為時之動。非我唱，以德為循。郭云：德者，自彼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郭云：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郭云：順世所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知以應時，不得已者，至。宣云：德之所在，人人可至。我特循之耳。如丘之所在，有足者皆可。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至我特與同登耳。非自立異案，無意於行。自然而至，故曰與有足者。至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宣云：人視真人為勤行不故好與弗好，出自凡情。其一也。其一也。成云：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也。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其一也。其一也。凡聖不二，故不一。皆一之。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成云：彼同而我齊，萬致與天而為類。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然論之，咸歸空寂。若使天勝人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且等皆由天命，不可更以人與此。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身知愛天，而況卓人特以有君為愈乎。物之情，實無足係戀也。



己宣云勢分勝乎已而身猶死之效忠而況其真乎身知愛君而況確然切於君者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於江湖喻食生懼死又見天運篇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是非之道言譽堯

累案二語又見外物篇好生惡死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宣云純任自然所以善吾生也如是則死亦不苦矣案六語又見後列子天瑞篇夫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運而藏者猶謂在其故處

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恆物之大情也變無大小各有所宜然無不

若悟天下之理非我所得私而因而付之天下則此理隨在與我共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之又烏所遜哉此物理之實也案恆物之大情猶言常物之通理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犯與范同見范人形猶喜之若故聖人將游於物之所不得遜而

皆存宣云聖人全體造化形有生有死而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

乎釋文妖本又作天成云壽夭老少都不介懷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所嫌夫道有情有信無為无形

情者靜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況混同萬物冥一變化為物宗匠不亦宜乎夫道有信無為无形

恬然寂寞無為也視之不見無形也可傳而不可受郭云古今傳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得也離於下不可見

也可見自本自根宣云道為事物根本本更無有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成云老子云有物神鬼神帝坏馮夷

帝也其神皆道神之生天生地成云老子云得一以寧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釋文長丁丈反豨

是為太極天地四方謂之六極成云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為深遠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韋氏得之以挈天地。絳韋，卽豕韋。蓋古帝王也。成云：挈，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成云：襲，合也。氣母，元氣之

演六爻，調陰陽合元氣。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成云：北斗為衆星綱維，故曰維斗。得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

襲崑崙。釋文：崑崙，淮南作欽，成云：崑崙，山名。襲，入也。馮夷得之以游大川。司馬云：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

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溺死。肩吾得之以處大山。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成。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崔云：黃

而上也。顓頊得之以處玄宮。李云：顓頊，高陽氏玄宮。北方宮也。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

釋文：海外經云：北方禺強，黑身手足，乘兩龍。郭璞以為水。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釋

神人面鳥身。簡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禺京，是黃帝之孫也。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釋

山海經：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海之涯。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崔云：少廣，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

伯。崔云：彭祖壽七百歲，或以為仙不死。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司馬

釋文：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傳說：一星在尾上，崔云：傅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宿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李云：葵當為葵，聲之誤也。釋

文：偶，徐音禹，一云：是婦人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

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无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无聖

人之才。李云：卜梁，姓，倚，名，宣云：倚，聰明。似子貢，似忘聰，明似顏子也。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

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守而不去，參日而後能外天下。成云：心既虛，寂萬境皆空。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

外物。郭云：物者，朝夕所需，切已難忘。成云：天下疏遠，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成云：懸體離

己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成云：死生一觀，物我兼忘，豁然如朝陽初朝徹而後能見獨而已。見獨而後能无

古今。成云：任造物之日新，隨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此則道在我矣。至殺生者不死，生者不

生。蘇與云：殺生二語，申釋上文。絕貪生之妄觀，故曰殺生。為物无不將也，无不迎也。物拯濟無方，迎無窮

量之生。送無无不毀也，无不成也。成云：不送而送，无不毀。其名為攫寧。攫寧也者，攫而後成者也。郭嵩燾云：孟子趙注

攫寧也。物我生死之見，迫於中將迎成毀之機，迫於外而一無所動，其心乃謂之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

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成云：副，貳也。初作之文字，言則後之文字，皆其孳生者。故曰副墨之子。副墨之子，

聞諸洛誦之孫。成云：羅洛誦之案，謂連絡誦之。猶言反復讀之也。洛絡同音借字。對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見解。澗徹瞻明，聞之聶許。聶許小語。聶許聞之需役。成云：需，須也。行也。需役聞之於謳。釋文：於音烏。王云：謳歌

深趣之。於謳聞之玄冥。宣云：玄冥，寂寞之地。玄冥聞之參寥。宣云：參寥，聞之疑始。疑始者，似有始而未嘗有始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篇作子求，非求永字。經傳多互誤。抱朴子博喻篇：子永歎天倫之偉

案據此下祀。與字當互易。孰能以无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成云：天起自虛

一體能達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誰能知是我與為友也？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

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成云：子輿自歎司馬曲僂發

背。成云：僂，僂曲。腰背骨發露。上有五管。五藏之頤隱於齊，臍肩高於頂，句贅指天。李云：句贅，頂椎。其陰陽之氣有沴。郭

也。同戾亂。其心閒而無事。宣云不以病攫心。跼躄而鑑於井。疾云跼躄曳疾貌。曳疾力行。照臨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

拘拘也。重歎。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是司夜也。雞疑

時夜即雞也。既化爲雞。何又云因以求雞。惟雞出於卵。鶩出於彈。故因卵以求時夜。因彈以求鶩。矣耳。齊物論云。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鶩。矣。與此文大同。亦其明證矣。浸假而化。予之右

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鶩。矣。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郭云。無往不可。且夫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成云。得者生也。失者死也。案養生

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與此文證合。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郭云。一不能自解。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

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成云。喘喘。子犁往問之曰。叱避。叱令其

悍驚也。勿驚將化人。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物又將奚以汝爲。物爲何。將奚以汝適也。適往

臂乎。王云。取微。蔑至賤。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成云。陰陽造化。何啻二親乎。彼近吾死

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彼陰陽悍不順。宣云。近迫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

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六語又見。大宗師篇。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必且爲鑊。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鑄金

匠。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犯同。范。偶成爲人。遂欣愛。鄭重以爲

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鼠肝蟲臂。成然寐。遽然覺。成然爲人。寐也。遽然長逝。覺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爲於无相爲。成云。如百體各有司存。更相

御用。無心於相與。無意於相

為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孰能登天游霧。宣云：超於物外。撓挑无極。李云：撓挑猶宛轉。周旋無為而相為交友者其意亦然。孰能登天游霧。於物外。撓挑无極。也宛轉玄曠之中。相忘以生。無

所終窮。宣云：不悅。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也。崔云：莫然定。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

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成云：供給喪事。或編曲。蠶薄。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

而。而我猶為人猗。成云：猗相和聲。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是謂子貢

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無自修之行。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崔云：命名也。彼何

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成云：方區域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王引之云：為人猶言為偶。中庸：仁者人也。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

化者為人。義同。齊俗篇：上與神明。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成云：氣聚而生。譬

疢潰癰。釋文：疢胡亂反。宣云：疽屬。成云：疢潰癰氣散而死。若疢潰決潰非所惜。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宣云：一氣循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宣云：即圓覺經地風水火四大。合而成體之說。蓋視生偶然耳。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宣云：外身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往來生死。茫然彷徨

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為之業。成云：芒然無知。貌。放任於塵。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

之耳目哉。成云：憤憤煩亂。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成云：方內方外。未

乃桎梏形性。釋文：觀示也。夫子既依方內。是自然之理。刑雖然。吾與汝共之。宣云：己之所

戮之人也。故德充篇云：天刑之安可解乎。雖然。吾與汝共之。得不欲隱。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詣也。造乎道者人之樂。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釋文：池本

亦作地。案兩本並通。魚得水則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宣云：愈大則愈適。豈子貢曰：敢問畸人。謂方外而不偶於俗者。安在。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其本性與自然之理同。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宣云：拘拘禮法，不知性。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案各本皆同。疑複語無義。當作天之君子，人之小君子。命之情而人稱爲有禮。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成云：子反琴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小君子。案不偶於俗，卽謂不借於禮。則人皆不然之。故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文義甚明。蘇輿云：以人之小人斷定畸人，則琴張、孟孫輩皆非所取。莊生豈真不知禮者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无其

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郭陸成本：喪字絕句。李楨云：文義未完。蓋魯國三字當屬上句，與應帝王篇

喪名蓋魯國也。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道過於知喪禮者，唯簡之而不得。宣云：簡者，略於事。世俗

哭泣居喪之事，夫已有所簡矣。常人束於生死之情，以爲哀痛，簡之而不得，不知於性命之真。已有所簡矣。似較

爲優。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宣云：生，死付之自。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成云：先生後死，既一

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宣云：順其所以化，以待其將來所不可知之化也。且方將化，惡知不化

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宣云：四語正不知之。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宣云：未能若孟且彼有駭形

而無損心。彼孟孫氏雖有駭變之。有且宅而無情死。成云：且，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改變爲孟孫

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絕言我汝皆夢而孟孫獨覺。人哭亦哭，是其隨人發哀。且也相與吾

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吾所謂吾之果爲吾乎。果非吾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厲，同聲。至也。夢

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乎。未之知也。魚鳥是覺。邪。夢邪。抑今之言。魚鳥者是覺。邪。夢邪。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宣云。人但知笑為適意。不知當其忽造適之境。心先喻之。不及笑也。及忽發為笑。又是天機自動。亦不及推排而為之。是適與笑不自主也。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宣云。觀之。凡事皆非已所及。排冥冥中有排之者。今但當安於所排。而忘去死化之悲。乃入於空虛之天。之至一者耳。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成云。意而古之賢人。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成云。必須已身服。許由曰。而奚為來軹。而汝也。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宣云。如加行。亦復明言示物。許由曰。而奚為來軹。而汝也。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宣云。如加

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成云。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案言汝既為堯所誤。何以遊乎遙蕩恣睢縱任變化之境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途願涉其藩籬。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成云。無莊古之美人。為聞道。據梁古之多力人。黃帝之亡其知。成云。黃帝有聖知。亦為皆在鑪捶之間耳。釋文。捶本又作錘。成云。鑪。竈也。錘。鍛也。三人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宣云。乘猶載也。黥劓則體不備。息之補之。復完成

隨。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司馬云。鑿。碎也。盧文昭云。說文作鑿。亦作蠶。隸省作鑿。成云。素秋霜降。碎落萬物。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成云。萬象之前。先非有心。斷割而為義。青春和氣。生育萬物。非有情恩愛而為仁。有此道。而日新不窮。案語又見前。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成云。天覆地載。以道為原。衆形彫刻。此所遊已。宣云。應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又見前。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成云。天覆地載。以道為原。衆形彫刻。此所遊已。宣云。應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司馬云：坐而自忘其身。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

回曰：墮肢體，黜聰明。成云：墮毀廢黜退除。離形去知。宣云：總上二句。同於大通。成云：冥同大道。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宣云：無私

心。化則无常也。宣云：無滯理。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爾誠賢乎？吾亦願學。極贊以進回。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雨三日以往為霖。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

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崔云：不任其聲，趨卒疾也。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故？成云：歌詩似有怨望。曰：吾思乎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

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知命所為，順之而已。

內篇 應帝王第七 郭云：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見齊物論。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釋文：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讓以天

道於被衣。子曰：齧缺問。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汝有虞氏不及泰氏。成云：泰氏即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

人矣。而非始出於非人。崔云：懷仁心以結人也。宣云：非人者，物也。有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云：徐

于于，無所知貌。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成云：或馬或牛，隨人呼召。其知情信。成云：率其真，其德甚真。郭云：任其自得，故無偽。而未始入

於非人。宣云：渾同自然，毫無物累。未始陷入於物之中。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崔本無日字。云：中始，賢人也。翕云：日猶言日者也。義見左文七年。襄二十六年，昭七年十九



年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司馬云出行也王念孫云經式義度皆謂法也義讀為儀古字通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

曰是欺德也成云以己制物物喪其德非實道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涉海而鑿為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知也

治外乎用法是治外也正而後行正其性而後行化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李云確堅也宣云不強人以性之所難為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

害驪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成云矰網矰鼠小鼠神丘社壇宣云物尚有知如此而曾二蟲之无知曾是人無知之無知

天根遊於殷陽崔云地名至蓼水之上李云蓼水水名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

問之不豫也俞云釋詁豫厭也楚詞惜誦行婞直而不豫兮王注豫厭也此怪天根之多問猶云何不憚煩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人偶也詳大宗師篇厭則又

乘夫莽眇之鳥成云莽眇深遠案謂清虛之氣若鳥然以出六極之外成云六極猶六合而遊无何有之鄉說見逍遙遊篇以處壖埌之野

崔云壖埌猶曠蕩也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帛徐音藝未詳何字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

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宣云不用我智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成云姓陽字子居案即楊朱見寓言篇注有人於此嚮疾強梁嚮往敏疾強幹果決物徹疏明事物洞徹疏通明達學道不勸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言此其學聖人如胥之易如技之係徒役其形心者也郭慶藩云胥徒民給徒

役者易治也胥易謂胥徒供役治事技係若王制且曰虎豹之文來田以文致獵猿狙之便捷也執爨之狗來藉

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是為技所係也

司馬云藉繫也案猴狗以能致繫二語亦見天地篇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

下而似不自己成云聖人功成不居似非己為之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宣云貸施也成云百姓謂不賴君之能有莫舉名宣云似有無能名使物自

喜成云物立乎不測存者神而遊於无有者也宣云行

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黃帝篇云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或旬日無

不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宣云惟恐列子見之而心醉向云迷惑歸以告壺子列子作壺邱子司馬曰始

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云謂季咸之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成云與授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其妙理全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邪案列子既其文作無其文張湛注引向秀云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無文

相發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衆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郭云喻列子未懷道而以道與世亢必信而汝也信讀曰伸

乃與世亢以求必夫故使人得而相女而窺測之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宣云言無氣醜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

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列子注引向云塊然若土也萌乎不震不正俞云列子作罪乎不誣不止當從之罪讀為鼻說

不止也故以鼻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罪誤作萌止誤作正失其義矣據釋文崔本作不誣不止與列

子同可據以訂正案列子注引向云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

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注引向云德幾不發故曰杜嘗又與來試也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列子全吾見其杜權矣宣云杜閉中列子入以告壺子壺

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注引向云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案郭注地名實不

入列子注引向云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實皆為棄物案而機發於踵宣云一段生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宣

善即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釋文側皆反本吾无得而相焉試齊

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列子勝作朕當從之注引向云居太冲之極

其迹作故勝負莫得厝其間也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宣云衡平也列子注引向云無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

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列子鯢桓之審作鯢旋之潘張注以為當作蟠云鯢大魚桓盤桓也蟠洄

水爾雅水涌出也沃水永泉從上溜下沆水永泉從旁出雍水河水決出還復入也泝水永流行也肥水

永所出異為肥是為九淵皆列子之文成云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鯢鯢盤桓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

雖多種不同而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

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也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深根冥極不出吾與之虛而委蛇成云

隨順貌郭云無心而隨物化不知其誰何向云汎然無所因以為弟靡釋文弟音頽弟靡不窮之貌盧文

案列子委蛇作猗移義同弟字通弟靡不窮之貌盧文因之而於古無有也類篇弟字下有徒回反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之王念孫云崔本是也

一音云弟靡不窮貌正本此列子作茅靡反因以為波流崔本何靡隨為韻蛇古音徒禾反靡古音摩隨古

亦音徒故逃也成云因任前機曾無執滯干變萬化非相者所知故季成逃逸也案列子注引向云至人

何反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

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即謂之有生苟然後列子自以為

未始學而歸成云始覺靈丘三年不出為其妻饜恥辱遺食豕如食人釋文食音祀郭於事无與親不近

彫琢復朴成云彫琢華飾之務塊然獨以其形立塊然紛而封哉釋文紛而崔云亂貌哉崔本作戎云封

然而封戎成云皆屏除復於朴素宣云道無復加也引季成壺子事明帝王當虛已無為立於五事為證

朴立戎終各自為韻一以是終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機智其取意微渺無倫以上引五事為證

无爲名尸。成云尸主也。無无爲謀府。無爲謀慮之府。无爲事任。郭云付物使各自任。无爲知主。釋文知音智。成云體盡无窮。體悟真源。冥會無窮。而遊无朕。崔云朕兆也。成云朕迹也。晦迹韜光故無朕。盡其所受於天而无見得。全所受於天而無亦虛而已。郭云則不能任羣實至人之用心若鏡而無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成云將送也。物感斯應。應不以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故能勝物而不傷。成云用心不勞。故無損害。此段正文。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爲名。渾沌以合和爲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郭云爲者敗之。此段喻意。

卷三

外駢拇第八。蘇輿云駢拇下四篇多釋老子之義。周雖悅老風自命固絕高。觀天下篇可見。四篇於申老外別無精義。蓋學莊者緣老爲之。且文氣直衍無所發明。亦不類內篇。汪洋俶詭。

王氏夫之。姚氏解皆疑外篇不出莊子。最爲有見。卽如此篇。首云淫僻於仁義之行。末復以淫僻仁義平列。踏駁顯然。且云余媿乎道德。莊子焉肯爲此謙語乎。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李云駢併也。成云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枝指手有六指也。崔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附贅縣疣。見大宗師篇。形既成而後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成云方道術也。案多術以施用仁義者。以五性爲人。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所同有而列於五藏。以配五行。然非道德之本然。

樹无用之指也。立樹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實情淫僻於仁義之行。淫過也過詭於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言自離朱諸人始也成云斧形謂之

黑也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煌煌眩目貌司馬云離朱黃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

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釋文師曠晉大夫善音律能致鬼神史記云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郭云枝於

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枝於仁者謂標舉仁義如枝生

長者爭慕之天下喧攘如簧如鼓以奉不能及之法式也曾史曾參史魚王念孫云塞與擢義不相類塞

當為擢形近而誤擢擢皆謂拔取之也廣雅擢取也拔也方言作擢云取也南楚曰擢說文作擢云拔取

也淮南俶真篇俗世之學擢德擢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螭振纜物之毫芒搖消掉擢駢於辯者

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擢取吾情皆其證駢於辯者

壘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无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崔云聚無用之語如瓦之

丸案竄易文句游蕩心思於堅白同異之間也郭嵩燾云敝謂勞敝也跬譽猶云咫言半步為跬司馬法

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跬譽者邈一時之近譽勞敝於有近譽無實用之言故謂之駢於辯楊朱墨翟稟

性多辯故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俞云上正字故合者不

為駢而枝者不為跬。釋文跬其知反宣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臆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

長斷之則悲。成云臆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无所去憂也。宣云率其本然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

人何其多憂也。蘇輿云仁人宜本作仁義是郭注云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似所見本

此緣下仁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駢

數不足枝者數有餘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司馬云蒿目亂也俞云蒿是隳之段字玉篇隳目明又望也是者數有餘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隳爲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爲隳然遠望故云然隳與蒿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白鳥嚮嚮孟子作鶴鶴文選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富貴隳而出情實饜食景福殿賦作確確蒿之通隳猶嚮之通鶴與確矣蘇與云自三代以下者莊子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有此文法肱篋在宥篇屢見何其囂囂也猶謹詰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成云鉤曲繩直規圓矩方皆損害本性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成云約束縛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禮樂周旋是屈折也响猶煦嫗假仁義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纒索釋文廣雅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宣云誘然若有導以生者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古今無二理不以又奚連連如膠漆纒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連連相續貌此尊夫小惑易方迷於大惑易性失其真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俞云招舉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奔馳以仁義易其性與郭云雖虞氏無易之情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以名利易性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以家天下易性故此數子者蘇與云數子猶言此數等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釋文張揖云墻婢穀作穀云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釋文筴字又籀子曰穀博之類也案策當讀如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成云跖柳下惠從弟卒徒左傳繞朝贈策之策驅羊鞭也

又云。即太山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距死其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

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則有之則。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夷與同。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宣云。稱名何取相異。且夫屬其性乎

與而同義。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釋文。屬謂係屬。成云。臧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兪兒。非吾所謂臧也。釋文。司馬云。兪

兒。古之善識味人也。崔云。尸子曰。膳兪兒和之以薑桂。爲人主上食。淮南云。兪兒。狄牙。嘗淄澠之水而別之。一云。兪兒。黃帝時人。狄牙。則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一云。兪兒。亦齊人。屬其性乎五

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

臧於其德而已矣。善在自得。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宣云。此句疑言味而說。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

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成云。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

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真。不蕩於外者。卽物皆聰明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者也。郭云。此舍己效人者也。雖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

郭云。苟以失性爲淫僻。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案大宗師篇。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屠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莊子以全生爲大。故於伯夷一流人。深致不滿。但

務光。申徒狄。諸人。情事未詳。當時或有可以不死之道也。余愧乎道德。謙詞。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

夷齊。箕子。所係至重。不可一概而論。此所見與聖人異也。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宣云。莊子將仁義淫僻例視。何有上下之目。此上下二字。就俗見言之。案三代以

道言之。自孔孟書外。罕能推見仁義之分子。漆園同別有微指。世儒亦無復深求。昌黎原

道一篇。開宗明義。獨舉仁義道德四字。開示學人。所以能拔出唐賢。而上契古聖也。

外 馬蹄第九 蘇輿云老子云無爲自化清靜自正通篇皆申此旨而終始以馬作喻亦莊子內篇所未有也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釋文崔本足作尾。司馬云陸跳也。字書作騃。馬

陸作陸。云陸音六。廣韻陸力竹切。翹陸也。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雖極居處之壯麗。非馬性所適也。釋文義

義儀古通。儀臺猶言容臺。淮南覽冥篇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善馭馬。司馬云燒鐵

容臺振而掩覆。高注容臺行禮容之臺。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善馭馬。司馬云燒鐵

以燦之剔謂翦其毛。郭連之以羈羸。編之以阜棧。濟督誅注引司馬云阜櫃也。棧若樞。林施之溼地也。馬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

半矣。司馬云概銜也。飾謂加飾於馬。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崔文陶審也。匠人曰我善治

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

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天下者等。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物各

自足。故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成云蘇與云與天爲一。混善惡之黨於義亦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

顯顯。顯顯。填填。重遲。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非望故止於一家而足。萬物羣生。連屬其鄉。宣云

所居爲禽獸成羣。草木遂長。吞夷之欲。故物全。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無害。故物

馴。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族聚。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

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善欲則離性以飾。及至聖人。警蹙爲仁。蹠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皆用心爲仁義



之。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李注云。澶漫猶縱逸也。郭嵩嶽云。摘僻當作摘辭。楚詞

貌。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成云。純樸不殘。全木未彫也。犧尊。酒器。刻為圭璋。牛圭曰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老子云。有仁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散安用和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迹。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

郭云。此皆變樸為華。棄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迹毀無為之道。夫馬

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摩同。怒則分背相踞。宣云。馬之踞必向後。故曰分背。馬知已此矣。馬所知止此矣。李音智非。夫加之

以衡扼。釋文。衡。轅前橫木。縛也。司馬云。言曲頸。又馬頸者也。齊之以月題。顯如月形者也。而馬知介倪。闔扼鷲曼。李云。介倪猶脾睨也。闔曲也。鷲抵也。曼突

也。於扼以抵突也。詭銜竊轡。勒竊轡。盜脫籠頭。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充其所知而伯樂之罪也。夫赫胥

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司馬云。赫胥上古帝王也。及至聖

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企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匡正也。縣企。縣舉而而民乃始踈跂好知。踈跂。自

詐。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篇 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司馬云。從旁開為胠。蘇輿云。說文。匱。匣也。俗加木作櫃。則必緝緘膝。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

也。釋文。廣雅云。緘。膝。皆繩也。李云。扃。鑰。鈕也。知音智。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膝扃鑰之不固也。釋文。三蒼然

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邪同。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

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李  
耒耨。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成云闔。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成云  
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四爲邑。又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然  
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鄭元云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然而  
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  
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釋文自陳恆弑簡公之時。數至莊子著書之  
常至王建十世。上合桓子無字。釐子乞爲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  
十二世田氏自桓子始。大故合言十二世。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  
逢斬比干。剖萇弘。脛。崔云讀若拖。或作施字。脛裂而死。子胥靡。釋文密池反。崔而身不免乎戮。郭  
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故盜跖之徒。問  
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蘇與云聖法寄於刑賞。而桀紂用法以戮賢。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道邪。成云何夫妄意室中之藏。成云起妄心。斟量聖也。入先勇也。  
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  
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  
唇竭則齒寒。俞云此竭字。當讀爲竭。其尾之竭。說文豕下云。魯酒薄而邯鄲圍。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  
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

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成云：鉤，腰帶鉤也。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王引之云：存焉當作焉，於是也。言仁義四句，誅侯爲韻，門存爲韻，其韻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於是乎存也。古書如此，句法甚多，不備錄此。作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成云：揭，舉也。宣云：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止。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明示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擗玉毀珠，釋文：擗，與擲同。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釋文：殫，盡也。擗亂六律，鑠絕竽瑟，成云：擗，拔也。釋文：鑠，絕燒斷之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擗工倕之指，李云：擗，折也。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成云：人師分內，咸有其巧。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成云：物不喪真，人皆自得。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其聰則天下不累矣。成云：累，憂患也。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自炫也。而以煖亂天下者也。釋文：三蒼云：法之所无用也。宣云：以正法言之，皆當去。子獨不知至德之

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司馬云此十二氏皆古帝王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  
 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崔云鷹則內  
 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內棄其親若吳起，外去其主若虞卿。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結來也。則內  
 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无道。好知以擾物，無道以靖之。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  
 鳥亂於上矣。李云兔網曰畢，繳射曰弋。弩牙曰機，郭嵩燾云說文。鉤餌罔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  
王念孫云鉤當作鈞，鈞即鈞也。釋文鈞鉤也。今正文作鈞，後人妄改說詳讀書雜誌。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李云削格所以施羅網也。今正文作鈞，後人妄改說詳讀書雜誌。  
云長枝爲格，削格謂刮削之。削格羅落皆所以遮要禽獸。漢書龜錯傳爲中周虎落。顏注謂遮落之釋文宜本又作罟。爾雅兔罟謂之罝。罝謂之罟。罟覆車也。郭璞云今翻車。知詐漸毒，頡滑，堅  
 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郭慶藩云荀子非十二子篇知而險，議兵篇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凶險則下漸詐矣。知詐漸毒，四字義同。皆謂欺詐也。釋文頡滑不正之  
語解垢，詭曲之辭。案頡，點借字。故天下每每大亂。李云每每猶昏昏也。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  
 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成云燦，銷也。墮，壞也。惛，冥之蟲。謂無足蟲。宵，翹之物。李云翹，飛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  
 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李云種種，謹貌。釋夫恬淡无爲，而悅夫噉噉之意。噉噉已亂天下  
矣。郭云噉噉，已誨人也。

外篇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文選謝靈運從宋公戲馬臺詩注引司馬云在宥也宥寬也蘇與云在不當

於渾沌正肢體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淫過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遷而天下不淫其性

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宣云又何須更治之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成云恬靜也桀之

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成云愉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

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俞云喜屬陽怒屬陰毗陽毗陰言傷陰陽之和也陰陽並毗四時不

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成云人非反傷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崔云喬詰卓鷲行不平也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

以罰其惡者不給。郭云慕賞乃善故賞不能勝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

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成云匈匈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

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釋文相助也成云說禮乃助

聲王夫之云與之借而自失曰相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成云說聖迹助世間之藝術天下將安其性

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櫛卷猖囊而亂天下也。司馬云櫛卷不申舒

之狀崔本滄作戕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宣云豈但過時乃齊戒

云戕囊猶搶攘

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宣云：乃奕世欣奉，不能已如此。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

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宣云：貴

於爲天下，內重而見外之輕，此所以於天下無爲，乃可以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釋文：解，散也。案：駢拇

爲天下之君也。蘇與云：身下兩於字，當衍四語，見老子。於五藏，無擢其聰明，擢猶拔也。謂顯拔之。

之者，列於五藏，無擢其聰明，言以聰明自詡也。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不動而如神，不言而名

精神方動。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司馬云：炊累，猶動升也。向郭云：如埃塵之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安藏，是臧之誤。古字止作臧。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成云：撓，人心排

下而進上。宣云：排抑則降。下稍進則亢上。上下囚殺。宣云：上下之間，係之若囚，傷之若殺。蘇與云：其

柔弱也。郭云：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廉剡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廉，稜也。剡，利也。彫，琢也。言尖利刻削之人，

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疾速也。喻其居也。淵而靜，宣云：言其深伏。其動也。縣而天。宣云：言其飛浮。債，驕而不可係者，債，驕不

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无胈，脛无毛，以養天下之形。李云：股，愁其五

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郭慶藩云：釋言矜，苦也。矜，其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謹兜於崇山，投

三苗於三峽，流其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釋文：吮，本亦作危。案：古注：夫字下屬今以屬上。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宣云：不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成云：桀，跖，行小人之行爲。下，曾史，行君子之行爲。上，而儒墨畢起，並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

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德本玄同，而此而性命爛漫矣。成云：爛，散亂。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上窮其智

百姓不能供其求。於是乎斲鋸制焉。釋文斲音斤。本亦作斤。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工匠以繩墨正木。人君以禮法正人。工匠以斤鋸椎鑿殘木。人君以刑法殘人。天下

下脊脊大亂也。釋文脊脊相殘。藉案與藉藉同。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巖巖之下。俞云巖當為濶。文選封禪文。李注。濶深也。山以大濶為深。

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釋文廣雅。殊斷也。崔云械夾頸及脛者皆

曰桁楊。案相枕謂已死者相推相望言其多。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同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

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櫓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也。司馬云接櫓械楔。成云鑿孔也。以物內孔中曰柄。桎楊以接櫓為管。桎梏以鑿柄為用。焉知

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向云嚆矢。矢之鳴者。字林云嚆大。呼郭云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釋文廣成子。或云即老子。曰我聞爾雅云北戴斗極為空同。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成云欲取陰陽精氣助成五穀。吾又欲官陰陽。以

遂羣生。成云欲象陰陽設官分職。遂順也。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成云而汝也。下同。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宣云猶言朴散之餘。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司馬云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草木不待黃而落。司馬云殺氣多。日月之光。益以荒

矣。宣云天地之氣調喪如此。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成云汝是詔佞之人心甚狹劣。黃帝退。捐天下。築

特室。席白茅。示潔淨。閒居三月。復往邀之。邀求請也。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手而問曰。

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蹶然疾起貌。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

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无勞女形。无搖女精。乃

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无勞女形。无搖女精。乃

可以長生。宣云此言安外以養內也。自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絕思慮。閉女外。止動

多知為敗。宣云內外交引病在於知故總言之。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遂徑達也。至人智照如日月故名大明有感而動故曰遂。天地有官。宣云兩儀分職。陰陽有藏。宣云互

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宣云物即道也守身則道得其養將自成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宣云二氣之和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

未嘗衰。宣云形神相守長久之道。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宣云與天合德。廣成子曰。來。吾語女。彼其物无窮。而人

皆以為有終。以為沒則已焉。彼其物无測。而人皆以為有極。道本無盡而人為有盡。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雖見光明今夫百昌謂之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宣云人不知道與物何異故余將去

女入无窮之門。以遊无極之野。成云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成云參當

我緝乎。遠我昏乎。釋文緝混合也郭嵩燾云緝昏字通緝亦昏也當我鄉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任人之向背一以無心應之。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宣云與

雲將東遊。初學記一引司馬過扶搖之枝。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而適遭鴻蒙。司馬云自然元氣也。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

成云拊拍也。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李云倘自失貌贊不動貌。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司馬云叟長者稱。鴻蒙拊脾雀躍不

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合。地氣鬱結。六氣不調。成云陰陽

風雨晦明。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成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



尊之曰天。如黃帝之稱廣成子。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自得所求，自適所往。遊者鞅掌。有執

遊也。以觀无妄。宣云：真機之自動者。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百姓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

於民。宣云：謝。今則民之放也。郭云：為民所放效。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成云：亂天常道。

之化，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獸散其羣，鳥鳴於夜。災及草木，禍及止蟲。蘇與云：止，本亦作昆。意治人之過也。釋文：意，本

同。郭云：有治之迹。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害已深。僊僊乎歸矣。成云：僊僊，輕舉貌。勸令歸。雲將曰：吾遇天

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唯心當養。汝徒處无為，而物自化。成云：徒，墮爾形體。吐爾聰明。成云：身

人倫庶物，大同乎泮溟。司馬云：泮溟，自然氣。解心釋神，莫然无魂。宣云：解其黏，釋其縛。成云：魂，好

云：成云：云云。衆多也。蘇與云：案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宣云：不開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成云：用知乃無問其名，无闕其情。必問本無情，不必闕物，故自生。成云：任於獨化。雲

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宣

言已超出於衆，皆當從己也。夫以出於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非果能超出於衆也。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並無獨見

論途執一而安之，則反不如。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宣云：然且欲以已見

能集衆技者之信為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治人之國者，此徒以

聖知仁義為利，而不見其害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

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萬事不成。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

物。郭云不能用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蘇與云言有土者。自以為若有物存。則為物所物矣。惟物而不物。故能以一身物萬物。下文獨有。即無物之旨。而不

物。故能物物。宣云不見有物。則超乎物外。故能主宰乎物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

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成云人欲出衆而已。獨遊衆無此能。是名獨有。獨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成云配匹也。先感處乎无響。郭云寂

行乎无方。郭云隨物轉化。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无端。俞云釋語。適往也。適復猶往復。撓撓亂也。惟大人出入無

旁。宣云去聲。與日无始。新故無終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人羣不自立異。大同而无己。无己惡乎得有有。郭云

之難無者已也。已既無。覩有者昔之君子。宣云三代所謂明聖。覩無者天地之友。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民物雖卑賤。惟當因而任之。反其性。則亂。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郭云事藏於

故。不可自為。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成云法言教也。理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成云義雖去道疏遠。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成云親偏愛。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成云積厚。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修德之人與

遠。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成云妙本一氣。通生萬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云聖

然。妙理大順羣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郭云不謀而會於仁而不恃。所為自與仁薄於義而不

積。應於禮而不諱。俞云諱讀為違。廣雅釋詁。諱避也。國語韋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成云因於物

故不恃於民而不輕。郭云：恃其自因於物而不去。郭云：因而任其本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成云：素無之。亂者不為。不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成云：闢自然之理。不通於道者无自而可。成云：觸事面。不可不為。不夫何謂道？有天道，无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宣云：此段意膚文雜，與本篇義不甚切。不似莊子之筆。或後人續貂耳。案宣疑是也。然郭象有注，則晉世傳本已然。

外篇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郭云：均於不為而自化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郭云：一以自得為治。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本於有德，而成於自然。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為也。天德而已矣。成云：玄遠也。玄古聖君，無為而治天下。自然之義，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名。而天下聽命焉。故曰：名之必可言也。衷諸道而已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郭云：各當其分，無為。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郭云：官各當其所能，則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宣云：泛。於天地者，德也。郭云：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也。成云：至理無塞，恣物往來同行。上治人者，事也。成云：事。而天能有所藝者，技也。郭云：技者，萬物之末用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郭云：天道順。故曰：古之畜天下者，養无欲而天下足，无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成云：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記曰：老子所作。通於一而萬事畢。成云：一道也。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夫子曰：孔子也。莊子也。一云：老子也。宣云：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成云：去。

也。洗也。法道之無。無洗去有心之累。無爲爲之之謂天。性而動。天機自張。上爲去聲。成云。率。無爲言之之謂德。成云。應答無。方物來斯。應。愛人利物之謂仁。

成云。心無偏。執措其性命。不同同之之謂大。郭云。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異之謂寬。宣云。和。有萬不同之謂富。故

執德之謂紀。成云。能持以前之德行者。可謂。蘇與云。故字疑衍。德成之謂力。成云。德行既成。循於道之謂備。成云。循順也。順。

足。不以物挫志之謂完。成云。一毀譽。混榮辱。君子明於此十者。則豁乎其心之大也。成云。事心猶立心也。

禮郊特牲鄭注。事猶立也。呂覽論人。沛乎其爲萬物逝也。成云。逝往也。爲。羣生所歸往。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

利貨財。不近貴富。宣云。不以物累身。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壽天俱忘。窮。通不足言矣。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郭

皆委之。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郭云。忽然不覺榮之在身。顯則明。萬物一府。成云。忘我。死生同狀。成云。冥。

萬物。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濔乎其清也。釋文。廣雅。清貌。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不得其和不鳴。後應。萬物孰能定之。推此而言。萬物應。感無方。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抱朴以往。羞通於庶務。蘇與

之意。通於事。與通於神對文。恥字疑誤。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本原既立。智可通。神故德能廣被。其心之出。有物採之。非感。故形

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成云。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德能鑒照。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

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郭云。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宣云。道不。在形勢故。冥冥

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宣云。道又。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而物由此出。神之又神。而能精

焉。至無方矣。而。精不可掩。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非有而求。無不給。時騁而要其宿。行遠而共。歸可會。大小長短。修遠。宣

修遠當作遠近大而小長而短遠而近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司馬云赤水假名玄珠

南乃明察之方已遊玄境不能久守而復望明處則玄亡也使知索之而不得釋文知音智使離朱索之而不得郭

離朱索之形影啖詬索之聲聞是以愈索愈遠象罔者若有形若無形故眸而得之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齋云廣韻啖同嚙嚙聲也詬怒也怒亦聲也集韻云啖詬力諍者是也知以神索之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宣云似有象而實無蓋無心之謂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吾藉王倪以要之堯欲讓天下於齧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坡同岌危也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

其性過人釋文數音朔成云而又乃以人受天宣云非純乎天者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郭云過生於

以禁之其知彌甚矣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若令爲天子彼且專任方且本身而異形顯分方且尊知而火

馳宣云尙智巧而急用之方且爲緒使宣云爲細事所役方且爲物絃釋文廣雅云束也公方且四顧而物應宣云酬方且

應衆宜求事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宣云屢爲物變而不能定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宣云凡聚族可以

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宣云衆父者乃族之祖也萬化之大宗也雖然有族有祖宣云凡聚族可以

主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宣云不可爲人臣亦不可爲人君案治亂之率也率主也用智理

堯觀乎華司馬云地名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

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宣云：今如此。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鷩食。宣云：鶉無常居，言不求安，鷩待母食，言不求飽。鳥行而无彰。成云：與物俱冥，如鳥之飛行無蹤跡，可見。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无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成云：三患，前富壽多男子也。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釋文：通變經云：老子從此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二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无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釋文：闔，本亦作林云：佶，佶，勇壯貌。

泰初有无，道不得無，謂之無。有名，可謂之無，而不能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宣云：太極尙未著。物得以生，謂之德。宣云：物得此生，則性中各有一。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之命。宣云：雖分陰陽，猶且陽變陰合。留動而生物，宣云：動即太極，故謂之德。行少留於此，物成生理，謂之形。宣云：物受之而流行無間，乃天之所以爲命也。留動而生物，宣云：動即行，少留於此，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成云：體實，宣云：形載神而保則，乃所謂性也。上所謂得以生，謂之德者，此也。性修反德，宣云：性修則復其一。德至同於初。宣云：德之至則皆性在形之後者，性須形載之，故曰形體保神。性修反德，所得於未形之一。德至同於初，同於泰初，此則

也。同乃虛。虛乃大。宣云：形容同。合喙鳴。宣云：渾合衆。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宣云：既忘言則與天地一體矣。其合緡緡。釋文：緡武

反。若愚若昏。郭云：坐忘而自合耳。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郭云：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然，不可為，不可不為，不可不為，然為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成

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

係，勞形怵心者也。帝解見應。執畱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釋文：執畱，本又作獮，一本作狸。司馬云：獮

成，愁思也。案說文：籟，竹鼠也。埤雅：一名竹籟。郭璞：山海經注，其音如籟。牛亦引此文。執畱之狗，為證。據此

知畱是蓄牛，非竹籟。特竹籟之音似籟耳。畱，牛即籟。牛，籟雙聲。籟，牛身大，道遙遊，篇所謂若垂

天之雲者，此狗獨能執之。故謂之執畱之狗。言狗以有能被係，而成愁思。猿狙以便捷，亦自山林而來。見

拘繫也。應帝王篇引老子語云：狡狙之便，執籟之狗，來藉與此文微異。而指大同。尤畱籟同字之明證矣。

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而皆汝。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宣云：具體為人，而有形者

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有形人也。無形無狀，道也。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動靜，死生與廢。蘇與云：言道無可名，徒皆非道之所在。有治在人。有治化之迹在人耳。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物矣。並其自然之天，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宣云：與

將闕。見季徹曰：或釋文：將一本作蔣。蔣，名闕。蔣，亦作莧。音兔。姓將闕，名莧。魯君謂莧也。曰：請受教，辭不獲。既已告

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嘗，試薦進也。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服若被。拔出公忠之屬，類而無阿私。私曲，無

孰敢不輯。輯，和。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釋文：局，文

大笑貌。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非自安其觀臺多物。觀臺君所居地，物事將往投迹者衆，舉足投迹者衆，輒音轍。非帝王修德，將閭薊覲覲然驚曰：薊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釋文：覲，驚懼貌。許雖然，願先生之言其

安人之道。俞云：風讀爲凡，猶云言其大。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宣云：搖蕩，猶言鼓舞。舉滅其

風也。凡也。風本從凡聲，故得通用。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宣云：搖蕩，猶言鼓舞。舉滅其

賊心而皆進其獨志。成云：舉皆也。宣云：除其害。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

民溟滓然弟之哉。郭云：溟滓，甚貴之謂。宣云：言不肯讓堯舜居先而已後之。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宣云：欲同天下於一德。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李云：菜蔬曰畦。圃，埆中曰畦。鑿隧而入井，地道。抱甕而出灌，搯

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郭云：搯，搯也。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

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成云：問。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李云：抽，數如沃湯。或作溢，李云：疾速如

湯沸，其名爲槲。釋文：本又作槲，司。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

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生性同，言不可載道。吾

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釋文：瞞，李天典反。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

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也。郭嵩燾云：應帝王篇，其覺于于說文于于也。獨弦哀歌，以賣

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猶云其庶。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

往矣，无乏吾事。釋文：乏，廢也。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李云：卑陬，愧懼貌。頊頊，自失貌。其弟子曰：向之



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成云：反復也。崇朝神氣不復。曰：始以爲天下一人耳。昔以爲天

耳。意尊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此輩人也。不知復有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

徒輩也。言此輩人。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宣云：寄生於世。與民大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汙乎。言不能測其所至。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宣云：夫人之心。必無此四累。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

其心不爲之。往也。心志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稱爲全德。警然不顧。警然。猶傲然。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成云：聲名喪失。

儻然不受。成云：儻然。無心貌。天下之非譽。无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郭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卽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威也。

我之謂風波之民。成云：水性雖澄。逢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郭云：以向古。蓋爲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宣云：徒識修古抱灌之云。假修言假人事以修之。案二說並通。識其一不知其二。郭云：徒識修古抱灌之云。假修言假人事以修之。案二說並通。識其一不知其二。郭云：徒識修古抱灌之云。假修言假人事以修之。案二說並通。

守道抱素。治內也。不能隨時應變。不治外也。夫明白入素。无爲復朴。成云：心智明白。會於質素之原。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本無爲虛淡。復於淳朴之原。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

汝將固驚邪。郭云：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俞云：固。讀爲胡。胡固皆從古聲。故得通用。汝將。胡驚邪。言汝與真渾沌遇。則何驚也。郭注正得其意。

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郭云：渾沌玄同。孰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海也。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成云：大海宏深。以譬至理。雖寄往滄溟。實游心大道也。苑風曰：夫子无意於橫目之民乎。成云：五行之內。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教司馬云：施政布。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

惟民橫目。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教司馬云：施政布。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

惟民橫目。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教司馬云：施政布。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

惟民橫目。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教司馬云：施政布。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

惟民橫目。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教司馬云：施政布。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

行其所為宣云盡見情行言自為而天下化躬行其言皆以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顧指而民舉

之左思吳都賦擣動也郭慶藩云顧指謂顧其人而指使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慮不

藏是非美惡宣云心中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民與上共悅安為謂字同怙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

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釋文字林云怙悞也案儻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

成云寡欲止分故財用有餘不食滋味故飲食取足此謂德人之容郭云德者神人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上品神人乘

其形此謂照曠昭皆書作照右軍法帖皆然不知者乃因照字作解非也致命盡情宣云致天照物不見天地樂

而萬事銷亡宣云與天地同樂而物累皆捐萬物復情齊其情實此之謂混冥混同於玄冥

門无鬼司馬本作無畏與赤張滿稽宣云赤張姓滿稽名觀於武王之師謂孟津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

此患也不及有虞之揖讓門无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天下皆治而有虞氏

必有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郭云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有虞氏之

藥瘍也李云瘍頭創也王引之云藥古讀曬與療聲近義通禿而施髻病而求醫宣云不禿何用醫孝子操

藥以修慈父修治也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親使不病也至治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心而在上民

如野鹿郭云放端正而不知以為義自然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成云

當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互相役使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傳成云率性而動故無迹可記迹既味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宣云。明於貴臣子之詔。卻不知人情皆必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則與而同義。郭慶藩云。道即詔也。漁父篇。希意。道言謂之詔。荀子不諛。道諛一聲之轉。宣云。世俗明道諛。而不謂之道諛。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宣云。道諛君親則責之。道諛世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宣云。惡其名。合譬飾辭聚眾也。喻使人易曉。修飾辭令。使人動聽。所謂招人附己也。是始終本末不相坐。其罪故曰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指人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之習。而又自謂獨異於眾。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惑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靈曉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也。致至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祈求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司馬云。大聲謂折楊皇華。成云。蓋古之俗中。小曲則嗑然而笑。李云。噓。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超云。不相入也。成云。至言不出。俗言勝也。顯云。出。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釋文。缶。鍾應作鍾。言垂腳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郭嵩燾云。說文。缶。瓦器也。所以盛酒漿。鍾。酒器也。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蓋。蓋。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缶。鍾。皆量器。缶。受四斛。鍾。受八斛。以二缶。鍾。惑。不辨。缶。鍾。所受多寡也。持以為量。茫乎無所適從矣。上文一人惑。二人惑。據人言。此以二缶。鍾。惑。據事言。案郭注云。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所見蓋與今本同。自陸氏易。缶。鍾。為垂。鍾。成。疏。因之。說。究。未。安。俞。氏。易。二。缶。鍾。為一。企。鍾。改。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字。更。多。不。如。郭。注。望。文。生。義。之。為。勝。也。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宣云。明於貴臣子之詔。卻不知人情皆必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則與而同義。郭慶藩云。道即詔也。漁父篇。希意。道言謂之詔。荀子不諛。道諛一聲之轉。宣云。世俗明道諛。而不謂之道諛。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宣云。道諛君親則責之。道諛世謂己道人。則勃

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宣云。惡其名。合譬飾辭聚眾也。喻使人易曉。修飾辭令。使人動聽。所謂招人附己也。是始終本末不相坐。其罪故曰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指人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之習。而又自謂獨異於眾。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惑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靈曉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也。致至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祈求不可得也。不亦

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司馬云。大聲謂折楊皇華。成云。蓋古之俗中。小曲則嗑然而笑。李云。噓。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超云。不相入也。成云。至言不出。俗言勝也。顯云。出。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釋文。缶。鍾應作鍾。言垂腳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郭嵩燾云。說文。缶。瓦器也。所以盛酒漿。鍾。酒器也。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蓋。蓋。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缶。鍾。皆量器。缶。受四斛。鍾。受八斛。以二缶。鍾。惑。不辨。缶。鍾。所受多寡也。持以為量。茫乎無所適從矣。上文一人惑。二人惑。據人言。此以二缶。鍾。惑。據事言。案郭注云。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所見蓋與今本同。自陸氏易。缶。鍾。為垂。鍾。成。疏。因之。說。究。未。安。俞。氏。易。二。缶。鍾。為一。企。鍾。改。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字。更。多。不。如。郭。注。望。文。生。義。之。為。勝。也。

也。致至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祈求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司馬云。大聲謂折楊皇華。成云。蓋古之俗中。小曲則嗑然而笑。李云。噓。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超云。不相入也。成云。至言不出。俗言勝也。顯云。出。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釋文。缶。鍾應作鍾。言垂腳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郭嵩燾云。說文。缶。瓦器也。所以盛酒漿。鍾。酒器也。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蓋。蓋。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缶。鍾。皆量器。缶。受四斛。鍾。受八斛。以二缶。鍾。惑。不辨。缶。鍾。所受多寡也。持以為量。茫乎無所適從矣。上文一人惑。二人惑。據人言。此以二缶。鍾。惑。據事言。案郭注云。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所見蓋與今本同。自陸氏易。缶。鍾。為垂。鍾。成。疏。因之。說。究。未。安。俞。氏。易。二。缶。鍾。為一。企。鍾。改。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字。更。多。不。如。郭。注。望。文。生。義。之。為。勝。也。

不止於衆人之心。超云。不相入也。成云。至言不出。俗言勝也。顯云。出。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釋文。缶。鍾應作鍾。言垂腳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郭嵩燾云。說文。缶。瓦器也。所以盛酒漿。鍾。酒器也。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蓋。蓋。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缶。鍾。皆量器。缶。受四斛。鍾。受八斛。以二缶。鍾。惑。不辨。缶。鍾。所受多寡也。持以為量。茫乎無所適從矣。上文一人惑。二人惑。據人言。此以二缶。鍾。惑。據事言。案郭注云。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所見蓋與今本同。自陸氏易。缶。鍾。為垂。鍾。成。疏。因之。說。究。未。安。俞。氏。易。二。缶。鍾。為一。企。鍾。改。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字。更。多。不。如。郭。注。望。文。生。義。之。為。勝。也。

說。究。未。安。俞。氏。易。二。缶。鍾。為一。企。鍾。改。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字。更。多。不。如。郭。注。望。文。生。義。之。為。勝。也。

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宣云。不推。推究。不推。誰其比憂。成云。比。與也。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又云。厲。癩也。醜人。惟恐子之相似。今知天下之惑。而我乃欲強所不可得。而百年之木。破為犧尊。淮南傲真篇高注。犧尊。猶疏鏤之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斷。棄也。木。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成云。五臭。謂檀。薰。香。麝。腐。穢。塞也。言鼻。耽。五臭。故。壅。塞。不。通。故西升經云。香味是寃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郭慶藩云。大雅。思。齊。箋。厲。病。釋。文。憊。子。公。反。郭。音。俊。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成云。趣。取。滑。亂。也。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離。跂。離。人。獨。立。離。獨。立。夫。得。者。困。成云。既。則。遭。困。苦。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如柴。之。塞。皮。弁。鷓。冠。摺。笏。紳。修。以。約。其。外。成云。皮。弁。以。皮。為。冠。鷓。鳥。翠。羽。飾。冠。摺。插。也。笏。猶。珪。紳。大。帶。修。長。也。內。支。盈。於。柴。柵。成云。柵。籠。也。支。柱。充。塞。於。內。故。以。柴。柵。擬。之。外。重。纒。繳。釋。文。重。纒。繩。也。睨。睨。然。在。纒。繳。之。中。成云。睨。視。貌。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支。臂。歷。指。司。馬。云。支。臂。反。縛。也。宣。云。歷。指。關。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卷四

外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釋文積謂積滯不通。帝道運而无所積。故天下歸。宣云神與化俱。聖道運而无所積。故海內服。

宣云至誠無息。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釋文六通陰陽風雨晦明。謂四方上下四辟。謂四時。任物自動。故曰自爲。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非以靜爲善。而學之。萬物无足以

晦迹。韜光。其猶味闇。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而學之。萬物无足以

鏡心者。故靜也。鏡。撓借字。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其平與準相中。故匠人取法焉。謂之水平。中。竹仲反。水靜猶明。而況精

神。其明更可知。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果能靜。雖天地之精。夫虛靜恬淡。寂寞无爲者。天地

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宣云息。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休其心。則與虛合德。與虛合德。則

有倫。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必虛方能靜。靜則可。靜則无爲。无爲也。則任事者責矣。靜觀無爲。不擾羣下。則任事者各自責矣。

无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釋文廣雅云。俞俞。喜也。宣云。外患不能居於其心。故神豫而長。夫虛靜恬淡。寂寞无爲者。萬

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

聖素王之道也。成云。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後人語。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云。

巢許之流。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郭云。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無爲哉。故主上不爲。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

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孰能有爲而成哉。是以彌無爲而彌尊也。成曰。進爲謂顯述出仕也。伊望之。倫靜而聖。動而王。无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雖大樸而自然至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

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郭云。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無違。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郭云。順天所以應人。故

云均平。與人者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成云俯同塵俗仰合自然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朽。郭云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案六語又見大宗師篇

似暴戾也壽作者義同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成云其生也同天道之四時其死也混萬物之

變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四語又見刻意篇故知天樂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責。四語亦見刻意篇怨彼文作災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雖殊無心則一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李云崇禍也其魂不疲。語亦見刻意篇一心定而萬

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畜養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无爲爲常。无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

足。故古之人。貴夫无爲也。上无爲也。下亦无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成云上下無爲則臣僭君德下

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无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

易之道也。此論有精理非空談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知音智落音終成云三皇五帝淳古之君知照籠落二儀而垂拱無爲委之臣下故

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成云去辯如流彫飾萬物終不自言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成云才能雖冠海內夫何爲哉故老子云是謂用人之力天不

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无爲而天下功。王念孫云爾雅功成也中庸無爲而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

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成云五兵一弓二戈三賞罰利害五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矛四戈五戟運動也

刑之辟教之末也。成云：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較詳審。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

經，降殺之服。成云：隆殺者，言五等喪服。各有差降，此是教迹外儀。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未學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成云：古人中，古人也先本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

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

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成云：萌，兆區。各有形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盛衰之等殺，乃變化之流行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

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成云：理之必然。語道而非其序者，

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成云：既失其序，不堪治物。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成云：自然是道德之本，故

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宣云：仁義是道德之緒。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上下有分，庶職有守。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宣云：物象

名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材授任。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恕，省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原省已明，是非已明，

而賞罰次之。郭云：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各有所處之宜。貴賤履位。各安其位。仁賢不肖，襲情。襲，因情也。各

因其必分其能也。分別。必由其名。宣云：循名責實。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宣

復於虛靜無為，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也。古書。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

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明天以下，至形名，五變其說，至賞罰，九變其說。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釋文：迂，音悟。司馬云：橫。人之所治也。但可為受治之小人。安能治人，驟而語形

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成云此荀節

節曲見偏。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上所重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无告。不以頑民之無不廢窮民。成云拯恤貧苦死者。嘉

孺子而哀婦人。苦悲憫喜愛孺子稚子哀憐也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

而出寧。郭云與天合德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郭云此皆不為而自然成云經常也堯曰。膠膠擾

擾乎。膠膠固而不解擾擾紛而不寧因舜言發悟自覺多事。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成云言子德遠合上天我心近符人事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司馬云藏其所著書也姚云此亦漢人語藏書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司馬云

名一云徵典也有老聃者。免而歸居。釋文見周之未不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因之以孔子曰。善。往見

老聃。而老聃不許。不許其藏於是繙十二經以說。釋文說者云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加六緯合爲十二經也

老聃中其說。釋文申丁仲反成云許其有理也宣云語未盡也案下云太謾曰。大謾。成云嫌其繁謾太多

聲案繁則近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

義則不生。成云生皆以道言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舍是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宣云與

兼愛无私。此仁義之情也。情實老聃曰。意。幾乎後言。迂儒之言夫兼愛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蘇與云未忘无



私之成心是亦私也與下篇莊子答商太宰蕩語相發 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司馬云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

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宣云放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

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釋文偈偈用力貌成云亡子逃意同夫子亂人之性也郭云事至而愛當義而

之則亂真矣宣云夫子所謂義之與比孟子所云由仁義行即此意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司馬云百舍百

務訓高注趼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之者不仁也郭云言其不惜物也成云鼠壤鼠穴

蔬可留其有餘而任其狼藉滿地散棄伴若不知是不仁也成云生謂粟帛熟而積斂无崖聚斂無老子漠然不應云

足答也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心止而卻退非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

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言子儼我聖人吾久自以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子呼

我即自謂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有其實而不受其吾服也恆服郭云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

吾非以服有服郭云有為為之士成綺雁行避影宣云側履行蘇與云古者入室脫履而行席上履行言

穿係之以腐而不郭云有為為之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汝容崖然岸然而目衝然直而頽頽然釋文頽去軌反

顯露華飾而口闕然郭云燒而狀義然義讀為哦詳似繫馬而止也宣云志動而持宣云欲動發而機宣

機發如察而審審察事知巧而覩於泰智巧而見於凡以為不信郭嵩燾云凡此皆與自然之邊竟有人焉其

名爲竊。司馬云言遠方嘗有是人竊賊也。

夫子曰。成云莊子師老子傳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成云精神非至人孰能定之。宣云世俗鮮不夫至人有世有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宣云大包無窮小入無間。故萬物備廣廣乎其无不容也。廣廣猶曠曠見漢書

武五子傳天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楫而不與之偕。說文柄或从楫言天下奮爭威柄獨不並遂。審乎无假而不與利遷。任

而不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成云窮理盡性動不傷寂。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

賓禮樂。命云賓讀爲擯謂擯斥禮樂也古賓擯字通。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

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郭云其貴恆在言言之表。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

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宣云彼謂道情實也。則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司馬云斲輪人名扁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魄已夫。司馬云糟爛爲魄本又作粕。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无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

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司馬云甘緩也疾急也。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

於其間。李云數術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成云喻曉也故知物各有性不

可做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宣云。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外篇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郭云。不運。地其處乎郭云。不處。日月其爭於所乎郭云。不爭。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无事推

而行是三句分承。天地日月。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成云。機關緘閉也。謂有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

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宣云。隆興也。孰居无事淫樂而勸是宣云。雲雨乃陰陽交和之氣。風起北

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司馬本作旁。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李云。巫咸殷相

招蓋招之訛。託言巫咸相招致答。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司馬云。六極四方上。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

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揚慎云。九洛郭嵩燾云。言天之運自然而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司馬云。商宋也。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无親。太宰曰。蕩聞之。无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

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孝不過仁。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如子所言。以親愛為至仁。非

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云。冥山北海山名。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喻以親愛為。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

愛孝易。以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

堯舜而不為也有堯舜之德而不刻意。效法堯舜。此我忘天下。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天下。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仁孝。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宣云為修德之名所役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

財并焉釋文并棄除也宣云至貴在我何有於財案此讀并為屏至願名譽并焉而名譽不足言是以道不渝成云道德淳厚不隨物變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成云北門姓黃帝臣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成云懼心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宣云神不能定口帝曰汝殆其然哉宣云言固

退息懼心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宣云神不能定口帝曰汝殆其然哉宣云言固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宣云律

相準氣候相準行之以禮義宣云禮節建之以太清宣云取聲氣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蓋本之頽濱宣本亦無此三十五字為郭注誤入正文四時迭起

宣云五聲配四時而發奏萬物循生萬物而環作一盛一衰文武倫經成云倫理經常也夏盛冬衰春

調和流光其聲宣云清濁相得如二氣和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

一起亦物之所不能待也以喻樂之變化動於自然俞云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

待也一有皆義見大戴記虛注荀子楊注郭云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

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郭云所謂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郭

至樂之道無不周也塗卻守神釋文知與隙義同成云塗塞也以物為量即上在谷其聲揮綽郭云所謂闡諧成云

聲寬廣其名高明成云高如上天高明如日是故鬼神守其幽成云各得其所而不相撓老經日月星辰

行其紀郭云不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无止蘇輿云有窮者吾與之為無止止流一順其自然也予欲慮之而不能知

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成云：儻然無心貌。立於四方空大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見齊物論。自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蘇輿云：汝隨樂之物。故怠。吾又

奏之以无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成云：凡百蒼生以自然為其性命。奏此樂者調造化之心靈和自然之性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无形。

郭蓋蕭云：說文叢木曰林。林樂者相與擊。樂之五音繁會不辨聲之所出。故曰無形。布揮而不曳。布散揮霍若曳而幽昏而无聲。言其聲淡動於无方。居

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郭云：隨物變化。世疑之。稽於聖人。觀於聖

人。則知至樂之妙。不必疑也。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成云：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郭云：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无言而心說。適不在言也。故有焱氏為之頌曰：釋文：焱本亦作炎。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

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頌樂如此。汝欲聽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汝亦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樂未大和。聽

禍。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不欲聽而怠。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蕩默默類彼愚迷。雅符真道。道可載而

與之俱也。蘇輿云：以混沌為道。故由怠而幾於愚。則道可得而接焉矣。此章注重在此。

孔子西遊於衛。成云：自魯適衛。故曰西遊。顏淵問師金。李云：師魯太師。金其名。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

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李云：結芻為狗。巫祝用之。盛以篋衍。李云：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

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李云：蘇草也。取草者得以炊也。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

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釋文：字林云：昧。物入眼為病也。司馬云：厭也。成云：假令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遭寤。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云

此取字讀爲聚見易萃象傳釋文漢書五行志顏注聚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

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八尺曰尋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

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傳司馬云方常也郭慶藩云呂覽必已應物而不窮者也且

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

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成云矜美也禮樂威儀不相沿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

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

挽裂盡去而後慊釋文李云慊足也本亦作噉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顰於其里

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

走彼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司馬云老子陳國相人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

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宣云制五年而未得也老

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

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

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中心無主則外无正而不行外无正而不行命云正乃匹之誤禮緇衣

當為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二句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

似自外至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為匹誤與此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宣云非時世之聖人不出施於人由外入者

无主於中宣云非吾心之精微故無主聖人不隱不以藏於心必也中得吾心之精微外合時世之名器也不可多

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司馬云蘧廬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宣云數相見必受譴古之至人假道於

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成云苟且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

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逍遙无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无出也不費宣云古者謂是采真之遊姚本不為形迹所役以富

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成云恐失所以戰慄舍之則悲宣云而一

无所鑒宣云於理一無所見以闕其所不休者宣云但明於逐物不止是天之戮民也成云雖楚戮未加而情性已困姚本以上為一節怨恩取與諫

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宣云正人之具唯循大變无所湮者爲能用之宣云惟與變化相循無所湮滯者乃合時宜也故曰正者正也宣

因其所當正而正之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成云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墮而弗開天門心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矣司馬云嚙齧

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案昔夜也夕昔古通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憊同憊宣云使人亂心更甚於眯目嚙膚也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

而仁義著郭云質全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放同做宣云同歸於自然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成云傑然用力貌案天道

擊鼓而求亡子焉。與此意同。謂驚駭天下也。夫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宣云：喻本質。

足以為辯。宣云：出於本質者。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名譽之觀美，亦不能。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

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宣云：喻小惠相及，不如相忘於渾沌。各得之為樂。又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宣云：不自得也。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歸哉。宣云：何以

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

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二語又見。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宣云：稱孔

先容。老聃方將偃室而應徵曰：其應聲徵。予年運而往矣。運行年已邁也。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

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或作三皇，依法作王是也。餘皆作三

皇。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

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

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成云：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

為其親殺其親，而民不非也。宣云：欲隆其親，餘皆。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

能言。成云：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不至乎孩而始誰。非郭云：誰者，別人之意。則人始有天矣。宣云：元氣

彌。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宣云：人有心機，且以殺盜非殺。宣云：謂

殺盜非殺，為當然。人自為種，而天下耳。



自爲黨類。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成云驚駭天下。致使儒崇堯。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倫理而今所行。丈夫而有婦女之道。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此三皇。當可通。三上悖

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僭於蠶蠹之尾。王引之云。蠶蠹皆蝸之異名。廣雅。蠶蠹。蠶蠹也。集韻引。蠶蠹也。蠶音盧。達反。蠶蠹皆毒。蠶傷人之名。蠶之言。蠶音哲。蠶之言。痲廣雅釋詁云。毒。蛆。痲。蠶也。是其義矣。蠶與蠶古同聲。蠶。蠶實一字。史記秦本紀。厲共公始。皇紀。作刺。龔公刺之。通作厲。猶蠶之通

作蠶。鮮規之獸。鮮規未詳。蓋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无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孰同。以奸者七十二君。釋文。三著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鉤用。釋文。鉤。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

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

哉。夫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司馬云。風化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又曰。相視而成陰陽。宣云。不運。定

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宣云。傳類自爲雌雄。故風化。釋文。山海經。竇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

如風。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宣云。其時不可止。道不可壅。宣云。其苟得其道。无自而不可。郭云。

者無方。失焉者无自而可。郭云。所在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李云。孺。孺。魚傅沫。司馬云。

而皆可。沫相與。細要者化。列子釋文。引司馬云。釋蜂細。有弟而兄啼。恐失父母之愛也。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能

而生子。要者取桑。蟲視之。使似己子。有弟而兄啼。恐失父母之愛也。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能

與造化爲一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外篇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尙行。其意峻刻。其行高尙。離世異俗。高論怨誹。李云。非世無。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宣云。非。枯槁

赴淵者之所好也。司馬云。枯槁若鮑魚。介推赴淵若申徒狄。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自修其身。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

成云。此平時治世之士。施教誨物之人。若宣尼之居洙泗。子夏之在河西河。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

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并兼敵國。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宣云。無爲猶言閒散。

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成云。吹冷呼而吐故。呶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懸。類鳥飛。

空而伸脚。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李云。導氣令和。引體令柔。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義

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无不忘也。无不有也。郭云。忘故能有。澹然无極。而衆美從之。宣云。不立一極。

而美無不全。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同寂寞。虛无无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釋文。實。正也。宣云。本

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釋文。休息也。俞云。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休則虛。與此文法相似。可據以訂正。案郭注

成疏。陸釋。皆止一休字。俞說。是也。此後來刊本之誤。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

曰。聖人之生也。天行。然郭云。任自而運動。其死也。物化。郭云。蛻然無所係。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郭云。動靜無心。而

語又見。天道篤。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管子心術篇。去智與故。此用其語。淮南主術篇。高注。故。巧

也。循天之理。成云循也。故无天災。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責。四語亦見天道篇。災彼文作怨。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

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宣云無心於取必。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此語亦見天道篇。虛无恬惓。乃

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郭云至德常適。一而

不變。靜之至也。郭云靜而一者不可變也。无所於忤。虛之至也。郭云其心豁然確。不與物交。快之至也。郭云物自來耳。

之情案。无所於逆。粹之至也。郭云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

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宣云又將腐濁。天德之象也。宣云靜而日運。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惓

而无爲。動而以天行。郭云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柙而藏之。不敢用

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无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宣云不可得而迹象之。其名爲同

帝。宣云與天帝同用。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合於自理。野語有之曰。衆人重

利。廉士重名。賢人尙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

真人。成云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眞道也。

外 篇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崔云繕治也。郭云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案宣本刪一俗

言性與欲皆已爲俗所汙。雖學思交致。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只益其蒙。宣以俗學俗思。句斷似失之。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釋文知音智宣。知生而无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智生而不任智。是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云定能生慧。宣。交養而道德。夫德和也。道理也。宣云道德止是。和順理猶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義也。道德生。義明而物親。忠也。自其性出矣。夫德和也。道理也。和順理猶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義也。仁義。義明而物親。忠也。宣云是爲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成云雖復涉於物境而恆歸。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實行於容體而實有道德。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於真情所造和適。故謂之樂。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順乎自然之節禮也。即是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釋文徧音通。郭云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唐時誤徧。故陸隨文作音。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彼自正而蒙被我之德。是德與德義不可通。宜本已改徧。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相感不以己之德。強人而冒。習之也。若強天下而冒覆之。是以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混混芒芒。初與一世而得澹漠焉。成云恬澹寂漠。當正彼則物之失其性者必多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混混芒芒。初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無爲之道也。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無所矯飾。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成云。燧人變生爲熟。伏羲畫八智。許萌矣。嗜欲漸焉。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帝致蚩尤之戰。苟且欲安天下。未能大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宣云。失濃淳散朴。釋文。漫本亦作澆。成云。唐虞設順羣生也。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其源也。濃淳散朴。五典而綱紀五行。置百官而平章百姓。五行自茲而荒。殆百姓因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危也。難於道以企善。危其德也。然後去性而從此而澆。訛毀淳素而散樸質也。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制行若務光。申徒狄之類是也。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宣云。舍天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必不識不知而後可定天下。諸家從識字。斷句非。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宣云。以非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无以興乎世。世无以興乎

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成云使聖人降迹塵俗混同羣生韜藏隱故不自隱宣云遭道隱之

也已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

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无迹復於至一之世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深固自然之

之極也以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成云古人之行任其身不以知窮天下成云不縱知

以待時也以窮德成云知止其分不以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郭云危然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

小識傷德成云無涯而累其自得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樂全其性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

冕之謂也謂其无以益其樂而已矣郭云全其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

儻來寄者也成云儻者寄之其來不可圉郭云全其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肆志放不為窮約趨俗不

志以其樂彼與此同視軒冕與故无憂而已矣故能處貴今寄去則不樂今人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

也樂軒冕者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向云以外易

外篇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李云水生於涇流之大司馬云涇通也崔本兩涘渚崖之間釋文渚涯也水中可居

厓不辯牛馬成云隔水遠看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釋文河伯姓馮名順流而東

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成云北海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釋文望作眊云眊

今萊州是

司馬云。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李云。聞道百萬分之一也。郭嵩燾云。百者。且夫若海神。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多詞也。郭慶藩云。百古讀若博與若韻。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司馬云。大道也。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王引之云。鼃本魚。後人改之也。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不出鼃字。直至下文。罔井之鼃。始云鼃本又作蛙。戶蝸反。引司馬注云。鼃水蟲。形似蝦蟆。則此處作魚不作鼃。明矣。若作鼃。則戶蝸之音。水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淮南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梁張縮文。井魚之益。明矣。井夏蟲。不見冬冰。水經。韜水注云。聊記奇文。以廣井魚之聽。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鮪。鄭注曰。繳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鮪魚耳。見劉達吳都賦注。困學紀聞。後人引御覽所載。莊子曰。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鉤繳。以投之。呂覽。但多鮪魚耳。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此篇有罔井。鼃之語。而荀子正論篇。亦云。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遂改井魚爲井鼃。而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鼃也。自有此改。世動稱井鼃。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王念孫云。虛與墟同。故釋文云。虛本亦作墟。廣雅。墟。尻也。尻。舌居字。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經傳言邱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夏蟲不可言井魚。拘於所居。不知海之大也。以喻河伯居於涯涘。崔注。拘於井中之空也。訓虛爲空虛。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儒行篇。行而不倦。謂所行之固也。凡鄙陋不達。謂之固。夏蟲爲時所蔽。故曰篤於時。篤字。與上下文拘束同義。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司馬云。曲士。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郭云。以其知分。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文選。養生論注。引司馬云。尾閭。水之往海外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注者。無不焦盡。故曰沃焦。案沃焦。亦作沃焦。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見山海經。今環球周通。可釋此說之疑矣。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

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釋文：壘音壘。空音孔。壘孔小。穴也。李云：小封也。一云：蟻冢也。計中國之

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釋文：郭注爾雅：稊似稗。大音泰。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

之所通，人處一焉。崔云：卒，盡也。郭嵩灝云：人卒九州，言極九州之人數。卒者盡。調九州之大，人數之繁，其在天之中，要亦萬物之一而已。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

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崔云：連，續也。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

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

否。夫物量無窮。宣云：各。有局量。時無止。據瞬息。分無常。成云：所稟分。命隨時變易。終始无故。宣云：變。化日新。是故大知觀於遠近，知同。望。遠。

近並觀，不尙一隅之見。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不以大小為多寡。證曩今故。郭云：曩，明也。今故猶古今。故遙而不悶，望。遠。

雖遙我自无悶。不撥而不跋。近可撥取。我亦不跋而求之。知時无止。證明今古之大道。不以人世。壽夭為大期。知時之無止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

喜，失而不憂，知分之无常也。知天道有盈虛，則得失無常。何足介意。明乎坦塗。郭云：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故生而不說，音。悅。死而不禍，不。以。為。禍。

知終始之不可故也。郭云：明終始之日新，則不可執而留矣。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知者有窮，而不知者何限。其生之時，不

若未生之時。生有盡，而天地無窮。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成云：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智。已。喪。由此觀

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毫末非小，天地非大。河伯曰：世之議者

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成云：信。實也。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宣云：處小而視大，有所。不。及。徧。故。覺。不。可。圍。自

大視細者不明。宣云：處大而視小，有所。不。及。審。故。覺。無。形。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宣云：埤音孚。故異便。圍。是。小。者。以。大。為。所。不。及。審。故。覺。無。形。

郭也。殷，盛也。故異便。圍，是。小者以大為

不便而自便其小。一覺無形是大。此勢之有也。此勢所有。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宣云。尙在有。無形者。者以小爲不便。而自便其大也。數之所不能分也。謂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粗。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曰粗。則猶可以言論。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曰精。則猶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不期於精粗者。在言論。可以意致者。物之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固不害人。亦不動不爲利。不賤門隸。固不爲利。亦不以求。是故大人之行。不亦不以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取足亦不以人之貪得者爲賤。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之德爲高。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取足亦不以人之貪得者爲賤。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乖僻立異爲多。爲在從衆。不賤佞諂。爲順衆情。亦未嘗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是非之迹不可分。細大之聞曰。成云。寓諸他。道人。不聞。郭云。任物而物。歸物矣。故不聞。案語。又見山木篇。道作至。至德不得。各無失。則得名去也。物大人无已。郭云。任約分之至也。約已歸。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何由而有貴賤。小大之端倪。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物情彼此皆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世俗以外來之。所大而大之。成云。以自足爲大。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成云。以無餘爲小。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等矣。以功觀之。兩須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蘇輿云。物情以得用爲有。以相勝爲無。猶矢人謂可無函。函人謂可無矢。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定矣。東西本相反。然非東無以定西。故以趣觀之。衆人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



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隨人之是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睹矣。堯非桀。桀亦

者亦各執一是非。則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舜讓位與相子之。三年而國亂。湯武爭而王。白公

爭而滅。釋文曰。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作亂而死。事見左哀十六年傳。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宣云。貴賤

小大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崔云。梁麗。屋棟也。郭慶藩云。列子湯問篇。雍門鬻歌。餘音

可知。支柱也。麗者附著。俛者交午。廣韻。麗。著也。玉篇。麗。偶也。柱。偶曰麗。梁。棟。相附著也。上林賦。連捲麗。麗。注。麗。麗。即謂椽柱之屬。為梁麗。必材之大者。故可用以衝城。不當泥視。釋文。窒。塞也。騏驥驂駟。一日而馳

千里。捕鼠不如狸狽。言殊技也。鳴鶴夜撮蚤。失也。司馬本作蚊。云。鳴鶴。而夜撮蚊。食。王引之云。正文。鳴字。涉釋文內。鳴鶴。而衍埤雅。引此已誤。釋文。鳴。尺夷反。崔云。鳴鶴。而夜撮蚊。食。王引之云。正文。鳴字。無鶴字。明矣。淮南主術篇。亦云。鳴夜撮蚤。案。聚。亦撮也。崔本。撮。作。最。古。書。聚。最。多。通。作。故。又。為。聚。察。毫。末。

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釋文。瞋。本或作瞋。蘇與云。作瞋。是言。鳴。夜。察。蚤。之。毫。末。及。晝。則。雖。瞋。目。而。不。見。丘。山。矣。徐。無。鬼。篇。鳴。目。有。所。適。亦。謂。適。夜。而。不。適。晝。也。故

曰。蓋師是而非。師治而无亂乎。恆言。如此。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

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宣云。愚者不知。帝王殊禪。成云。或宗族相承。或

或父子相繼。或與兵征誅。故言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時俗既非。而差逆之。如子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徒。俗

可行。而順舉之者。則世以為義徒。可見貴賤有時。默默乎河伯。戒勿多言。女惡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

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河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郭云。貴賤之道。反覆相尋。崔云。無所

猶漫衍。合無拘而志。無定不必拘視。與道大蹇。道難行。何少何多。是謂謝施。謝天之。无一而行。與道參

差執一而行則嚴乎若國之有君其无私德而物皆被德

奉一社咸以為泛泛乎若四方之无窮其无所畛域之無畔岸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无方

承我而執助我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宣云所道无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宣云有生死則一虛一滿不

位乎其形則形無定位年不可舉時不可止存逝者莫挽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

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言其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而任之

必自變化何勞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宣云既無為不為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

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薄迫

謂其迫近之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塞福通達也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宣云天機人在

外宣云人事者為自然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乎自然而處乎自得躡躪而屈伸成云躡

不定之貌隨時反要而語極宣云乃學之要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

鼻是謂人落同故曰无以人滅天无以故滅命无以得殉名命勿以人事毀天然勿以造作傷性謹守而勿

失是謂反其真郭云真在性分之內

夔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司馬云蚊馬蚊蟲也廣雅云蛆渠馬蚊夔一足蚊多足蛇無足風

夔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無形目形綴於此而明流於彼心則實幽為神遊外成云憐是愛

名夔謂蚊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跳躑也予无如矣無如我者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勞也蚊曰

名夔謂蚊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跳躑也予无如矣無如我者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勞也蚊曰

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蚊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其不及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

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似有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風曰。然

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鱷我亦勝我。釋文。鱷本又作鱷。郭嵩燾云。荀子強

踏於後也。成云。人以手指搗風。風不能折指。以足蹴踏風。風亦不能折足。此小不勝也。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

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能爲大勝者。衆小不勝。無所容其計較。非知道之聖人。不能如此。宣云。目心之用。更神當身。可自喻之。故省文。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悞。釋文。司馬云。宋當作衛。衛人誤圍孔子。以爲陽虎。虎嘗暴於匡人也。悞本又作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

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成云。諱。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无窮

人。非知得也。賢士盡升庸。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非其智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非其智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賢人皆隱遁。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非其智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

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

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且安也。吾命有所制矣。制之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釋文。將本

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謝過去。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司馬云。龍。趙人。牟。魏之公子。姚云。公孫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

雜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

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培井之

醜乎。培井猶淺井。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甚樂。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幹當從木。作幹。釋文司馬云。井

休乎缺斨之崖。底也。成云。休息乎破磚之涯。赴水則接腋持頤。腋而浮兩頤。蹶泥則沒足滅跗。蹶音。入

蚌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宣云。還。回顧也。釋文。蚌音寒。井中赤蟲。一名蝟。爾雅云。蝟。郭注。

之水而跨跨培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墊矣。拘也。三蒼

井小不容。於是逡巡而卻。從容而退。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

少進退者。損益謂。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培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驚怖之容。規規然自失也。規。規。小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上知音智。下知如字。下同。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至理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商。商。商。

馬。亦名且渠。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醜與。且彼方趾

黃泉而登大皇也。釋文。廣雅云。趾。闕。无南无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爽然無礙。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

於大通。王念孫云。無東无西。當作無西。無東。與通為韻。成云。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郭云。遊

非察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司馬云。未應了

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壽陵之故。以手据地。匍匐

而令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哇而不合。司馬云：哇，開也。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成云：濮水名屬東郡。濮州濮陽縣是。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司馬云：威王也。曰：願以境內累矣。欲以國事相累。莊子持

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成云：惠施宋人。為梁惠王相。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鵯鵯。李云：鸞之屬。子知之乎？夫鵯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

練實不食。成云：練實，竹實。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鵯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已也。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今子

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姚云：記此語。者莊徒之陋。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成云：濠水名在淮南鍾離郡。有莊子墓。在焉。亦有莊惠遨遊之所。石絕水為梁。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釋文：李音由。白魚也。盧文

弼云：儵當作儵。姚云：儵即至樂篇食之鱮。鱮鱮字耳。而經籍多誤作儵。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

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矣。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宣云：與魚全無相知之理。莊子曰：請循其

本。成云：請尋其源。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郭云：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宣云：我遊

濠上而樂，則知魚遊濠下亦樂也。

# 莊子集解

## 卷五

###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宣云。言至樂活

知人之取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善者所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

舍何如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遇順善。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

也。天短折。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

懼。其爲形也亦愚哉。爲子僞。下同。夫富者苦身疾作。力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郭云。內其形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宣云。爲固位計。其爲形也亦疏矣。郭云。親其形者。自

憂不死。何苦也。宣本。何下有之字。云。猶其也。姚氏章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人皆

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行其言。足

不聽。蹲循勿爭。郭慶藩云。蹲循。卽逡巡。廣雅。逡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逡遁。小

不聽。蹲循勿爭。問篇。作遵循。晏子問篇。作逡循。漢書。萬章傳。同。皆字異義同。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

不爭。名亦不成。宣云。意在以爭。成忠諫之名。誠有善。无有哉。成云。善不善。不可定。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

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舉世羣趨。如不得已。李云。誣誣。趨死貌。案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樂不樂。吾未親歷其境。果有樂。无有哉。樂之有無。吾弗知。吾以无為誠樂矣。又俗

之所大苦也。我以恬靜無為為誠樂。而世俗又不以為然。故曰。至樂无樂。至譽无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无為可以定

是非。成云。忘是非。而是非定。至樂活身。唯无為幾存。存是二者。唯無為近之。請嘗試言之。天无為以之清。地无為以之寧。郭云。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故兩无為相合。萬物皆化。兩儀相合。萬物化生。姚云。江南本作萬物皆化生。芒乎芴乎。李。芒音荒。芴音忽。荒忽猶恍惚也。而无從出乎。

成云。尋其從出。莫知所由。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萬物職職。成云。職職。繁多貌。皆從无為殖。故曰。天地无為也。而无不為也。人

也。孰能得无為哉。宣云。人能無為。則同乎天地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釋文。盆。五缶。惠子曰。與人居。長子。成云。共妻居。處長。養子孫。老身死。不哭。亦

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无概然。司馬云。概。感也。察古概。概通作。察其始而本无

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

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

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李云。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言二子乃識化也。觀於冥伯之丘。李云。丘名。喻杳冥也。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

左肘。瘡作柳聲。轉借字。其意蹶蹶然惡之。成云。蹶蹶。驚動貌。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成云。亡。無也。予何惡。生者假借

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宣云。髑音。撒以馬捶。釋文。撒苦弔反。說文作擊。云旁擊也。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

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

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

姚云。張君房本。子上有向字。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无君於上。

无臣於下。亦无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釋文。從李徐子。用反。縱逸也。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

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謂朋友。子欲之乎。髑髏深矐蹙頰曰。矐。同擊。皆愁貌。釋文。頰於

葛反。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

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成云。此言出管子書。郭慶藩云。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袴。衆經音義。引通

俗文曰。裝衣曰袴。說文繫傳。褚。衣之囊也。集韻。囊也。左成三年。傳。鄭賈人有將寘於褚中。以出蓋褚。可以裝物。亦可以裝人。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

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

人。惑則死。成云。不得解。則心生疑惑。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語爰居止

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不云魯侯也。爰居。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

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



遊之壇陸釋文壇司馬本作瀆音但云水沙瀆也成云壇陸湖渚也浮之江湖食之鱮鮓成云鱮泥鱮鮓白魚子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委蛇自得昔者

海鳥至此達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饒爲乎喧聒也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

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唯人好觀樂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故必相與異

句其好惡故異也故猶本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成云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名止於實成云因實

召實故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成云隨宜施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如是之道可謂條理

列子行食於道天瑞篇行從見百歲髑髏下有者字擻蓬而指之曰蓬成云擻拔也天瑞篇作擻唯子與汝

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而汝也天瑞篇汝若果養乎子果歡乎與下句歡對文釋文元嘉本若果作汝過

與元嘉本兩過字合而文義亦未愜疑有誤予過作子過案天瑞篇作此過養乎此過歡乎

種有幾成云陰陽造物轉變無得水則爲釋文此古絕字徐音絕今讀音繼司馬本作繼本或作斷又

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案釋草賈牛骨郭注引毛詩傳曰水寫也如續斷寸有節拔之可復說文

節復生故以鬚爲名其或作斷又作續斷者鬚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如續斷與生山谷之續得

斷判然二物節節復生無根著土故名水寫與本水得水爲鬚合天瑞篇上有若鬚爲鬚句未得其解得

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司馬云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楚人謂之鼃蟻之衣成云青苔

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蟆衣案此言水與土相際而生非謂水上之物釋草茱萸馬也釋草又云

郭注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傍江東呼爲蝦蟆衣非謂青苔亦非如司馬所云蘇頌圖經葉

似牛舌草獨葉而長秋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秋末采根暴乾案此得水土之交故有根可采也文選注

引韓詩章句曰：茶背、澤瀉也。陸機疏云：馬鳥、幽州謂之牛舌草。蓋葉既相似而水鳥生於陵屯則為陵鳥。  
澤瀉、茶背之名稱。又復互混。故蝦蟆衣之名亦遂移於道邊之陵鳥也。一名澤鳥。引陸機云：牛舌亦當道。韓詩  
混之證。案列子：張滿注：陵屯，高潔處也。蓋總謂無水之處。詩：茶背釋文。引陸機云：牛舌亦當道。韓詩  
說云：直曰車前。盟曰：茶背乃就直道而生。及生道合。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司馬云：鬱棲，蟲名。鳥足，草名。生  
兩旁。析言之，直道即當道。皆與此生於陵屯合。  
化為鳥足也。李云：鬱棲，非蟲名。詳見下。鳥足之根為蟻蟮。司馬本作蟻蟮。蟻蟮郭注：在糞土中。又云：蟻  
化為鳥足也。案鬱棲是糞壤。非蟲名。詳見下。鳥足之根為蟻蟮。司馬本作蟻蟮。蟻蟮郭注：在糞土中。又云：蟻  
蟻蟮郭注：在糞土中。今雖通名為蟻蟮。所在異詩。領如：蟻蟮。裴邕：青衣賦：作領如蟻蟮。蟻蟮郭注：在糞土中。又云：蟻  
足係陵鳥在糞壤所化。其根在糞土中。而為蟻蟮。益明矣。本草：蟻蟮生河內。其葉為蝴蝶。指以臂行。乃  
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反行在糞土中。而為蟻蟮。益明矣。本草：蟻蟮生河內。其葉為蝴蝶。指以臂行。乃  
馳於脚從夏入秋。化為蟬。論衡：無形篇：胡蝶胥也。化而為蟲。釋文：胡蝶一名胥。俞云：胥也。當連下化而為  
蟻蟮。化為復育。復化。而為蟬。是也。胡蝶胥也。化而為蟲。釋文：胡蝶一名胥。俞云：胥也。當連下化而為  
也。鳥言其久也。胥，少也。化而為蟲。言其速。生於竈下。其狀若脫。脫，同。其名為鳩掇。天瑞篇：鳩掇千日。  
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天瑞篇：為上乾餘骨之沫。為斯彌。口中汁。斯彌為食醯。頤輅亦為醯。雞也。生乎  
食醯。黃輓。食醯頤輅四字。再有：生乎九猷。食醯黃輓四字。晉苜生乎腐蟻。成云：腐蟻，螢火蟲。亦言是粉鼠  
名。守瓜。一去粉鼠也。案天瑞篇：此上有九猷。羊奚比乎不箒。久竹生青寧。釋文：羊奚比乎不箒。久竹生  
生乎苜莩。苜莩，張注：蠶音權。謂瓜中黃甲蟲也。青寧，蟲名。是司馬以久竹屬上。讀張湛讀與陸同。羊奚，草名。根似  
燕菁與久竹比。合而為物。皆生於林藪而生。並無確解。未知孰是。又天瑞篇：此上有羊肝。陸同。羊奚，草名。根似  
異類而相親。比久竹句注。因於林藪而生。並無確解。未知孰是。又天瑞篇：此上有羊肝。陸同。羊奚，草名。根似  
生乎酒。二十二。青寧生程。成云：赤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俞云：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萬物皆出  
句莊子刪之。青寧生程。成云：赤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俞云：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萬物皆出  
於機，皆入於機。

外篇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也。情實不務生之所無以為。宣云：為無益之養者。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宣云：數之

知之所無奈何也。養形必先之以物。成云：謂資貨衣食。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宣云：究竟物不足以養形。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

離而死亡者有之矣。宣云：究竟形不足以存生。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

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成云：分內之事不足為。夫欲免為

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无累。无累則正平。宣云：遊於坦途。正平則與彼更生。宣云：與彼造化。更生則幾矣。宣云：近道事

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成云：人世虛無何足捐。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宣云：造化

自然之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宣云：散於此者。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移造化精而又精

反以相天。宣云：養精之至。化育賴其參贊。

子列子問關尹曰。李云：關尹。關令尹喜也。成云：姓尹。名喜。字公度。為函谷關令。尹真人。老子弟子。懷道抱德。故列子詢之。至人潛行不窒。成云：潛伏行

障礙案列子黃帝篇作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成云：冥於寒暑。故列子詢之。至人潛行不窒。成云：潛伏行

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成云：是保守純和之氣。非心智巧詐勇決果敢而得之。居吾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

何以相遠。郭云：唯無心者獨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郭云：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姚云：江南本。色上有形字。則物之造乎不形而

止乎无所化。列子：張湛注。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夫得是而窮之者。宣云：言究心於此。物焉得而止焉。成云：非物所制。案黃

帝篇無物字而止誤為正曰彼將處乎不淫之度郭云止於所受之分而藏乎无端之紀郭云冥然與變化日新遊乎萬物之所

終始郭云終始者物之極壹其性郭云飾養其氣郭云不以合其德案黃帝篇合作舍以通乎物之所造成云物之

也既一性合德與物相應故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隙物奚自入焉外患不夫醉者之墜車雖疾

能達至道之原通自然之本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隙物奚自入焉外患不夫醉者之墜車雖疾

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選

物而不懼釋文音恬爾雅云選忤也郭注云謂干觸情懼也盧云今本作選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

之能傷也引列子畢復讎者不折鑊干鑊邪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无攻戰之亂无殺戮之

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郭云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者知之用開天者德生郭云性動

當足則忘餘開人者賊生郭云知用者從感而求不厭其天不忽於人常守天德不厭天也民幾乎以其

真幾近也成云率土盡真蒼生無偽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偻者承蜩猶掇之也成云痾偻者人曲腰之貌承蜩以竿取蟬掇拾也郭慶藩

並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司馬云五六月黏蟬時也累

累丸案黃帝篇偻作樓借字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蓋所失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

株拘釋文厥本或作概案斷木為代也株木根也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郭云不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

而唯蝸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蝸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黃帝

驚疑作疑是也下文津人操舟若神見者驚猶鬼神及器之所以疑神並與此疑於神同意其拘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成云淵名在宋國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

善浮水者數習則能黃帝黃帝篇善上有能游者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沒人能沒水者雖向未見舟入舟便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黃帝篇善上有能游者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

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無覆溺之懼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郭云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卻退於坂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

得入其舍黃帝篇萬下有物字是也覆卻萬物句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句俞云方並也方之本而不暇宣云神定則隨在暇豫以瓦注者巧李云注擊也成云用瓦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既心無矜惜故

憚成云以鈎帶賭者其物稍貴恐不中故以黃金注者殫釋文一作殫說文殫督也元嘉本作昏案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釋文崔本作周威公竈俞云史記西周桓公之子威公名不傳崔本可補史闕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司馬云學養生之道吾子與祝腎

游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倚門庭成云拔篲掃帚也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无讓寡人願聞之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于然行矣案意謂謹持其終威公曰何謂也

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

之蘇輿云此言不戒畏塗有張毅者高門懸薄宣云高門大家縣簾薄以蔽門小家也无不走也呂覽必己篇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聚

居衆無不趨高注過之必趨淮南人

問訓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斷徒馬圍皆與抗禮然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不終其壽內熱而死俞云走是趨之壞字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

死此言勞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无入而藏无出而陽宣云恐其過靜過動柴立其中央宣云如槁木之無心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宣云可夫

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蘇與云取祗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郭云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

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菑曰成云祝祝史元端衣冠笑圍也未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釋文云養也為菑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

錯置也又為司馬云膝猶蒙也為菑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讀皆相附此作膝聲義亦同也楯讀為輶亦載輶車也輶謂之輶車雜記謂之輶或作輶或作輶輶讀為輶亦載輶車也輶謂之輶車雜記謂之輶或作輶或作輶

中釋文一說僂當作羹力久反謂殯於菑塗羹翬之中王念孫云聚僂輶車飾也衆飾所聚故曰聚其形論中高而四下故言僂也釋名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柳聚也衆飾所聚亦其形僂也檀弓設羹翬荀子禮翬柳篋僂僂並字異而義同則為之患也不願後為菑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菑者何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无所見公反諛詒為病數日不出釋文於代反郭音熙詒土代反郭音怡李音臺云諛詒失魂魄也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司馬云皇姓告敖字夫忿瀆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李云忿滿也瀆結聚也精神有逆則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李云陽散

陰凝故怒陰發陽伏故忘也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李云上不和則陰陽爭而攻心精神主故病也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

竈有髻釋文司馬本作沈有漏云沈水汙泥也漏神名髻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成云門戶內糞壤之中其間有鬼名曰雷霆東北方之下

者倍阿鮭龍躍之釋文龍音龍司馬云倍阿神名鮭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司馬云泆陽

作狗頭一亦有罔象司馬本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黑丘有宰釋文本又作莘司馬云山有夔成云如野

有彷徨釋文本亦作方皇狀如蛇兩頭五采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

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驪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

者也釋文朱冠司馬本作俞冠云俞國之冠也其制似螺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郭云此言憂來而累生者不

紀消子為王養鬪雞釋文紀消人姓名一本作消列子黃帝篇作周宣王十日而問雞已乎黃帝篇雞下有可鬪二字此奪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

張注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李云應嚮顧景行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張注常求敵而必己之勝十日又

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張注彼命敵而我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宣云精異雞無敢應者反

走矣郭云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况自全乎案黃帝篇矣作耳

孔子觀於呂梁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縣西有此縣絕世謂之黃梁淮南子曰古者龍門

晉宋國彭城縣水三千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有

患而自沈使弟子並流而拯之竝傍同黃帝篇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黃帝篇孔子從而問焉曰

作棠行

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司馬云

如磨齊也。郭慶藩云。齊物之中央。漢書郊祀志。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蘇林注。當天中央。齊也。王念孫云。人臍居腹之中。故謂之臍。臍者齊也。宣云。水漩入處似臍。案黃帝篇作齋。誤。與汨偕出。司馬

云。汨。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郭云。任水。涌波。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郭云。任水。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

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郭云。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梓慶削木爲鐻。李云。魯大匠。梓。官名。慶名。俞云。左襄四年傳。匠。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

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李云。氣耗則心動。必齊以

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宣云。忘利。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忘名。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

釋文。輒然。不動。當是時也。无公朝。宣云。忘勢。若非。其巧專而外骨消。釋文。骨本亦作滑。成云。滑。亂

貌。宣云。忘我。山林。觀天性。宣云。察木。形軀至矣。木質。然後成。見鐻。全鐻在目。然後加手焉。從而。不然而已。否則以

天合天。以吾之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神。乖其性。則心勞自拙。然後加手焉。從而。不然而已。否則以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荀子哀公篇。作東。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如繩直。莊公以爲文弗過也。司馬云。謂過

即詩云。執。使之鈎百而反。曲。成云。任馬旋回。如鈎之。顏闔遇之。則魯定公是也。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

不應。宣云。密。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無物不然。



工倕旋而蓋規矩宣云蓋猶過也謂掩過之至也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成云手隨物化因物故其靈

臺一而不桎宣云靈臺神舍也神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

會之適也內不變志外不從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本性適而無往不適者是自適其適不

有孫休者成云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李云扁姓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

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賓擯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惡音烏不解扁子曰子獨不聞

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隨身體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芒然無知貌逍遙乎无事之業是

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宣云率性而不恃能長物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也炫已以表異於人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而爾无中道夭於孽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

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

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

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

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

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釋文委蛇李云大鳥吞蛇司馬云委蛇泥鱸俞云

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游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文亦當云食之

以鱸鱖委蛇而處傳寫有闕文耳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文則平陸而已矣文義相屬若無而處二字下

句便不  
貫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李云：款，空。啓，開也。如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駮以車馬，樂鷓以鐘鼓也。彼又奚能無驚乎哉？郭云：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外篇山木第二十 蘇與云：此亦莊徒所記，旨同於人問世處濁世避患害之術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无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

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釋文：夫子，謂莊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釋文：烹，彭反。烹也。王念

子爲殺雁饗之。據此，烹當作亨，卽饗也。古書享作饗，烹亦作亨。故釋文誤讀爲烹。今本遂改亨爲烹，因元文作亨，故陸音善彭反。若作烹，則無須音注矣。案雁卽鵝，說文：鵝，雁也。豎子請曰：「其一

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

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宣云：處世亦可謂近似，然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心乎道德，則不必言材與不材矣。无譽无訾，成云：訾，毀也。一龍一蛇，

或龍見，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爲。成云：何肯偏滯。一上一下，以和爲量。俞云：此本作一下，上一下，上與量爲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古書往往

倒文協韻。後人不知而誤改者，而專爲一物。一上一下，以和爲量。俞云：此本作一下，上一下，上與量爲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韻矣。古書往往

甚多。此與秋水篇无東无西同。浮游乎萬物之祖，宣云：未始有物之先。物物而不物於物，視外物爲世之一物，而我

胡可得而累邪？此黃帝神農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人倫之相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有合則成，有離

毀，廉則挫。有廉隅則被挫傷。釋文：亦尊則議。俄字或以議爲之，或以儀爲之，或以義爲之。管子法禁篇：法

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有爲則虧，賢則謀，成云：賢以志不肖則欺。事如此。胡可得而必乎哉？不能悲

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釋文鄉如字亦音許亮反

市南宜僚見魯侯釋文左傳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俞云淮南主術訓高注宜遼姓也名熊疑名姓字互誤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

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與離居釋文崔本無離字俞云崔本是也呂覽慎人篇胼胝不居高注訓居

爲止無須與居者無須與止也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

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隱約潛藏也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司馬云胥須也蘇與云且當作且案狐豹求食

何必待旦蘇說是也成云旦明也則字訛已久宣云疏遠也言獸雖潛藏猶且須遠於江湖無入之地而求飲食此其處所一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

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

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

猖狂妄行成云猖狂無心妄行混跡也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郭云言可終始處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无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司馬云無倨傲其形无留居司馬云無留安其居以爲舟

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爲鄰吾无糧我无食釋文我一本作餓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

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郭云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宣

獨往深造如此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宣云人君自此遠矣郭云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故有人者累郭云有之以爲己私也見有於人者

憂郭云爲人所役用也故堯非有人宣云有天非見有於人也宣云忘帝力於何有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

大莫之國。大莫猶廣莫。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釋文：憚爾。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

歛之。其口。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

實。以此。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斂蓋謂募施。為壇乎國門之外。宣云：為壇而登。三月而成。上下之縣。司馬

音備。為縣而聲高下。宣云：時不久而斂之多。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俞云：慶忌疑周之王子。奢曰：一之間。无敢設

也。心在一鐘之間。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末俗彫琢之後。宜反。侗乎其无識。釋文：侗無知貌。案言

儻乎其怠疑。儻乎無所向如怠。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萃聚也。芒不辨也。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聽人從

其彊梁。從讀曰繼。不隨其曲。傅者隨之本。或作傳。張戀反。因其自窮。昭勉自盡者。因之。郭嵩燾云：如左

為賦斂。而聽民之自致。故曰：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如未挫人。而況有大塗者乎。況處天下大通之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李云：大公大夫稱。任其名。俞云：廣韻一東。公字注。曰：子

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宣云：嘗試也。言不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意其為鳥

也。紛紛猗猗。釋文：猗音紛。猗音秩。司馬云：舒遲貌。一云：飛不高貌。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李云：不敢獨棲。迫脅在衆鳥中。進

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王念孫云：緒餘也。讓王篇：其緒餘以是故其行列不斥。蘇

云：言為衆鳥所容。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郭云：才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

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三語已見達生篇。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成云大成之人即老子也。自伐者无功也。伐夸功

成者墮名成者虧。郭云恃功名已成者未之嘗全。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宣云反道流而不明居而不顯然居天下

得行而不名處。得猶德也德行而不自名自處。純純常常。宣云純一其心平常其行。乃比於狂。成云既不矜飾更類於狂人。削迹捐勢不為功名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語見秋水篇。子何喜哉。何太自喜。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杼粟。不取美服珍味。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雎曰。釋文雎音月又作雎音子俞云疑即大宗師之子桑月。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

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李云假國名。林回棄千金之璧負

赤子而趨。林回人姓名即假人之亡者國亡民散負子而逃。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財貨。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彼謂璧。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

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

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宣云言非天屬。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

前。宣云無可挹取於前。其愛益加進。真意相感。異日桑雎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釋文真司馬本作直云泠曉也泠或為命王引之云直當為囷囷籀文乃

字形似直故訛作直。又訛作真。真冷禹當為乃命禹也。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成云緣順也形必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

於物則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宣云天然真率何求於禮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宣云又何求於外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麋係履。而過魏王。司馬云：麋帶也。王、惠王。郭嵩燾云：帶之名。麋別無證據。正帶係其履而係之。履無絢。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係之以麻，故曰憊。

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宣云：非。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成云：攬，把捉。蔓，猶把捉。而王長其

間。王長，猶言自大。雖羿蓬蒙不能眇睨也。李云：眇，或作睇。案言不能害之。及其得柎棘枳枸之閒也。成云：並有刺之惡木。危行側視，振動悼

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憊，奚可得邪？此

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處亂世不安於德，必遭戮辱。比干之見剖心，其明徵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森氏之風。森氏，即森氏。已見天運篇。有其具而无其數。宣

有枝擊木。而無節奏。有其聲而无宮角。宣云：有歌聲。而無音律。木聲與人聲，犖然有當於人心。宣云：犖然，猶釋然也。犖，田者。其土釋然也。顏回端拱

還日而窺之。還日，還目。還目，還目。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造，至也。自廣而至於自大，自愛而至於自傷，皆非所以處窮。曰：回，无受天

損易。郭云：唯安。之故易。无受人益難。成云：儘來而無難。无始而非卒也。郭云：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

郭云：皆自然。夫今之歌者，其誰乎？郭云：任我。非我也。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溺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

行也。運物之泄也。飢渴也。寒暑也。窮困桎梏而不行也。皆天地之行。而運動萬物之所發見也。司馬云：泄，發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宣云：惟順化與為

人臣者，不敢去之。宣云：臣受命。命理不敢逃。逃，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順受以待天，則損不能損矣。故曰：易。何謂无受人益

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宣云：始用初達也。初達，初達。時即四達而無不利。爵祿並至而不窮。宣云：人益如此。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利於己性分

無與吾命有在外者也。宣云此吾氣數之命。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宣云虛叨爵祿，無異盜竊。此君子賢人所

不為吾獨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鶉鷓，釋文：知音智，或曰鶉鷓燕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見不宜處者不待回翔也。雖落其實

棄之而走，亦不收取，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也。成云襲入也。案其畏人，社稷存焉爾。徒以所託在此，無異國

君子居人國，亦當知社稷存焉，盡心所事，至爵祿之益，我性不加當，思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知之者，鮮故曰難。何謂无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

禮之者，而不知誰為禪代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非卒。正而待之而已耳。守正而俟，何謂天與

人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宣云：人與天皆天。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宣云：人或不能全有其天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宣云：天者日逝而不停，聖人安然體其日逝者而終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司馬云：雕陵名樊，藩也。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王念孫云：運與廣對文，廣

猶言目大徑寸耳。越語：廣運百里，章注：東西為廣，南北為運，是運為從也。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成云：感，感也。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不飛去

目大不覩，類人蹇裳躓步，執彈而畱之。司馬云：躓，疾行，留，伺便也。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據葉

若執之，然見得而忘其形。忘形之為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宣云：失其真性。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

者，恆相為累，二類相召也。宣云：蟬召螳螂，螳螂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諱之。成云：虞人，掌栗園者。疑

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坐庭中三月。王念孫云：下文言頃間，則三日是也。如司

不快也，甚不逞，甚不快也，逞字古。蘭且從而問之。司馬云：莊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

忘身守物形而忘己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知物類之逐利而不悟己之當避嫌。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成云：夫子謂老聃言俗有。樂令從樂令從。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與蟬類。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與鵲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也。戮，辱也。吾

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司馬云：陽子，楊朱。案宿於逆旅。逆旅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自美而驕亢。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自惡而卑下。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

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二行去聲。安往而不愛哉。

外篇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雞。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无

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成云：稱說言。道類當於理。故无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无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

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俞云：淮南淑真訓：虛室

貌而天心，古以緣而葆真。俞云：緣，順也。順而葆清而容物。清而不刻，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曠然

虛屬下，讓非。无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成云：儻然，自失貌。召前立臣。前侍立共而語之曰：

遠矣。全德之君子，謂順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

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直，特也。司馬云：土梗，土人也。遭雨則壞。夫魏真爲我累耳。郭云：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



溫伯雪子適齊。成云：姓溫，名伯，字雪子。楚之懷道人。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

義而陋於知人心。成云：陋，拙也。宣云：習於末學而昧於本體。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

斲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斲，求也。振，我。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

見之客也。蘇輿云：之，客猶是客。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

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成云：擊跪揖讓前卻方。遠近尊卑自有情。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

成云：匡諫我。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似父之教子。遠近尊卑自有情。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

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宣云：目觸之而知道，在其身復何所容其

邪。言說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釋文：瞠，直視貌。夫子

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

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成云：不言而信，為衆所信。不比而周。不與人親比，而情意自然周備。无器

而民滔乎前。釋文：謂無人君之器，而民滔聚其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詞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

亦次之。宣云：心死則滯於迹，不能與造。化同體，其可哀甚於人死也。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宣云：以日喻化宰。萬物莫不比方。宣云：從日為方向。有目

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待晝是出則存，是入則亡。日出則有世事，日入則無世事。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宣

待造化之往來爲生死。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語又見齊物論。彼化作亡。效物而動。物動而我亦。日夜无隙。而

不知其所終。日夜代嬪。初無間隙。薰然其成形。自動貌。薰然。知命不能規乎其前。能豫規乎其前。不丘以是

日徂。惟覺日。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雖吾汝終身相與。不啻把一臂而失之。言其暫也。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言

殆止見乎。吾所以盡矣。彼所著者。已盡爲陳迹矣。而女求之以爲有。而汝執之以爲是。求馬於唐肆也。李唐亭

見也。如言辯之迹。彼已盡矣。盡爲陳迹矣。而女求之以爲有。而汝執之以爲是。求馬於唐肆也。李唐亭

中路肆市肆也。馬豈停於唐肆而求之。於是哉。因回以馬喻。亦即馬言。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郭云。服。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

都即。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宣云。故吾去而新吾又來。無頃刻留。亦無頃刻息。則時時

成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宣云。故吾去而新吾又來。無頃刻留。亦無頃刻息。則時時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憇然似非人。釋文。憇。乃。驪。反。又。丁。立。反。同。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

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掘。同。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

初。宣云。物之初。無物之際也。遊心於無物之際。遇道之真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司馬云。辟。嘗爲女

議乎其將。嘗。試也。將。者。且。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互爲其根。兩者交通成和。而物

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執維。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夏滿冬虛。夜晦

豈明。日遷月變。新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其所窮。郭云。所謂迎之不見其

不己。故日有所爲。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其所窮。郭云。所謂迎之不見其

生方死。死方生也。非是也。且孰爲之宗。成云。若非是。虛通生化之。孔子曰。請問遊是。成云。請問遊心

必有遊是復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

有何功力也。復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

有何功力也。復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

有何功力也。復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

不疾易敷。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成云：疾，患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蠶澤大常從東從西，特小變耳。亦猶人處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此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蓋亦小耳。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李云：次，中也。郭云：知其不失。

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宣云：萬化不論真宰，得其所一而同焉。宣云：與真一合德。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亡終始，將為

晝夜而莫之能滑也。滑，亂也。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宣云：介，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隸，屬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不以變而失我之貴。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萬化無極，我亦與之為無極。夫孰足以患心？宣云：則道遙遊之矣。已為道者

解乎此？宣云：惟既履道者知之。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成云：然則古之君子誰能遺於言說

而免於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說文：井一有水，一無水，謂之澗。汜，引釋水文。郭注

之自然，涌出無所作。為唯其才之自然也。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不言修而物不遺。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

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郭云：醯雞，蠅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覆，謂有所蔽而不見。吾

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宣云：天地之大全，即萬物之所一也。

莊子見魯哀公。成云：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也。成云：方，術也。言魯地

鮮莊子無。鮮莊子無。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

屨者，知地形也。李云：句，緩佩玦者，事至而斷。成云：緩者，五色條繩穿玉玦以飾佩也。玦，決也。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

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无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

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无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

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完康浚以動人。宣云。成邑成。都師錫帝禪。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命。司馬云。受命。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宣云。此不能畫者。有一史後至者。價儻然不趨。徐音。但。李云。價。儻。舒。聞。之。貌。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司馬云。般。礴。謂箕坐也。嬴司馬云。將。畫。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郭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文王觀於臧渭水地。名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無心施餌。非持其釣。非執釣。為事。有釣者也。別有。常釣也。非。如。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父兄欲終而釋之。釋弗。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於是且

而屬之夫。司馬云。夫。夫。司。馬。云。夫。夫。曰。昔。者。寡。人。夢。郭。慶。藩。云。昔。夕。古。通。昔。者。即。夕。者。也。或。竟。作。夕。者。晏。子。春。秋。下。篇。苑。辨。物。篇。同。或為夜者。外篇。寡人夜者。聞西方有見良人。黑色而頰。良人。猶言善。乘駁馬而偏朱蹄。駁。雜。男。子。哭。是。也。畫亦作畫者。雜上篇。畫者。進膳。見良人。黑色而頰。良人。猶言善。乘駁馬而偏朱蹄。駁。雜。色。一。號。曰。號。謂。寓。而。政。於。臧。丈。人。而。汝。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謂。季。歷。命。字。下。文。先。君。之。命。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可。疑。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无。更。可。證。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可。疑。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无。更。也。典。常。偏。令。无。出。之。政。令。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不。復。植。黨。俞。云。左。宣。二。年。傳。華。元。為。樞。杜。注。也。

莊子集解 二 田子方第二十一

散其羣必先壤其植也。長官者不成德同歸於善不。黷斛不敢入於四竟釋文。黷音庚。李云。六斛四斗曰黷。案言列他處之黷。斛恐大小異式不入於竟。

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无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

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无聞。顏淵問於

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宣云。德未足。以信人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无言。夫文王盡之也。郭云。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

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成云。循順也。斯須猶須臾。郭云。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衆情也。

列御寇為伯昏无人射。列子。黃帝篇。无作。管引之。盈貫。司馬云。貫。鑄也。案。張湛注。盡弦窮鑄。措杯水其肘上。郭云。左手如拒石。右手如

知。故可措。發之。適矢復沓。成云。沓。重也。案。適。黃帝篇。作。鑄。字。同。方。矢。復。寓。方。沓。矢。復。寄。當。是。時。猶。象。人。也。

凝然不動。猶木土偶人。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張注。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不射。當與汝登

高山。嘗。試。也。黃。帝。篇。誤。當。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汝。能。以。不。射。者。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

巡。足二分垂在外。成云。仍背淵卻行。足垂二分在外。空。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

天下。潛黃泉。郭慶藩云。潛與闕對文。揮斥八極。神氣不變。猶縱放也。今汝恍然有恂目之志。釋文。爾雅。恂。胸音苟。案。張注。引何承天。纂云。吳人呼瞬目。爾於中也殆矣。夫。所喪多矣。

為恂。字疑作胸。目謂心懼而目眩也。爾於中也殆矣。夫。所喪多矣。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无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成云。栩栩。歡暢。

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

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宣云。不知可貴者。其在彼也。亡乎我。宣云。若在令尹。與我無與。在我也。亡乎彼。宣云。若在我。方將躊躇。方將四顧。養生主篇。亦云。爲之躊躇滿志。何暇至于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者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成云。智人不得辨說。不能劫。剝三皇五帝。何足交友也。五。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己。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成云。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宣云。貧賤不得而病。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神明充滿天地。盡以濟人而已。愈有也。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釋文。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案左傳。凡。周公之後也。隱言凡亡者三人也。郭注非。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卷六

外篇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元水之上。登隱弇之丘。釋文。弇音紛。李云。隱出弇起丘貌。而適遭无爲謂焉。成云。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也。汝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居處服習。何從何道。則得道。從隨從。三問而无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宣云。本無名言。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丘。而覩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

屈也。此狂屈曰。唉。釋文云。李音。應聲。予知之。將語若。汝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

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宣云。皆言自。然乃合道也。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

彼與彼不知也。無為謂。與狂屈。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成云。引老。子經為證。道不可致。郭云。道在自。然非可言致。德不可至。郭云。不失德。故稱。德則不至也。仁可為也。義

可虧也。為仁可也。虧仁。以為義亦可也。禮相偽也。禮文。而偽。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

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郭云。損。華偽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為。无為而无不為也。郭云。華去而朴。全則雖為而非。

為也。成云。引老。經重明其旨。今已為物也。宣云。朴。散為器。欲復歸根。宣云。欲。反於道。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

生之始。孰知其紀。宣云。死生。循環無窮。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宣云。死生。為一氣。吾又何患。故

萬物一也。宣云。萬物之生。死總一氣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宣云。以生為神奇而美。以死為臭腐而惡之。臭腐復化為神

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郭云。死生。彼我豈殊哉。聖人故貴一。宣云。以上。皆言道也。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為謂

无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

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宣云。近。於無知。予與

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宣云。道本。不容言。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宣云。無為謂。終於無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宣云。利及萬。物不言。所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宣云。氣候明。不須擬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宣云。各有成性。不煩詞說。聖

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原本也。以覆載爲心。其本原與天地同。又萬物各有生成之理。因而達之。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

地之謂也以天地爲法。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上彼彼天地。下彼彼物。姚本今作舍云。從劉得一本改。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物

變異莫知根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扁然猶翩然自古。今作舍云。從劉得一本改。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宣云。大無外小無間。

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成云。浮沈升降。新新相續。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待爲之。惛然若亡而存。成云。惛然如油然不形而神。油然而與不見。降。新新相續。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待爲之。惛然若亡而存。成云。惛然如油

然不形而神油然而與不見。降。新新相續。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待爲之。惛然若亡而存。成云。惛然如油

齧缺問道乎被衣釋文。被音披。木亦作披。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宣云。體靜神凝。攝汝知一汝度神將

來舍俞云。淮南道德篇。文子道原篇。並作正汝度。此文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德在身故。汝瞳焉。如新出

之犢而无求其故成云。瞳焉。無知直視之貌。案初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釋文。體向所

以寐耳。受道速生之犢。天性純一。故以爲況。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釋文。體向所

故被衣喜也。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成云。楚同槁木之骸。案徐無鬼篇。亦作槁骸。齊物論。作槁木。真其

實知不以故自持郭云。與變俱也。媒媒晦晦。釋文。媒音妹。案无心而不可與謀。宣云。彼既無心。彼何人哉。郭云。獨

舜問乎丞曰李云。丞。舜師。一云。古有四輔。前疑後丞。蓋官名。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

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俞云。齊策高注。委付也。左成二年傳。杜注。委。屬也。天地之委形。謂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下同。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

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他之委蛻也宣云。形相禪。故曰蛻。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

所持。食不知所味一生之中。行則有往。而究不知所往。處則有味。而究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宣云。就氣之健。動言之。又胡可得



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釋文。瀹音藥。成云。疏瀹猶洒濯。澡雪而精神。成云。澡雪猶精潔。

搯擊而知。釋文。知音智。成云。打破聖智。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崖猶邊際也。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

有倫序之事皆自無形生之。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宣云。本。宣云。本。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獸。八竅者卵生。禽。其

來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宣云。無門不知所歸。無房不知所歸。四達之皇皇也。通溥博。邀於此者。無邀字。彳部微循也。即

今邀字。又曰。循行順也。然則邀亦順也。四肢彊。思慮恂達。通也。恂。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天

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郭云。此皆不得不然而也。且夫博之不必

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以。已同。成云。博讀經典。不必知真。宏辯飾詞。不必慧照。故老經云。若夫益

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保其分定。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釋文。魏。魏。魚

魏。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蘇輿云。運量萬物。猶有治

猶易資生。資始之資。此天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宣云。渾乎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稟兩間之氣。特

反於宗。終將反。其本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李云。暗音飲。醜音意。暗醜。聚氣之貌。案言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在

百年之中。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共此須臾。何分堯桀。

果蓏有理。釋文。蓏。徐力果反。宣云。木實。草實。種類不亂。各有倫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之倫雖難齊。其所聖人遭之而不違。宣云。順應。

過之而不守與爲推移調而應之德也調和而應之偶而應之道也偶然無心而應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郭

而已如斯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釋文本亦作忽然而已爲時甚暫注然勃然莫不出焉宣云興起而生油然漻然莫不

入焉釋文漻音流宣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宣云對死者曰生解其天殺墮其天裘釋

毀字林云弓衣也墮許規反成云裘紛乎宛乎成云紛綸宛轉魂魄將往逝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束囊也案喻形骸束縛死則解墮成云紛綸宛轉魂魄將往逝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不形之形宣云不形者形之所自出形之不形宣云形者形之所爲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宣云非將至於

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成云彼至聖之人忘言得理故無明見无值雖明見之辯不若默道

不可聞聞不若塞塞不如此之謂大得成云能知此意可謂深得於大理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郭云欲令莊

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

問也固不足質成云質實也固答子正獲之間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李云正亭卒也獲其名也監市

豨履其股脚豨難肥處故知豨肥耳問道亦況下賤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言汝莫期必道在何處至道若

是大言亦然成云至道理周徧成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徧成三嘗相與游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

論无所終窮乎宣云遊心於虛際則見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郭慶藩云漢亦清也釋詁調

而開乎。和調而開逸也。寥已吾志。寥然虛寂。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本無所往而已。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去而復來。

而又不知其所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終往來。彷徨乎馮闕。郭云馮闕者虛廓之謂。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智者入焉。恣物物者。與物无際。物物者道也。物在即無涯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特謂之物際耳。鳥可言變化之所如。

道不際之際。見於物際。而際之不際者也。見於物際。而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

彼彼道也。成云富貴為盈。貧賤為虛。老病為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成云終始為本末。生來為積。死去為散。

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參戶而入。釋文麥音奢。開也。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上言隱几。此隱几二字衍。故呼曰天。釋文訛。郭音。

但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成云狂言猶至言也。非世人。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宣

人弇其名。宣云。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郭云言體道者。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宣

今謂神農析秋豪之端為萬分。猶未得處一極言其少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宣云知。又況夫體道者乎。宣云道本无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不能明道。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郭云冥冥而猶非。

於是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乎无為。无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成云貴為帝王。賤為僕隸。約聚。

為生。分散。死數。乃無極。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之猶。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

死數。乃無極。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之猶。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

死數。乃無極。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之猶。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

死數。乃無極。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之猶。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

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釋文崔本中作叩。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

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无形乎。道不

當名。上云。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知形形之不形。則知道不當指名也。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問道。問者亦未

是道。无問。問无應。郭云。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本無可問而強問。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內也。無可應而

外也。故曰。無內。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不知事理在六合。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

乎太虛。何以超崑崙而遊太虛乎。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俞云。淮南道應訓。此句上有无有弗。而孰視其狀貌。

孰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

而未能无无也。宣云。有曜無實。是能有無。及為无有矣。何從至此哉。宣云。及為無而猶未免於有。

大馬之捶鉤者。成云。捶。大馬。楚之大司馬。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司馬郭云。拈捶鉤。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

曰。臣有守也。王念孫云。守。即道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證。道字古讀若守。故

音而刪之。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蘇輿云。此即不以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

長得其用。成云。所以至老。長得捶鉤之用者。而況乎无不用者乎。不用善矣。乃並此不用。物孰不資焉。故

物皆資其用也。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郭云。言天埤常存。乃無未有之時。再求失問而退。成云。失其問意。明日

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郭云。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不神者。迹象也。滯於迹象。故復求解悟。无古无

今。无始无終。皆一氣之化。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宣云。子孫可自無而有。而無而有乎。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成云。

未對之間。仲尼止令無應。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者自死。其生也非以生。此死者也。死者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死

不相待。各有成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之者。猶物物者非物。物物者道也。物出不得先物也。不得先物。猶其有物也。猶然萬物。猶其有物也。无已。猶然萬物皆有。而且至於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聖

以愛人為心。終無窮已者。亦取法天地之道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成云。將。送也。聖人如鏡。不送不迎。回敢問其遊。宣云。遊。心何處。仲尼曰。

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宣云。與物偕逝。天君不動。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凝滯於物。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郭云。常無

化。惟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化。成云。安。任也。聖人無心。隨物安與之相靡。任與之相靡。順也。案

物相順。而亦各止。其分彼我無損。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世愈降。則所處愈隘。君子之人。若儒墨

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釋文。驚。子兮反。和也。郭云。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聖

人處物不傷物。宣云。無心是非。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將迎亦可。山林與。臯壤

心是非。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將迎亦可。山林與。臯壤

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平原壤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成云：情隨事遷，哀樂不足計也。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郭云：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耳。案爲外物客舍也。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遇有窮，知不能所不能。知以不能爲能，而不能以不能爲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宣云：知不能無涯，則有所不能，此人之常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測以冀盡，知盡能，豈不亦悲哉？成云：愚惑之甚。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成云：至理之言無言可說，則淺矣。宣云：必欲以知之所知，齊之使皆無不知，豈見道者之爲哉。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司馬云：役，學徒弟子。有庚桑楚者。俞云：列子仲尼篇：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張湛注：音庚桑，賈逵、姓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爲七族。然則庚桑子吳人與。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李云：畏壘，山名也。或在梁州。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敬愛庚桑，願爲臣妾，然其中有畫然好明察爲知者，擁腫之與居。司馬云：擁腫，醜貌。鞅掌之爲使，鞅掌，勞苦。居三年，畏壘大壤。釋文：壤，本亦作穰，廣雅：豐也。盧云：列子天瑞篇亦以壤爲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然，驚貌。今吾日計之而不足，向云：無旦夕小利也。歲計之而有餘。向云：順時而大穰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尸，主也。言欲奉以爲君。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語又見齊物論。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俞云：得字疑涉下文，而此文正秋而萬寶成，文義已足，不必加得字。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釋文：天作大案，時與道爲運行，有得而不覺也。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宣云：隱居不耀。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宣云：宣

如相忘於天地。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郭云不欲為物標杓。吾是以不釋於老聃

之言。成云老子云功成弗居長而不宰楚既處稟師訓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鮪為之制。成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鯢小魚。釋文訓折也。謂小魚得曲折也。案制折古通用。用字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釋文六尺為步七尺曰仞廣一步高

一仞也。崔丘為善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利祿先。自古堯舜以然。以已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

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李云函獸大容車。介而離山。命云方言獸無偶曰介。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碣而

失水。釋文碣徒浪反謂碣溢而失水也。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郭云去利遠害乃全。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

不厭深眇而已矣。與物同。且夫二子者。堯舜謂上。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宣云凡事分辯如尊賢授能先善與利之為。將妄鑿

垣牆而殖蓬蒿也。郭云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簡髮而櫛。成云簡擇。數米而炊。言其瑣屑。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

民相軋。軋相傾也。任知則民相盜。宣云盜詐也。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釋文殺

又作弑。正晝為盜。日中穴隙。釋文向音裴云隙牆也言無所畏忌。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

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語又見徐无鬼篇。南榮趺蹙然正坐曰。釋文趺昌于反向音疇李云庚桑弟子人表作疇淮南作疇盧云今淮南作疇

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惡音烏成云惡託何學方逮斯言。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俞云釋名抱

也。是抱保義通抱。汝生即保汝生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矣。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

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

形同用異形之與形亦辟矣。郭嵩燾云禮記大學注辟猶喻也言形之與物或閒之邪物欲欲相求而不能相得故疑或問隔之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釋文崔向云僅

於心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引古奔蜂不能化蒼蠅司馬云奔蜂小蜂也一云土蜂蒼蠅豆蔻中大青蟲也

越雞不能伏鵲卵魯雞固能矣。釋文向云越雞小雞或云荆雞魯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有不能

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釋文

羸儻也齊楚陳宋之間謂之羸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

後懼然猶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

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郭嵩燾云左襄四年傳杜注短小曰朱儒朱愚蓋智術短小之謂蘇輿云案朱愚猶顯愚朱顯雙聲字知乎反愁我軀不仁

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

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已得汝心今汝又言而信之言驗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李云規

貌揭竿而求諸海也。向云言以短小之物欲測深大之域女亡人哉宣云如流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憐哉宣

失其所歸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宣云召清虛去物欲十日自愁宣云未即能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

濯邊熟哉鬱鬱乎宣云如熱物之氣蒸鬱於中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宣云所惡未盡去夫外護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

內護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釋文護音獲李云護縛也向云捷閉也案此言外護者耳目為物所縛不可

以其繁擾而捉搯之將必內閉其心以息耳目之紛內護者心思為欲所縛



不可以其繆亂而提搯之。將必外內韞者。道德不能持。若外內物欲膠縛者。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向云。放

南榮趺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問病者。即若趺之聞大道。譬猶飲

藥以加病也。趺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經。常也。宣云。且求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成云。守真能勿失

乎。成云。還乎。自得也。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王念孫云。吉凶當為凶吉。一失吉為韻。管子心術篇。能一乎。能

能止乎。成云。不逐分。外。能已乎。成云。已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成云。舍棄效彼之道。能儻然乎。成云。往來能侗然乎。

宣云。能兒子乎。宣云。元氣自然。兒子終日嗥而唵。和之至也。釋文。嗥。本又作號。司馬云。嗥。咽也。嗥。於邁反。本

俞云。作嗥是也。老子終日號而不嗥。傳奕本作歎。即嗥之異文。楊子太元經。夷次三日。終日握而手不挽。

共其德也。釋文。廣雅云。挽。捉也。宣云。共。同。拱。案。赤子終日。終日視而目不曠。釋文。曠。字又作

於外。視猶不視。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與物。順行。而同其波。赤子之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

趺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問此。即至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釋胸中之言。是特所謂解夫至

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俞云。徐無鬼篇曰。吾與之遊樂於天。吾與之遊食於地。與此文異義同。

食邀樂。語意相似。作邀者。後起字。作交者。假借字。詩。不以人物利害相攬。釋文。廣雅不相與為怪。不

相與為謀。同。不相與為事。交。不儻然而往。侗然而來。解具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已。造曰。未

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矣。二語見齊物論

又見徐无鬼知

北遊二篇。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釋文：惡音烏。郭云：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木作骸。若至道不外上所云，但有心以此爲至，即非道矣。老子所以奪之。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郭云：德宇泰然而定，則其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宣云：自人視人，有修者，乃今有恆。定恆純常也。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來依止，人之所舍，謂之天民。而尊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宣云：三者皆不知止，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成云：所不能知者，不強知之，此學之至妙。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成云：若不以分內爲

備物以將形。具衆理以順形。藏不虞以生心。宣云：退藏於不思，敬中以達彼，敬慎其內，智若是而萬惡至者。宣云：患成云：若文王之拘，我致之，不足以滑成。我之大成，不可內於靈臺。之心。郭云：靈臺，心

也。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心不可動於物，貴能持之，但當自而不當。未見其誠身而妄發，雖發必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成云：業，事也。案外事入擾於心，而不舍去，雖更變而亦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郭云：幽顯無愧於心，故獨行而不懼。

券內者行乎无名。宣云：券，契也。得契合乎內，成云：無名，道也。履道者，雖行而無名迹。券外者志乎期費。俞云：荀子書每用綦字。王霸篇：楊

契費謂財用案券外者志乎期費言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平常而有光輝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與賈人何異人見

其跛猶之魁然比之於市魁然

與物窮者物入焉郭注窮謂終始宣云我與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之粉穀且于差韓詩且

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為苟且單言為且上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郭云盡兵莫憚於志鏘鏘為

文終始是窮極之義苟且與窮極義正相反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成云寇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郭云

下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憚慘毒莫甚於心而兵次之

氣則陰陽微俗作微結於五道通其分也宣云凡分必有畛域道無其成也毀也此有所成則彼有所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分皆

故惡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其備有者仍求故出而不反見其鬼情識外馳而不知出而得是謂得死

外馳而遂有得彼自以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其性既滅雖有形骸之實自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人

為得也不知是得死耳

形質當作無形質觀則天君泰定矣出入無本道之流行入无竅道之斂藏有實而无乎處道有實在而有長而无乎本剽釋文剽本亦作標崔

揚者謂之標故以訓末言道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有實而无乎處者字也有所出而無竅隙者自非無

之源流甚長而不見其本末雖有長而不見本末者以古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人物有生

乎四方也有長而无本剽者宙也往今來之宙為之本末也郭云以有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郭云天門者萬物之都名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郭云以有不能



舉而用則我是賢名也。棄而不用則我是庸愚也。微而達則我為榮名也。窮而在下則我為恥辱也。微

遺遙遊篇言。蜩與鸞鳩笑大鵬是二蟲同。躐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鶖。釋文。躐。女展反。廣雅云。履也。兄則以

一無知也。今人如此。不與二蟲等。謂乎。大親則已矣。詞費。宣云。可知道以相忘為至也。不復。故曰。至禮有不人。郭云。視

至義不物。郭云。若得其宜。至知不謀。成云。率。至仁無親。郭云。辟之五藏。未曾。至信辟金。宣云。不須。以金為質。

徹志之勃。宣云。微毀。解心之繆。成云。繆。去德之累。達道之塞也。達通。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威。勃志也。容動色

理氣意。六者繆心也。容。貌。動作。顏色。詞。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知音。此

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郭云。盪。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道者德之欽也。道無可見。見其德之流行。則共仰。生者德之光也。成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性者生之

質也。成云。質本也。自然。性之動謂之為。郭云。以性自動。故稱為為之偽。謂之失。成云。感物而動。性之欲。偽

知者接也。接物而知。知者謨也。知音。智。謀也。見事。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一方故不能徧。是以用智而

偏。不知。寂照。動以不得已之謂德。乃見盛德。動无非我之謂治。舍我逐物。則名相反。而實相順也。驚名則偽。而亂。終至

不終無。不順。動以不得已之謂德。乃見盛德。動无非我之謂治。舍我逐物。則名相反。而實相順也。驚名則偽。而亂。終至

羿工乎中微。而拙於使人无己譽。中微。則人譽已。是工拙常。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郭云。任其自然。天夫

不終無。不順。動以不得已之謂德。乃見盛德。動无非我之謂治。舍我逐物。則名相反。而實相順也。驚名則偽。而亂。終至

工乎天而佞乎人者。唯全人能之。釋文：佞音良。成云：佞善也。全人謂伏羲以上。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成云：鳥飛也。蛛網蟧丸能天也。皆稟之造物。豈案聖人謂堯舜以下。全人謂伏羲以上。唯蟲能蟲。唯蟲能天。獸走能蟲。仿效之所能致。案言蟲之能亦不齊。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惡人之天耳。謂已不順性而使天下皆從已。則更非矣。

一雀適羿。適遇羿必得之威也。成云：所獲者少。所逃者多。以威御世。其義亦爾。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制圍故以天下爲之

籠。則雀無逃處。是知以威取物。深乖大造。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胞同庖。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

公。二事皆孟子所斥。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无有也。

介者侈畫外非譽也。郭云：介則也。崔云：侈畫不拘法度也。俞云：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侈自放縱也。與此侈

人既則足。不自顧惜。非譽皆所不計。故不拘法度。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胥靡。魯人。傳說胥靡是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本傳文。餽蓋

齋云。說文。齋。失氣言也。諸言齋。謂人語言。懼伏以下我。以物與人曰餽。以言語餽人亦曰餽。不

餽。謂不報謝。外非譽。遺死生。忘己者也。復謂不餽。忘人者也。案復謂不餽。諸解皆非。郭說爲近。下文所謂

敬之而不喜也。此處疑有奪文。不敢強說。忘人。因以爲天人矣。能忘人。卽可以爲天。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

和者爲然。成云：忘和者爲然。其逆順。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於人所怒之事。而我不怒。則有時而怒。仍自出爲无爲。則爲出於无爲矣。

出於人所爲之地。而我不爲。則有時而爲。仍自無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郭云：平氣則靜。理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郭云：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成云：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求無爲於恍惚之外哉。

雜篇 徐无鬼第二十四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釋文：徐无鬼，魏隱士，司馬本作縉山人。徐无鬼，成云：女姓商，名魏宰臣。武侯，名擊。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

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釋文：長，丁丈反。則性命之情病

矣。情，實也。君將黜者欲擊好惡。釋文：擊，苦田反。又口，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司

云：超然，猶悵然。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嘗，試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材質下者，是狸德也。命云：廣雅釋獸：狸，猶

猶悵然。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試，下之質，執飽而止。材質下者，是狸德也。命云：廣雅釋獸：狸，猶

猶悵然。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試，下之質，執飽而止。材質下者，是狸德也。命云：廣雅釋獸：狸，猶

猶悵然。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試，下之質，執飽而止。材質下者，是狸德也。命云：廣雅釋獸：狸，猶

猶悵然。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試，下之質，執飽而止。材質下者，是狸德也。命云：廣雅釋獸：狸，猶

猶悵然。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試，下之質，執飽而止。材質下者，是狸德也。命云：廣雅釋獸：狸，猶

猶悵然。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試，下之質，執飽而止。材質下者，是狸德也。命云：廣雅釋獸：狸，猶

猶悵然。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試，下之質，執飽而止。材質下者，是狸德也。命云：廣雅釋獸：狸，猶

猶悵然。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試，下之質，執飽而止。材質下者，是狸德也。命云：廣雅釋獸：狸，猶

猶悵然。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試，下之質，執飽而止。材質下者，是狸德也。命云：廣雅釋獸：狸，猶

猶悵然。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試，下之質，執飽而止。材質下者，是狸德也。命云：廣雅釋獸：狸，猶

矣。似鄉里人也。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愈夫。逃虛空者。司馬云。故壤家處為空虛也。案謂墟旁有空處也。故下云位其空。藜藿柱乎。鼯

之。逕。其地但有鼯鼯往來徑路。藜藿森立如柱。極言其荒穢也。藜藿也。爾雅。拜商藿。郭注。商藿似藜。跟位其空。其空地。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成云。蹙

而況乎兄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李云。警。欬。喻言笑也。案。喻。武侯有狗馬之好。驟聞之。聞骨肉言笑也。久矣。夫莫以真人

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正人之言。則莫以進君側也。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一名。櫛。一名。柔。一名。采。其實謂之阜。亦謂之樣。今書傳樣皆作櫛。厭蔥韭。厭。以賓寡人。實同。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

邪。李云。干。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李云。謂善言嘉謀。徐无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

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成云。形。勞。神。倦。故慰之。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

一。宣云。天地之生人皆同。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高下貴賤也。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

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宣云。心神當不自得處。夫神者。好和而惡姦。物姦自私。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宣云。何故。自蹈此病。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可乎。偃息兵戈。是為裁制之義。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

始也。名為愛民。而實役之。是愛即害之始也。為義。偃兵。之本也。是偃即造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自名入實。

凡成美惡器也。凡欲成美名者。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雖欲成仁成義。不且形固造形。無形之形。可成。固

有伐。其名之成。則變固外戰。其事之變。則君必无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无徒驥於鏽壇之宮。李云。鶴列。謂

麗譙。樓觀名。案。徒驥。猶言步騎。鏽壇。宮名。蓋魏有此宮。麗。无藏逆於得。順得可也。毋非理。无以巧勝人。无

譙之間。鏽壇之宮。非可列兵走馬之地。喻令毋聘心兵也。无藏逆於得。妄取而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



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三者皆藏逆於得之事。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養吾私體，與吾心神。其戰不

知孰善。謂善勝之惡乎在，謂勝君若勿已矣。斯民之故，如有不巳於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在吾修已

應天地而勿有所撓擾。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如是則民已脫於死亡矣，何用偃兵。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釋文：大隗，神名。司馬云：具茨，在滎陽密縣東。今名泰隗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司馬云：昆

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成云：汝州有襄城縣，在大隗山南。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

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

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亦若此遊於襄城之野而已。又奚事焉？不必更欲多事也。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

有瞽病。釋文：瞽，莫豆反。李云：風眩貌。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司馬云：以日為車也。郭云：日出而遊，日入而息。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

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言非我事也。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

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

而已矣。見害於馬者去之，使馬得全其天也。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已見大隗矣。

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无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无凌諱之事，則不樂。俞云：禮鄉飲酒，鄭注：察，猶

察，察河上公注：察，察急且疾也。察有嚴急之意。皆囿於物者也。務自見其能也。招世之士與朝，招致世人，故以凌諱為樂。李云：凌謂相凌轢，廣雅：諱，問也。皆囿於物者也。

此務與其朝者也。中民之士榮官，此但榮其官者也。筋力之士矜難，筋力強壯，遇難則矜。勇敢之士奮患，性情勇敢，奮兵革

之士樂戰。久於兵革。以戰爲樂。枯槁之士宿名。山林枯槁。留戀名高。法律之士廣治。講求法律。思廣治術。禮教之士敬容。束身禮教。敬飾容儀。仁義

之士貴際。施用仁義。實際在交際。農夫无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成云。比和樂。古者因市爲市。故謂之市井。庶人有旦

暮之業。則勸。庶人偶有旦暮與共之。相聚爲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器械巧便。工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

尤。則夸者悲。尤異於衆。誇矜驕也。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无爲也。物事也。逞勢生事之徒。喜樂禍變。此皆遭時而後有所用。其人不能安靜。此皆

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順歲時相追逐。無一息之停。各自囿於一物。不能相易。馳其形性。二者並馳。潛之萬物。宣云。潛也。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成云。期準的也。射無期準。而誤中一物。卽以爲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

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成云。各私其是。故無公是。郭云。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非

堯。惠子曰。可。宣云。惠子亦自是者。故以爲可。莊子曰。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成云。儒姓鄭名緩。墨名翟。揚名

各相是非。用誰爲是。若天。下皆堯。何爲五。復相非乎。或者若魯遽者邪。李云。姓魯。名遽。周初人。案下引魯事。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

而夏造冰矣。成云。冬取千年燥灰。以攤火。須臾出火。可以爨鼎。盛夏以瓦瓶盛水。湯中煮之。縣瓶井中。須臾成冰也。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成云。灰陽也。火又陽也。此以陽召陽。井中陰也。水又陰也。此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

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宣云。舉宮角以該五音。弟子言氣之相召者。遽示以音之相動者。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

道者。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宣云。莊子駁魯遽無道。未足爲異也。言無

論二瑟五音相應。姑就一瑟言之。當其本調既成。五音各有定弦。今或改調一弦。而爲變調。則於本調之

五音移動而無當也。宜不相應矣。乃鼓之。而二十五弦亦隨之。而變無不相應。此豈於五音之外。有異聲

說蓋五音可旋相為宮今所改一弦便是變調之宮如君主然則餘弦自隨之而動也夫一瑟之間又是變調無不相應如此則二瑟五音之上其相應尤理之常然何足異乎今遽以此誇其弟子自謂積微不知五音之相動與二氣之相召有以異乎可見在且若是者邪宣云惠與四人各是所是惠子曰今夫儒人則見以為非在已則見以為是究之相等耳

墨楊乘且方與我以辯與辯論相拂以辭相鎮以聲以言辭相拂拭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宣云言四

我為非則何如矣郭云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為至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閹也不以完宣云躄與躄同齊人殘其

閹人蓋為閹不以完人也郭云此齊人之不慈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其求鉗鐘也以束縛郭釋文字林云鉗似小鐘而長頸又云似壺而大

鉗上求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郭云唐失也夫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未始自

傳有句法也夫有令名楚人寄而躄閹者謂寄居人家而怒謫其閹者也案自來注家就本文解釋與下

也夫句法相似今從之楚人寄而躄閹者謂寄居人家而怒謫其閹者也案自來注家就本文解釋與下

字緣為一事萬無可通之理此躄夜半於无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郭云岑

楚二人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宣云離同屬案夜半無人之時舟未著岸而與舟人鬪將有性命之虞與寄而謫閹之事皆足以造怨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

慢本亦作漫郢人漢書音義作嬰人服虔曰嬰人古之善塗墍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汚有小

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之斲音饒章昭乃回反成云墜白善土也漫汗也案聽而斲之祇是

放手為之義當局本極審諦旁人見若不甚經心故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

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宣云質施技之地謂郢人也自夫子之死也吾无

以為質矣吾无與言之矣夫死而莊無可與繼言之人是以歎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列子力命篇作疾矣言病甚也可不謂云力命篇作可不諱云言不至於大病則

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

不似已清潔者不與為友嫉惡太嚴也力命篇作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舊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

不似之人不以人比數也下文又字蓋人字之誤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舊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

釋文鉤反也亦作拘宣云亦逆意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

上忘而下畔力命篇畔上有不字是此脫宣云上忘者不自矜其能故在己上者與之相忘下愧不若黃

帝而哀不已若者張注慚其道之不及聖矜其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

者也臨人而自賢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張注與物升降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宣云不

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成云恂怖懼藜棘叢有一狙焉委蛇攫搯見巧乎王釋

搯本又作蠶素報反徐本作搯七活反司王射之敏給搏捷矢俞云敏給二字同義後漢酈炎注言論給

馬本又作條成云委蛇從容攫搯擲也王射之敏給搏捷矢捷李注給敏也敏給當以狙言謂狙性敏

給能搏接矢也舊注以敏給屬王射言非捷接古字通王命相者趨射狙執死司馬云相佐王獵者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

伐其巧恃其便也捷以敖子同放傲以至此殛也殛死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驕人哉意猶言顏不疑歸而師

董梧釋文董梧有道者也董梧以助其色釋文助本亦作去樂辭顯屏去聲樂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南伯即南郭伯郭聲近通用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宣云言其出

物論篇作何居乎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齊物論篇作槁木庚桑楚篇作槁木之枝此與知北遊作槁骸猶言槁枝也以下異曰吾嘗居山

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釋文齊君尊德故國人慶之盧云田禾即齊太公和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

必賣之彼故鬻之是我名先著彼乃知之若我而不有之其名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

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外喪真吾又悲夫悲人者自喪也又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自喪也其後而日遠

矣宣云衆心盡遺乃有此槁木死灰之象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釋文左傳孫叔敖是

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後白公爲亂宜僚未嘗仕楚又宣十二年傳楚有熊相宜僚與叔敖同時也蓋二子導孔

遠蓋寄言也成云古人飲必先祭宜僚灑酒祭故祝聖人宣云燕會之際正乞言憲道時也蓋二子導孔

子使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前此未嘗言不言之言乃今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馬

云宜僚楚勇士也善弄丸白公將作亂殺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往

告不許承之以劍不動弄丸如故曰吾亦不泄子白公遂殺子西子期歎息兩家而已宜僚不預其患案

言難解非也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司馬云叔敖安寢恬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

或記載有異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敵國不敢犯郢人投兵無所攻伐郢楚都也釋文羽零舞者

之所執案淮南主術訓普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敵國不敢犯郢人投兵無所攻伐郢楚都也釋文羽零舞者

所害其鋒與此文意同害王氏雜志正作用丘願有喙三尺而已引孔子語畢彼之謂不道之道謂

煩論說是不言之道也故德總乎道之所一於合道一而已矣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上知音智止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宣云非見德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宣云非善辯名若儒墨而凶矣宣

以名相標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无爵郭云有死无

諡物故死亦無可豔實不聚郭云令萬物各知足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郭云大愈不可爲而得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郭云唯自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天地何求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易己也宣云己貴反己而不窮自然循古而不摩順古道而行無須摩飾大人之誠也實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索然涕下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哀其九方歎曰夫與國

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釋文禦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言汝何謂梱祥邪夫所謂詳者特鼻入酒肉之香口入酒肉之味二者盡之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

來其所自來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釋文爾雅云牂牝羊也與竊司馬云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盧云釋宮東南隅謂之竊東北隅乃窻也案牂所自來牧也突字又作鶉所自來田也未田牧而有牂鶉雖非如國君之取於民亦必有由而至汝未嘗一怪問何邪吾所與吾

子遊者遊於天地道遙遊也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邀同徵義具庚桑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庚桑楚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上文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吾與之一

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吾一與之順應而不必擇事所宜者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吾子不爲世俗酒然有世俗酒食爲之凡此皆與吾子修道之實也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宣云此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宣云今

而有怪徵。殆非我與吾子之罪。无幾何而使柵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郭云：幾於天危。我家乎是以泣也。其逃不若則於易售也。於是乎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宣云：渠公蓋齊所封國。如楚葉公之類。適當君門之街為鬻者。故曰與國君同食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王云：畜畜，變卹勤勞之貌。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

人與人相食與。釋文：言相馳走於仁義。不復營農。飢則相食。案語又見庚桑楚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

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无誠。郭云：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且假乎禽貪者

器。且以利器假禽貪者。宣云：如禽者。且以貪得猶貪漁也。即重利盜。詎意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也。釋文：司馬云：覲，暫見貌。又甫荏反。又普結反。宣云：一

人之斷制所見有限。猶目之。一警豈能盡萬物之情乎？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宣云：不

矜賢者始知有心之賊天下。

有暖姝者。釋文：暖，柔貌。姝，妖貌。有濡需者。釋文：濡，濡需。謂偷安須臾之頃。有卷婁者。釋文：卷，卷婁。猶拘攣也。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

姝。而私自說也。說同。悅。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成云：不知所學。未有一物可稱。是謂以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

是也。擇疏鬣之毛鬣。疏長。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蹠曲隈。乳閒股腳。自以為安室利處。釋文：奎，本亦作睽。郭慶藩云：曲隈，蓋謂膞內淮

南覽冥訓。高注：隈，曲深處。左傳：二十五年傳：杜注：隈，隱蔽之處。是知言隈者皆在內。曲深之謂。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

以域進。此以域退。進退滯於境域。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

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釋文。向云。鄧已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無草木也。

曰冀得其來之澤。云。望得舜來。而施澤也。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

神人惡衆至。超世之神人。則不願衆附。衆至則不比。衆至則不比。則不利也。宣云。不與親比。則人亦不以爲利而就之。故无所甚親。无所

甚疏。抱德煬和。釋文。煬。徐餘亮反。李云。煬。炎也。爲和氣所炎。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郭嵩燾云。蟻

利而趨之。卽其知也。羊之羶也。與以可欲之利。卽其意也。蟻無知而有知。羊無意而有意。當兩棄之。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德。何羶之可慕哉。故曰。於魚得計。

以目視目。視不外。以耳聽耳。聽不外。以心復心。用不外。若然者。其平也。繩而正物。其變也。循循。順也。與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成云。用自然之道。虛其心。以待物。宣云。之當作人。是。不以人入天。成云。不以人事。變天然之知。古之真人。姚云。覆言真人。以美之。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得外榮則死失外榮。則生藥也。其實堇也。司馬云。烏頭。桔梗也。雞靡

也。司馬云。卽雞頭一名矣。豕零也。司馬云。一豕零一名豕零。是時爲帝者也。藥有君臣。此數者。視何可勝言。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宣云。明於謀國。唯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暗於

目有所適。成云。適夜。不適晝。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以長爲節。去之則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宣

吹。嚙能令水耗。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攪也。恃源而往者也。試請風日常守河上。而河以爲未

所恃而往也。釋文。恃本亦作持。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物各守其類。言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

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用有時。凡藏府之有能。殆之成也不給改。不能自反。及殆之



給禍之長也。茲萃禍患之長多。其反也。緣功皆緣功力。自然其果也。待久亦待積久。反而人以爲己寶。而人矣。禍之長也。茲萃禍患之長多。其反也。緣功皆緣功力。自然其果也。待久亦待積久。反而人以爲己寶。而人目心藏府爲身之寶。務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无已。所以亡國戮不知問是也。皆由於此。不一審問。故竭其用而不悟其日損。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无已。所以亡國戮不知問是也。皆由於此。不一審問。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踐蹶皆履也。博廣遠也。言足得地也。雖地任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所謂也。人之於知。每苦其少。然知雖少。恃有不知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宣云。知此方爲大一。通之。成云。大一。天也。能通生萬物。故曰通。大陰解之。成云。大宣云。解大目視之。務見大均緣之。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大方體之。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大信稽之。成云。稽至也。循而任之。大定持之。定故持之以大定。大方體之。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大信稽盡有天。有不由自然者。循有照。然智自明照。冥有樞。窅冥不言中。始有彼。我之端已見。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郭云。解之無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成云。能忘其知。不知而後知之。爲真知。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無問道。而不可以無崖。有方道固。頡滑有實。案物物各有實理也。古今不代。故不可相代。而不可以虧。郭云。宜各盡其分。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揚妙理而據實論之乎。顯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曷不推問此理。爲惑然爲乎。姚讀盡有天循句。有照冥句。有樞始句。有彼則句。釋云。天循者。常無以知其妙也。照冥者。常有以知其微也。天循爲體。故有樞始照冥爲用。故有彼則言。因彼爲則。無常則也。此非必其人也。人盡有之。特不知解此理。眞實不虛。蓋不問而終身惑乎。今併取之。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不惑解人之惑。以反於不惑也。是尙爲大不惑也。

卷七

雜篇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成云：姓彭，名陽。字則陽，魯人。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成云：夷，姓，名節。楚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

不譚我於王。司馬云：王果，楚賢人。李云：譚，說也。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釋文：公閱，休隱士也。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擗籠

於江，司馬云：獨刺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釋文：廣雅云：樊，邊也。司馬云：以隱居山陰，自顯。郭云：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趣。夫夷節已

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自許與，惟

以推薦神其交結之術。其固顛冥乎富貴之地。固顛倒冥蒙，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相助以消德也。夫凍者假衣於春

凍者逢春，不啻假之以衣。喝者反冬乎冷風。釋文：字林云：喝，傷暑也。若得冷風，則不啻反為冬時。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无赦如

虎。暴戾如此。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王云：佞人，以才辯奪之。正德，故聖人。上文正德此文聖人。皆謂公閱休。其窮也，使家

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其爵祿而化卑。郭云：失其所以為高。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

己焉。成云：混迹人間，而無滯塞。雖復通物，而不喪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云：人各自得，斯和矣。豈待言哉。與人並立而使人化。郭云：望其父

子之宜，彼其乎歸居。彼其，猶詩云：彼其之子也。歸居，猶言安居。易云：而一聞其所施，既歸隱不出，則所施

音釋文：聞，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其清高遠於人心。故曰：待公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聖人達網繆周盡一體矣。聖人自愛其身由中逢外周至無間而不知其然性也。然出於性也而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以作動也。或有搖動皆復其本命而憂乎知而所行恆无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以知貴能行專所行無幾時甫行又止吾將若之何哉言行不可有止。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人皆以美不畜予以鏡也。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以上借美為喻。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奉以至仁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循性而行貴在無已。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宣云以故鄉喻本性。雖使丘陵草木之緝。郭云緝合也姚云緝乃芒昧不分入之者十九猶之

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俞云入謂入於丘陵草木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外而可縣眾閒者也。俞云猶以十仞之臺懸眾入耳目之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俞云路史循畫紀有冉相氏郭云居空以隨物而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成云無始無過去無終無未來無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郭云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

幾無時無見在案日字當屬上讀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常不化也案語又見知北遊篇。闔嘗舍之闔

曷成云與化俱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欲師天之自然而卒不得以致與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宣云無此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王云洩敗

物偕行而無所替廢所行皆備而其合之也。若之何。其無心而合道也。又如擇兩無所敗壞所謂無為而無不為也。言若之何欲人之自審擇

無所敗壞所謂無為而無不為也。其合之也。若之何。言若之何欲人之自審擇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宣云司御門尹官名向云登恆人名成云殷湯忘物得良臣爲師傅端

官而不與也。不止一師。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師得環中隨成之道。爲之司其名之名。御名不在已。贏法

得其兩見。法云。成云。羸然無心也。見顯也。案顯師。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盡矣。宣云。當以仲尼爲師而化之。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郭云。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無內外。成云。內我也。死生故有內外。歲日既遺。物我何施。姚云。除日無歲。積少以爲多也。無內無外。積微以成著也。此古之格言。

魏瑩與田侯牟約。司馬云。瑩。惠。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

釋文。犀首。魏官名。司馬云。若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也。然後扶其背。折其脊。釋文。三蒼。季子聞而恥之。曰。魏臣。築十仞之

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俞云。下十乃七之誤。七仞去十仞不遠。城基已厚。若既十仞。直謂之已。此胥靡之所苦也。徒役人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乃欲傾可王之基。此亂人也。

華子聞而醜之。曰。亦魏臣。善言伐齊者。亂人也。成云。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云。猶未免營心於事也。王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宣云。道與太虛同體。王惠子聞

之。而見戴晉人。釋文。晉人。梁國賢人。惠施薦之。魏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釋文。蝸。音瓜。李云。有兩角。俗謂之

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

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蘇輿云：在。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郭云：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成云：語其大小可謂如有如無。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成云：昔在河東，國號為魏。魏為秦所逼，徙都於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釋文：惘，有所失也。如客出，惠子見出，上言客出，此客出，二字當衍。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成云：晉人所談，其理宏博，堯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反管聲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釋文：映，音血，又呼悅反。司馬云：劍首，謂劍環頭小孔也。映，然如風過。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李云：蟻丘山名。賈漿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云：極，屋棟也。升之以觀。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

邪？釋文：稷，亦本作穰。成云：古者淑人君子均號聖人，故孔子名宜。是自埋於民。郭云：與總成云：衆聚也。仲尼曰：是聖人僕也。僚為聖人言衆多者，是市南宜僚之僕隸也。

自藏於畔。王云：隱藏於壠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志在大道。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心恆寂。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

成云：心迹俱異。是陸沈者也。宣云：無水而自沈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成云：著明也。

况親見其身乎？必不相見。而何以為存？宣云：言必避去。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釋文：長梧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司馬云：鹵莽，猶

稀種也。滅裂，斷其草也。盧云：麤，千奴反。粗，才古反。二字古多連用。繁露：序篇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

正說篇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其他以麤、鹵、連用者亦多。猶麤粗也。有欲改為粗疏者。

故正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子來年變齊來年

變而整齊者更深其耕而熟耰之司馬云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殮足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

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無所不營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

兼葭案言所欲所惡叢生而傷正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愈云尋與始相對爲義漢書郊祀志淺尋於

其始萌若足以扶助吾形淺尋並潰漏發不擇所出並潰奔潰也漏發穿孔而出也言情欲之害漂疽疥

癩內熱溲膏是也溲膏釋文溲謂虛勞人尿上生肥白沫也

柏矩學於老聃釋文柏矩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

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成云推而強之令其正臥司馬云幕覆也俞云周官掌戮殺王

顏注礫謂張其尸也是古之辜礫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大菑謂曰莫爲盜

人者必張尸於市故柏矩如此莫爲殺人宣云又言不是爲盜榮辱立然後觀所病郭云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

非病如何貨財聚然後觀所爭郭云若以知足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

得乎郭云上有所好則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成云引故一形

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一形人也成云一物失所虧其形性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隱匿爲事而責

愚大爲難而罪不敢大爲艱難而以重爲任而罰不勝宣云過重其任而遠其塗而誅不至宣云遠其程

者加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郭云將以避誅罰也日出多僞士民安得不僞宣云蓋上行下效耳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

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郭云當責上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宣云不固於故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成云一歲之中是非常出故始時之是終詘為非未

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與寓言篇孔子同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上兩其知音智下如字郭云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宣云知之所不知上所言莫

見者已乎已乎且無所逃宣云不知之理此所謂然與然乎釋文然乎言未然案此與論語其然豈其然乎意同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豨韋曰大弢三人史官名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

之際司馬云際謂盟會之事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郭云靈有二義大弢曰是因是也成云亂而不損曰靈無道之謚故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

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浴釋文濫史鮪奉御而進所至其搏幣而扶翼成云公見史魚深懷愧悚假遣人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成云又謚法德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

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釋文里

郭嵩燾云古之葬者謂子孫無能馮依以保其墓靈公得而奪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蘇輿云豨韋歸之前定言命言神者之所祖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李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

也。合異以爲同。宣云。合十百爲丘里。散同以爲異。宣云。散丘里爲十百。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

謂之馬也。宣云。可見合異爲同。方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俞云。水乃小之誤。高大人合

并而爲公。郭云。無私於天下。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外入者。有存主而無偏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

距。宣云。行爲天下達道。故由中出者得正理。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宣云。賜私也。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郭云。殊職自有其才。故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案宣本武下有殊材。二

字。文似有關。而郭本已無釋。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宣云。道渾同。无名故无爲。无爲而无不爲。止於實

故無爲實各自。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王云。淳淳流行貌。宣云。禍福渾自

殉殊面。成云。殉逐也。面向也。彼此是非紛。有所正者有所差。郭嵩燾云。強之以異趣。比於大澤。百材皆度

受量度無棄材。比譬也。觀於大山。木石同壇。木石同生於大山之。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

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成云。期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李云。讀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宣云。道者天地陰陽所公共。不可指之爲

其大而號以讀之。則可也。指稱亦借一道字。約略號之耳。豈真有一事一物可名爲道哉。已有之矣。乃將

得比哉。宣云。既有道之名。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狗馬之名。同於一物。其不及道遠矣。少

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則萬物以何爲本。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當讀爲



害釋言蓋割裂也釋文蓋舍入本作害是蓋害古字  
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下云四時相生相殺也 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宣云橋下同成

云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成釋文片音判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緩急謂壽夭此名實之

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成云四序相隨更相治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

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極於可見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宣云知其無端任其此議之所

止宣云鳥可妄言萬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成云季真接

遊稷下莫無也使為也季真以無為為道接子謂道有為使物之功各執一家未為通論故問以定臧否

俞云禮祭義鄭注孟子公孫丑趙注並云或有也此文或與莫對莫無也或有也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

古字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索隱接子古著書者之名號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同

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宣云若究其不能解說其自化之妙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宣云又不能意度斯而

析之宣云斯割也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精細倫比也宣云微物鳴吠尚不能明其所以

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宣云二說猶未免物或使則實成云滯莫為則虛成云溺有名有實是物之

居宣云說實則是物之所无名无實在物之虛宣云說虛則是全空可言可意言而愈疏以為可以言詮

言則去未生不可忌物之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釋文本亦作阻案其已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死

止在目前而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二說為後世獻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來无行宣云欲

其理莫能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借端郭云物理無窮故知言或使莫為言之本

則往者已無窮不知所始欲究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

也。與物終始。曰或使。曰莫爲。言者以二道不可有。有不可无。成云。至道不絕。非有非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郭云。物所由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二說。僅居物之一偏。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郭云。求道於意。言之表。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窮道與物之極。非言非默。議其有極。宣云。離乎言默可也。

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其利害皆不自外至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宣云。善惡來死。桀紂亡。不可爲。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成云。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葦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而爲碧。成云。葦弘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譖。刳腸而死。蜀人感。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成云。孝已殷高宗之子。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至孝。父母憎之。常遭木與木相摩則然。當作木與火下。文多言火。益知此文當爲木與火矣。蓋金木二物皆畏火。故舉以爲言。見火之爲害大也。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釋文音駭。宣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馬云。水中有火。謂電也。有甚憂。兩陷而无所逃。利亦有甚憂者。利害是也。害固害。墮蟬不得成。釋文。鹽焚謂霹靂時燒大樹也。案。人視外心若縣於天地之間。釋文。縣音玄。言馳。慰譬沈屯。乍慰。乍譬。乍沈。乍利。陳惇。成云。猶悚惕也。卒無所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情外物。極乎宇宙。慰譬沈屯。乍慰。乍譬。乍沈。乍利。物過重。雖怵惕恐懼。卒無所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情外物。極乎宇宙。慰譬沈屯。乍慰。乍譬。乍沈。乍利。害相摩。生火甚多。郭云。內熱故也。衆人焚和。其心中太和之氣也。月固不勝火也。豈能勝此火乎。於

是乎有償然而道盡釋文：償音頽，宜云於是乎頽然，鑿壞天理盡而生機熄矣。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釋文：說苑作魏文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成云：符我歲終得百姓租賦封

邑之物，乃貸子銅鐵之類，皆名爲金，非黃金也。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

江之水而迎子，可乎？成云：西江也。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

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李云：任國名。爲大鈎巨緇，司馬云：大黑綸也。五十犢以爲餌，釋文：犢牛也。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

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緇沒而下。釋文：鎔字，林猶陷字。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

郭慶藩云：憚者，盛威之名。賈子解縣篇：陛下威憚大信，（同伸）與此同。案赫亦怒也，皆以魚言。任公子得若魚也。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

制同，浙浙江也。古折制字通。司馬云：今在會稽錢塘，蒼梧山名，在嶺南。莫不厭若魚者，厭，飽食也。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釋文：李云

輕，量人也。本或作輪，小也。本又或作輕。夫揭竿累，司馬云：累，綸也。趣灌瀆，守鯢鮒，李云：皆小魚。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

大達亦遠矣。成云：干，求也。縣，高也。令，謂令問。宜云：縣令猶賞格也。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家。求詩禮，發古家。大儒臚傳曰：釋文：上傳語，告下曰臚。東方作矣，司馬云：謂日出。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

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司馬云：此逸詩，刺死人也。接其鬢，成云：接，撮也。壓其顛，釋文：字

壓，其顛也。釋文：字

一指按也。頤許。一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无傷口中珠。成云：田恆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發反。司馬云：頤下毛。儒至啓奸，此莊子一偏之論。猶謂堯舜以仁義教民。其流至於人與人相食而田恆又困之以盜齊耳。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而促下。末僂而後耳。成云：肩背僂，視若營四海，遠似營天下，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宜躬矜矜持之貌，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容知智慧之貌，抑固窶邪？抑子胸中固素無，爲窶人邪？其略弗及邪？郭慶藩云：亡。

驚萬世之患。釋文：驚本亦作放，同。案言孔子不轉語也。史記：范雎蔡澤傳：亡其言臣者，賤不可用乎。呂覽：愛類篇：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策：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諷乎。是凡言亡其皆轉語詞也。案古言亡其，若今之言無亦言無亦子智略弗及此。

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夫以施仁惠爲事者，博衆人之歡，欣長一己之驕，傲此之謂以歡爲驚，乃終身之醜。意惟庸人之行，或及此焉耳。宣

中民亦見徐無鬼篇。相引以名，相結以隱。俞云：隱，訓爲私。呂覽：園道篇：高注：隱，私也。文選：緒白馬賦：恩中民，亦見徐無鬼篇。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隱，同。李善引國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私恩。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善惡兩忘，閉塞之使無可譽，則所非者亦與邪也。成云：反於物性，無不傷。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成云：躊躇，從容也。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與敏同。言興事不道而成功，自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奈何哉！子載此仁義之迹，終於自矜爾乎。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釋文：李云：元公也。案宋元公名佐，平公之子。阿門，司馬云：阿，屋曲簷也。曰：子自宰路之淵。李云：淵，名。子爲

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俞云：史記：龜且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

莊子集解 二 外物第二十六 六十三

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

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詞。卜乃刳龜七十二鑽。而无遺筴。七十二次皆驗。仲尼曰。

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筴。下同。智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

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蘇與云。言一物之智。不敵萬人之謀。山木篇。賢魚不畏網。而

畏鵜鶘。姚云。網之害大於鵜鶘。人之用去小知而大知。明私。大知任物。去善而自善矣。成云。遺矜尚之小

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釋文。石。本又作碩。案石。碩古字通。用宜云。無知者有自然之能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莊子曰。知无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釋文。廁。音側。墊。下也。掘也。致。至也。本亦作至。案言地廣大。無

用。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有能自適者。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何所得自適乎。夫流遁之志。決絕

之行。浮游隱遁。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任。始。不如此。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火馳。猶後世言火速

疾馳。而不返顧。此果於用世。雖相與爲君臣時也。適然。易世而无以相賤。二者相等。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者。蘇與云。火馳。亦見天地篇。雖相與爲君臣時也。適然。易世而无以相賤。二者相等。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絕無流滯。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且以淳古之風。視今之

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與世同遊。而不僻處。順人而不失己。與覆墜火。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古卑

今之教我固不必學之亦承其意而不必與彼分別也

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顫成云顫辛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德下知音智凡道不欲壅壅則哽

哽而不止則跲道乃人所共由不欲壅滯壅滯則必至哽塞哽跲則衆害生郭云生物之有知者特息宣

息所以通過天賦性無不正非天之穿之日夜无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一身之氣其不殷非天之罪殷正也其或不正非天之

人則顧塞其竇成云竇孔也流俗之人反於胞有重閭釋文胞腹中胎郭云閭空曠也成云人腹心有天

遊宣云心必有閒室无空虛則婦姑勃谿司馬云勃谿反戾也宣云勃谿相乘踐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

攘宣云六鑿六根之鑿性者也無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遙無際何假清曠之處而後適哉

今人見大林丘山之曠而喜以為善者亦由平日胸次逼狹神明不勝故也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郭嵩燾云德所以洋溢名為之也名以所洋溢謀稽乎誠郭云誠急也急知出乎爭

宣云爭而柴生乎守懼達生篇云柴立其中官事果乎衆宜官之設事必衆皆春雨日時草木怒生

後聘智日疑曰銚鏹於是乎始修成云銚鏹之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釋文植立也司馬云鋤拔反之

云鋤罷到生時節使然故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靜然可以補病宣云靜則神氣來皆賊可以休老釋文賊本亦作據郭嵩燾云廣韻據案也摩也謂以

可以止遽宣云寧定則心閒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宣云姑教勞者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宣云未

能佚者

不事此案非字當衍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聖人如黃帝堯舜。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務光申徒狄之輩蓋賢人也。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駭國。蓋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演門有親死者。釋文：演門，宋城門名。以善毀瘠，爵為官師。宋君旌其孝行。其黨人毀而死者半。郭云：堯賞而孝，去真遠矣。堯

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天下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鯨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

因以踣河。釋文：踣，字林云：古躡字。司馬云：鯨，水名。成云：他恐及已，與弟子躡躡水旁。諸侯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釋文：荃，崔音孫。香草也。可以餌魚。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蹄者

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釋文：蹄，兔胷也。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雜篇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宣云：寄寓之言。十居其九。重言十七。宣云：引重之。卮言日出。釋文：卮，字又作卮。音支。字略云：圓

隨物而變。非執一守故者也。施之於言。故和以天倪。成云：和，合也。天倪，自然。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言出

於己，俗多不受。故借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成云：媒，媾合也。父談其子，人

也。人之罪也。非吾故為支離之過。乃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人情專

為是非故。重言十七。姚云：莊生書凡託為人言者，十有其九。就寓言中，其託為所以已言也。已止也。止天

是為者艾。引之釋詰者艾。長也。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處事貴有經緯。立言貴有

本末。所重乎耆艾者。年高

而有道者也。若年居先矣。而胸無經緯本末。徒稱年耆者。是烏得為先乎。蘇與云。期猶限。人而无以先人。也。言他無以先人。徒以年為限。則陽篇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與此期字義同。人而无以先人。

无人道也。宣云。不能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耳。宣云。猶老朽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

窮年。因其事理而曼衍之。日出不窮。聊以盡我之年歲耳。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无

窮年。齊物論云。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无

窮年。蘇與云。不言而道存。物論齊矣。言則有正有差。言无言。郭云。言彼所言。故雖

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郭云。自由也。由彼我之情。惡乎然。然

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

无物不可。以上又見齊物論篇。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非此無言之。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宣云。皆

各以其形。始卒若環。莫得其倫。郭云。倫。理也。案如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成云。均。齊也。是謂天然。齊等

禪於無窮。然之分也。案齊物論亦云。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非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則

伯玉同。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宣云。疑孔子勤勞心志。從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言孔

子已謝去勤勞之迹。而孔子云。宣云。引孔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天而復其性。靈以生。鳴而當律。聲為

進於道。但口未之言耳。子雅言。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天而復其性。靈以生。鳴而當律。聲為

言而當法。言而世為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蘊。立定天下



調姚云勤志服知孔子所言以教弟子者然非孔子所以為孔子故曰謝之若所未嘗言者乃所為孔子云也何也蓋有大本存焉受才於大本復善以反其生孔子所以為孔子也還其大而巳矣若夫當律當法而明是非此德之小者登孔子之謂哉義亦可采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宣云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成云六斗後仕三千鍾而不泊成云六斛四斗

親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郭云縣係也宣云為親曰既已縣矣宣云已縣

矣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成云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儲貨而稱孝

也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無係者俞云雀字衍釋文云元嘉本作如鶴蚊無

無雀字也惟鶴與蚊虻一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鶴蚊取大小相縣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夫至人古

視物一映而已豈屑屑於三釜三千鍾之多少而必分別其為鶴為蚊乎釋文又云鶴本亦作觀疑是古

本如此其文云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淮南傲真篇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義

與此同因觀誤作鶴則鶴蚊虻三字不倫乃有刪一虻字使鶴與蚊二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

雀字使鶴雀與蚊虻二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成云居在郭東曰東郭猶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成云野質樸也聞道一年

耳華云二年而從於俗也三年而通成云不四年而物成云與五年而來成云為六年而鬼入成云神七年而

天成成云合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成云不覺死九年而大妙成云博故稱大也

生有為死也郭云生而有勸公宣云設為勸人以其死也有自也郭云自由也由有為故成云所而生陽也成云无自

也宣云死為陰生為陽郭云生之陽而果然乎而汝也言汝惡乎其所適成云皆適惡乎其所不適成云天有歷

數。氣數有定。地有人據。其所各據。吾惡乎求之。成云：吾於何處分外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成云：時來運去，非命如何。言有命也。莫知

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成云：死。去。生。來。猶。春。秋。冬。夏。豈。其。命。乎。言。無。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郭云：理必有應。若

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相應之理。有時而不靈。衆罔兩問於景曰。影外微陰。甚多。故曰衆罔兩。若向也俯而今也仰。若

向也括而今也被髮。括束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

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釋文：搜。本又作叟。成云：奚稍問也。爾而問。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雖

有之矣。而不知所以然。子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宣云：甲蛻猶有一定之形。故似之。而火與日。吾屯也。釋文：屯。知所以然。則

陰與夜。吾代也。司馬云：代。謂。使。得。休。息。也。彼吾所以有待邪。彼。謂。形。而況乎以有待者乎。謂。形。待。天。機。而。動。也。齊。物。篇。云。吾。所

待。又有待。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宣云：強陽。謂。健。動。也。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有。即上文。予有之。有也。言彼健動者。又何能以予問乎。

陽子居南之沛。列子：黃帝。篇。作。楊。朱。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邀。約。也。宣云：子居。邀。老。子。於。沛。郊。至於梁。而遇老子。宣云：梁。沛。郊。地名。老子中

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黃帝篇。盥。作。澣。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郭云：跋扈之貌。而誰

與居。誰。與。汝。居。處。乎。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道。德。經。文。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張。注。客。舍。家。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成云：先坐者。避。席。而。走。揚者避竈。成云：然。火。者。不。敢。當。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郭云：去。其。

夸矜故也。

卷八

雜 篇讓王第二十八 讓王下四篇古今學者多以爲僞作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李云支父字也。即支伯也。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王云謂其病深固也。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无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釋文云石戶本亦作后石戶地名成云戶字亦有作后者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釋文稱言我捲捲勤苦是葆力之士未暇治天下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

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

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

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成云。用養土。所養百姓。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司用云。連。遂

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以生命為貴。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

形。有養者。不以嗜養傷身。無利者。不以求財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唯恐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釋文。李云。搜。王子名。淮南子作翳。爾雅云。南。數日為丹穴。成云。丹穴。南山洞也。翳。前無三世弑君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

接為翳之子。無顯。據竹書紀年。翳為其子所弑。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弑。而立無顯。是無顯以前三世皆不善終。則王子搜是無顯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據索隱訂正。而越國无

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

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

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司馬云。子華子。魏人。昭僖。韓侯。俞云。呂覽貴生篇。引

誣徒篇。引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樂其所以亡。高注並云。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

子華子古體道人。知度審為兩篇注。同。韓有昭侯。有僖王。無昭僖侯。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成云。銘。書記也。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釋文。司馬云。廢。病也。一云。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

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憂其不得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傳上脫昭字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李云：其有子廡也。魯君之使者至，顏

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

審之。俞云：聽下者字衍。呂覽：貴生篇無。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已避去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司馬云：土苴，如糞草也。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

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爲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

王云：所以之者，謂德所加之方也。所爲者，謂所以待物也。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

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俞云：貴生篇侯下有珠字，當據補。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爲不好

士乎？釋文：子陽，鄭相。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成云：主倉之官。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

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言相君過聽，有此嘉惠。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

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

民果作難而殺子陽。俞云子陽事見呂覽適威篇淮南汜論訓至史記鄭世家則云繻公二十五年鄭繻公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又與諸書不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

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強令受賞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

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

臣之知不足以存國知音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

約而見說約與百姓共守法之約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

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釋文三旌三公位也司馬本作三珪云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也屠羊說曰夫

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食爵祿而使吾君有

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遂竟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成云以草蓋屋謂之茨蓬戶不完釋文織戶桑以為樞而甕牖司馬云風桑條為二室

司馬云夫妻各一室司馬云以褐以為塞司馬云以上漏下溼釋文匡坐而弦司馬云匡正也子貢乘大馬中紆而表素李云紆為

表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維履釋文以華木皮為冠郭慶藩云上林賦華楓枰櫃張揖曰華皮

履謂履無跟也三蒼解詁維作躡云躡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

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司馬云希望也所

比周而友。成云周旋親比以結朋黨以爲人教以爲己。釋文學當爲己教當爲人今不然也仁義之慝。司馬云依託仁義爲姦惡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衛。緼袍无表。顏色腫噲。司馬云腫噲剝錯也郭慶藩云疑噲當爲瘡病甚也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

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

形。成云賢人君子不以形挫志養形者忘利。成云攝衛之士不以利傷生致道者忘心矣。成云得道之人忘心知之術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釋文飢或作饑

廣雅云。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

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謂利行修於內者。无位而不

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喜得此人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司馬云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釋文魏淮南作魏讀曰魏象魏觀闕人君釋文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宣云重生。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釋文不能自勝則從絕句一讀至神字絕句成云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之且疊從之二字則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

釋文重直用反。俞云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

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呂覽高注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非。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

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呂覽高注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非。

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成云：藜菜不加米糝。顏色

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

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釋文：藉，陵藉也。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

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

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郭慶藩云：呂覽

慎人篇為作謂是也。古為謂字通。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俞云：呂覽慎人篇天作大此誤。霜露既降。吾是以知

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釋文：隘，音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成云：削然，取琴聲。子路屹然執干而舞。李云：屹然

奮舞貌。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

為寒暑風雨之序矣。俞云：德當作得。呂覽慎人篇作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案成云：得道之人處窮通而常樂。是成所見本

德作得與呂覽同。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司馬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為天子。共伯不聽。據路史當補弗獲免三字。即于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召

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今在河南共縣西。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不言

惟若此。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漫，汙也。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釋文：山海經云：在江南一山。在南陽郡西。崦嵫山下。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釋文司馬本稠作澗云澗水在潁川一云在范陽郡界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釋文司馬本作廬水在遼東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成云加祿二級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

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俞云喜當作禱釋詁禱福也不祈喜不祈福與此義同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

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王念孫云下字誤加上與尙同呂覽誠廉篇正作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

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竝乎周以塗吾身也其猶與其並依塗汙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特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

士之節也。

雜 篇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釋文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俞云。史記伯夷傳正義云。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是跖之爲何時人。竟無定說。穴室樞戶。樞而取物也。驅人孔子與柳下惠不同時。柳下惠與盜跖亦不同時。讀者勿以寓言爲實也。穴室樞戶。樞而取物也。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釋文禮記鄭注小城曰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爲御。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釋文舖字林云。日申時食也。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成云言憲章文武。冠枝木之冠。司馬云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帶死牛之脅。司馬云取牛皮爲大革帶。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子之罪太極重。

洪範多士左傳二十八年傳昭七年傳釋文並曰極極古字通書

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

益畫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

釋文司馬本幕作綦云言視不敢望跖面望履結而還也

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

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

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

知維天地。

釋文知音智

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

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

司馬云明也

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

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

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

共讀供

此聖人才士之行

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

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

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

孫无置錐之地。

朱均不嗣

湯武立爲天子後世絕滅。

成云湯武子孫咸遭篡弑

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

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

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

成云居居安靜之容

起則于于。

郭慶藩云于于廣大之意方言于于則于正義亦訓于

爲廣大子于重言。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

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

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成云：辯說仁義。縫衣淺帶。釋文：作

縫郭慶藩云：列子黃帝篇注引向秀云：縫衣，儒服，寬而長大。釋文：縫，又作縫。縫，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

衣，大衣也。或作逢。禮，儒行逢掖之衣。鄭注：逢，猶大也。釋文：淺帶，縫帶，使淺狹。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

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

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

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疑有奪文。上无以爲身，下无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

黃帝尙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成云：堯不授丹朱，舜爲父所疾。禹偏枯，湯放其主。

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句應在武王上而誤倒。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孰同，熟猶言精熟討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

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

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成云：鮑焦，周時隱者，飾行非世，荷擔采樵，捨椽充食，子貢遇之，曰：吾聞非其

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成云：諫而不聽，未詳所據。介子推至忠也，自

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

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李云。言人不得其死。猶豬狗乞兒。流轉溝中者也。皆離名輕死。釋文。離。不念

本養壽命者也。不念本在養生。壽由天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

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成云。為達道者所嗤。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二子以身殉國。在諸人中。猶為最上。皆不足貴也。丘之所

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

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王念孫云。瘦當

為瘦字之誤也。病瘦一類。死喪一類。憂患一類。疾字或作瘡。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无窮。人死者有

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无窮之間。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

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成云。狂狂。失信也。汲汲。不足也。詐巧虛偽事也。非可

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

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成云。微。無也。孔子仰天

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即篇首柳下季所云也。孔子曰。然。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釋文。

料音聊。成云。料。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何不行。義乎。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

是也。若無所行。則人不見信。不見信。則無人任用。不見任。用則無利。祿。故觀之於名。計之於利。惟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

是也。若無所行。則人不見信。不見信。則無人任用。不見任。用則無利。祿。故觀之於名。計之於利。惟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

不爲乎。上爲殉名利言也。若棄名利而反之。我心士之爲行亦不可一日不爲義也。滿苟得曰：无恥者富，多信者顯。成云：多信猶多言也。無恥貪殘則富多言，夸伐則顯。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觀之於名計之於利，惟信其自然之道而可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獲盜濫竊聚之人，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四語又見胠篋篇。義士作仁義。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司馬云：以嫂爲室家。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恆，常，卽恆。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言行相反而交戰。不亦拂乎。成云：拂，戾也。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宣云：言貴於成，不在矯飾。子張曰：子不爲行，卽將疏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俞云：五紀卽五倫，六位卽六紀。白虎通：六紀，謂諸紀。不曰六紀而曰六紀，古人之語異耳。滿苟得曰：堯殺長子，崔云：堯殺長子，考監明。舜流母弟，釋文：弟，謂象也。流放也。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成云：監，明也。見也。名利二途，既乖至理，豈明見於元道。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成云：訟，謂論說也。曰：无約之言，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捨己而殉其所不爲，成云：逐物。則一也。故曰：无爲小人，反殉而天。反己而求汝自然之道。无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

極無問枉直視汝面觀四方與時消息成云觀照四方若是若非執而圓機成云圓機猶環中也執獨成

而意與道徘徊成云徘徊猶轉變意用於獨化之心以成無轉而行成云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王念孫云轉

專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即此所謂無專而行也承上文言當隨時順道而不可專行仁義若

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成云無奔赴於富貴無殉逐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

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狄抱文作勝子自理云一本又作申子自理成云謂申屠

生不得云廉之害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釋文孔子事李云未聞司馬云匡子名章齊人諫

案盧說又非義之失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

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意同抑古抑意字通言

求正道念念不忘而外富貴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

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此人即上與名就利之人彼以為與己同時同鄉而有絕俗過世之士

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乃混同於俗化合

世之士遠矣去至重之生棄至尊之道以為其所謂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疾而悲安而樂體之

富貴者此其所以論長生之道不亦遠於事情乎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

也忱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適與否不見於此也

下而不免於患也。成云：爲爲者，有爲也，所以爲者，無爲也。知爲之有爲，不知其出於無爲，故雖富貴而不免憂患。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

執。釋文：音勢。本亦作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也。賢過也。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俠，同。乘人之知謀，以爲

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

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天下與我同欲。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

百姓，不違其度。知者之爲天下，必以百姓而動。百姓亦不違背其法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爲，故不求。知足故不爭，无爲故無外求。不足故求之，

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成云：四方也。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此聖凡之分。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

監之度。廉貪之實，非外有所迫也。反視其度量，何若而已知之矣。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

詩衛風：不思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黎民時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是自害其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可以有此賢名而居之。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

病長阨而不死者也。言必欲謹持其名，苦身體，絕甘美，約奉養，以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

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嘍於芻豢醪醴之味。說文：嘍，口有所快也。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

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釋文：徐音礙。五代反。又戶該反。飲食至咽爲佞。王念孫云：溺於盛氣，如負重。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郭慶藩云：淮南繆稱訓：高注：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平居則醴，上行其苦甚矣。

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平居則醴，上行其苦甚矣。



馮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成云。戚醜猶煩惱也。戚醜成云。戚醜猶煩惱也。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李云。重樓內而疏。窗外通。謂設備守。具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財。財若天性。故曰。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郭嵩燾云。單。單古字。通。單訓。但單亦訓。但。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繚。曲也。言曲意。屈體而爭之。

雜篇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釋文。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後莊子三百五十年。洞紀云。周赧王。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俞云。惠文王後。爲孝成王丹。則此太子蓋不立。寡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尙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尙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釋文。將欲鬪。故冠低傾也。曼胡之纓。司馬云。謂纓纓。短後之衣。釋文。爲便。臆目而語難。怒積於心胸。言不流利也。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

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

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成云：使太子先言於我。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

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俞云：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劍王大

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成云：忘己虛

感而後應，幾照物。先。莊子之用劍也。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

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郭嵩燾云：魯頌敦商之旅，饗敦治也。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

長短何如？成云：御用也。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

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釋文：燕谿地名，在燕國司馬云。

鏑，劍刃一云：劍棧也。成云：石城，塞外山，此地居北，以為劍鋒。齊國岱岳在東，為劍刃也。晉魏為脊，周宋為鐔，成云：鐔，環也。晉魏近乎趙地，故以為環也。韓魏為

夾，司馬云：夾，把也。一本作鈇。同。包以四夷，裹以四時。成云：懷四夷以道，繞以渤海，帶以常山，遠統北海。

二句應在上。制以五行，論以刑德。刑罰德賞也。皆以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春秋長養，則持而不

之。此劍直之无前也。直當舉之無上，案之无下，運之无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

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

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夾。此劍值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成云。四鄉。猶四方。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成云。繞食。三周不能。安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司馬云。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雜篇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司馬云。黑林名也。休坐乎杏壇之上。司馬云。澤中高處也。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

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

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

也。治何術業。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鑿而擇之。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

齊民。李云。齊等也。許慎云。齊等之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

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乎遠哉。其分於道也。成云。分

道釋文。又作介。司馬云。離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司馬云。離也。

云。擊。棹也。音餘。顧見孔子。還鄉而立。釋文。鄉。或作鸞。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愈云：緒餘也。未畢而去。故曰緒言。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成云：助客曰：嘻，甚矣。子之

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

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司馬云：經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

庶人，此四者自正。各守其位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成云：陵，故田荒

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

美不有。無功於國，爵祿不持，不能保持大夫之憂也。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

及等比也。釋文：朝覲不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

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

官，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

搃。成云：搃，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顧，強進忠言。希意道言謂之諂。成云：希望意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成

苟且順物，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詐僞則稱譽之，惡其人則

本惡作德，謂顛倒是非。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釋文：兩容頰適者，善惡皆容。顏貌調適

之。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

叨。變易常節，以倖叨功名，是叨濫也。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專知自謂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

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  
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  
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  
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  
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子審度於接物者如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  
外物不與人爭。自無患累也。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  
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无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  
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理倫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  
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  
矣。成功可見者甚多。故不一其事迹。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以用也。啜菽飲水亦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不在處喪以哀。  
无問其禮矣。臨喪盡哀。於是觀禮。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  
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惟人事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釋文祿司馬本作錄案  
曹贊作錄錄顏注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沈同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  
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從然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

者與之。至於妙道。成云從迷適悟為往妙道真本也。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无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

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釋文船行故水波去遠則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

乘。子路旁車而問曰。傍同。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宣云威。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

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敖之容。今漁者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成云受言必拜而應。得

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人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宣云

言已。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成云若非

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下人不精。不得其真。上文云真者。精誠之至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

擅者。專有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

之。今漁父之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雜篇 列禦寇第三十二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見列子黃帝篇。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李云方。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

食於十餐。司馬云。饗讀曰餐。十家並。而五餐先饋。釋文饋。遺也。謂十家中。五家先。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

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注云。外自矜飾。案語氣不了。張引下有內不釋然也。五字。形謀成光。郭云。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釋文。謀

以外鎮人心。張注。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釋文。謂重禦。寇過於老人。而整其所患。釋文。整。子兮反。亂也。蘇輿云。下所

所患者擾亂之也。莊子中其字多如此用。下云：盍胡嘗視其良亦儒緩自謂宜云。鑿有釀意。一說：鑿與齋同。猶致也。並通。夫饗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黃帝篇：多上

一本無無字。案無者與。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莊本同。有無字。理較圓。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

黃帝篇：無乎字。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成云：驗我。吾是以驚。言往見齊君。彼將任事。而課功。責望甚二語屬齊君說。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以功績。我。吾是以驚。言往見齊君。彼將任事。而課功。責望甚

走伯昏瞶人曰：善哉觀乎。察人情。汝處已。人將保汝矣。司馬云：保附也。案言汝。且處乎。家人將附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

履滿矣。堂請益者多。伯昏瞶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司馬云：敦豎也。成云：立有間。不言而出。成云：忘

賓者以告列子。釋文：賓本亦作。列子提屣。蹠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釋文：司馬本發作廢。郭慶藩云：發廢古同

聲通用。案黃帝篇：作廢。張注：廢。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

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黃帝篇：之下多感也。二字異下無也。字張注云：汝用何術。能感物如

說非感。豫出異者。先物施。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黃帝篇：必且作且。必感下有也。字才作身。案本

惠豫出以感人是自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黃帝篇：必且作且。必感下有也。字才作身。案本

本才作性。意亦同也。言必有惠以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忠告。無。彼所小言。盡人毒也。易以感人。故為

人則此心逐物。搖汝本質。究何謂乎。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忠告。無。彼所小言。盡人毒也。易以感人。故為

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郭嵩燾云：漢書賈誼傳：日夜念此。至孰也。顏。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敖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敖遊者也。成云：物必以智巧困弊。惟聖人汎然無係。譬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司馬云：緩人名也。釋文：裘氏。祇三年而緩為儒。適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宣喻學問。既使其弟墨。緩使弟學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成云：儒憲章文武。祖述堯舜。甚固吝。好多言。墨成必及人。使其弟墨。緩使弟學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遵禹道。勤儉好施。儒墨途別。各執是非。父黨小

兒遂助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闔同盡何不  
闔胡連文如古書尙猶惟獨之例自有複語耳嘗試也釋文良或作琅音溟家也案緩見夢夫造物者之  
其父言弟之爲墨是我之力何不試視我家上所種秋柏已結實矣冤魂告語深致其怨  
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郭云自此以下莊子詞也成云造物者無物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  
天性不報人功也翟有墨性不彼故使彼故使墨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云言緩自恃已有  
從緩得緩言我教不亦繆乎  
學植之功異於常人故齊人之井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齊人穿鑿得井行李汲而飲之井主  
輕賤其親而汝於父也也喻緩不知翟天然之墨而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釋文知首智案以已字同德之爲言  
忿之此注兼采陸成  
爲不智況於有道之人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上文云巧者勞而有道自命則可逃遁天之刑矣語又見養生  
而不可因任其天乎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成云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物從己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捨  
以徇物安其所不安也性之無者不強安之此所以爲聖人也  
安其素分不安其所安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成云運知則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之往也成云詣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

人天而不人成云復古真人知道之情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司馬云朱泮漫支離益皆人姓名單千金之家單同禪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宣云無龍可

子不貴絕藝而貴中庸之道



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郭云：理雖必然，猶不必。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宣云：以理之不必然者，而各順於兵，故行有求。動則求濟所欲。兵恃之則亡。雖有兵，不可恃。

小夫之知。釋文：音智。下為知同。不離苞苴竿牘。宣云：裹曰苞，藉曰苴。其詩鄭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謂竹簡為書，以相問遺。敝精神乎蹇淺，而欲

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勞於蹇淺，薄以合太一之理。若者，已為宇宙之

羣形物累所迷惑。安能知太初妙理邪？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有之鄉。郭云：無始，妙本也。無有，之鄉。道

鬼驚孫叔敖甘寢乘羽甘眠與甘寢義同。淮南傲真訓：甘瞑於溷濁之域，即甘眠。徐无水流乎无形，發泄乎

太清。宣云：出於虛，歸於虛，案以喻至人之自然流行也。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汝謂上小夫，大寧無為，泰定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秦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陋巷，同

隘，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司馬云：槁項，項槁立也。黃馘，面黃熟也。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

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宣云：貞，危也。曰：殆哉！坻乎。郭云：坻，危也。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宣

羽有自然之文采，飾而畫之，則務人巧。從事華辭，以支為旨。以支辭為正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

民。視示同。枯其聰明，是使民受之於其心，主之於其神。此豈足以示民乎？彼宜女與子頤與，誤而可矣。彼，謂此不知不信之道，使民受之於其心，主之於其神。此豈足以示民乎？彼宜女與子頤與，誤而可矣。仲尼

女謂哀公頤養也言彼或宜於公與抑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為是難治也難治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施於人則欲勿忘有心見德非上天布施之大道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勿齒世之賤商賈者以故抑之不與士民齒雖或因事齒之而其心之神理仍有不齒之見今以德相布與商賈何異神者二字與下文神者徵之義同莊子多用此等句法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郭云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為內刑者動與過也郭云靜而當則內無刑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宵

古字通用離同離內刑者陰陽食之成云若不止分則內結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成云心若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釋文感

俞云益當作溢溢之言驕溢也荀子不有長若不肖成云心實長有順懷而達柔順懷急而有堅而縵外

觀其忠遠則近使之而觀其敬近則煩使之而觀其能宣云煩卒然問焉而觀其知宣云辨急與之期而

觀其信宣云急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宣云財易起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釋文側不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成云。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如而夫者。郭云。而夫。謂凡夫也。一命而呂鉅。郭蓋。方言。呂鉅。謂自高大。蓋矜張之意。亦再命而於。

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釋文。協。同也。唐。堯。許。許由。皆崇讓者也。言誰比同於唐許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宣云。德而有心。已非自然。心中又有睫。然賊何如之。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及其有睫。則方寸內視。

而敗矣。多紛擾之害。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謂耳目口鼻。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毗其所不爲者也。郭云。毗。訾也。成

以爲是。所不爲者。訾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爲得。故曰中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入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宣云。自緣循。緣。循。順也。能自。偃。俠。釋文。偃。俠。守分歸一也。郭蓋。尋釋。困。畏。郭云。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不若人。與上俱過。

立也。偃。俠。文意。偃。俠。即偃。仰。猶言。俛。仰。從人也。困。畏。郭云。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不若人。與上俱過。

處於不若人。知慧外通。逐外者。其功勞也。勇。動。多。怨。壯。往。者。仁。義。多。責。解。仁。義。者。責。望。厚。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

然必通達。郭云。傀。然。大。恬。解。之。貌。也。王。念。孫。云。郭。以。傀。爲。大。是。也。肖。當。訓。小。達。大。命。者。隨。大。命。謂。天。命。之。精。微。

者肖。郭云。肖。小也。廣韻。同肖。與。傀。正。相。反。言。任。天。則。大。任。智。則。小。也。達大命者隨。大命。謂。天。命。之。精。微。

而達小命者遭。小命。謂。人。各。有。命。達。之。則。安。於。所。遭。亦。無。怨。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李云。自驕。而穉。莊子也。郭慶藩云。穉。亦驕也。管子。莊子曰。

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郭慶藩云。北堂書鈔。簾部。御覽七百。並引。司馬云。蕭。蒿也。織。緝。蒿。爲。薄。簾。也。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

子曰取石來鍛之。釋文謂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蠶粉夫。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成云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月養牛祭宗廟曰犧衣以文繡食以芻叔。釋文叔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偏見平天下其平仍是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郭云徵應也成云聖人無心有感則明者唯爲之使爲物驅使何能役人神者徵之。宣云任神理者則無往而不應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用智入於人。宣云溺於人事其功力皆不亦悲乎。

雜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成云方道也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宣云其有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既無不在則神聖明王何由降。謂所學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下文所云內聖外王之道宣云

又。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若孔子言顏氏之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成云。淳粹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成

謂之至極。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變化不測。謂之聖人。耳。隨其功用。故有四名。以仁為

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宣云。君子是以法為分。以名為表。宣云。以法度為

率。以參為驗。釋文。參。本又作操。宣云。以稽為決。宣云。以稽考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宣云。分明。百官以此相

齒。宣云。此又一等人相齒。謂以事為常。日用。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蕃息。謂

及無告之人。兼養民之理也。宣云。又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

於末度。郭云。本數。明六通四辟。釋文。本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

有之。宣云。言史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士。儒者。搢紳先生。服官者。成云。搢笏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釋文。道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

國者。設。施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宣云。百家天下大亂。賢聖不明。成云。輜道德不一。成云。法天下多得

一察焉。以自好。一察。猶言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

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郭云。各用其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

之容。釋文。稱。尺證反。成云。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鮮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

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術。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宣云不示奢侈不事靡費不務光華以繩墨自矯。成云矯屬也

墨以厲而備世之急有餘故急有備則財。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釋文墨翟宋大夫尚儉素

禽滑釐翟弟子不順五帝三王之樂嫌其奢爲之大過。己之大循。循順也其爲之大過特已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

无服。成云非樂節用墨子書二篇名生不歌故非樂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釋文化同已儉爲汎愛兼利

故以鬪死無服故節用謂無衣衾棺槨等資葬之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釋文化同已儉爲汎愛兼利

爲非其道不怒。成云克己故又好學而博不異。郭云既自以爲是則不與先王同。王爲然毀古之禮樂

其修靡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

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

而无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宣云既拂人之性亦自處於薄未敗墨子道。今墨之道雖然

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是果與人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嵩燾云釋詁觳盡

曰五穀穀者薄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

之。自爲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宣云非王墨子稱道曰。稱其道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

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俞云山當作川字之誤也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支川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

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釋文橐耜古考反崔郭音託則應作耜司馬云盛土器也耜音似三蒼云耒

之水使同歸於大川故曰九雜腓无胈。脛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奠定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

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成云後世墨者翟之弟子。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徒如此。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成云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五侯並墨氏有鄉陵。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李云苦獲已齒二人姓字也。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倍誦倍也自謂墨氏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宣云非彼說。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宣云本是一說簡同奇釋文侔同也案。以

巨子為聖人。宣云巨子墨之高弟。皆願為之尸。成云以師主冀得為其後世。宣云思至今不決。教不絕。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成云意在救世所以是。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胫。脰无毛。相進而

已矣。相進猶相競。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宣云亂天下之罪。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真天下能好人也。俞將求之不得也。將求救天下之術而不得邪。古邪。雖枯槁不舍也。雖枯槁其身不忍舍去也。俞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為物累。不飾於物。不自矯飾。不苟於人。無所苟且。不伎於衆。無所忌害。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以天下生人我

之養。畢足而止。不必求有餘也。以此白心。宣云暴白其志之無他。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成云宋

尹著書二篇。咸師於黔。而為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愛。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郭云華山上下均平接萬物

以別宥為始。釋文善惡宥不及。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成云命名也發語吐詞每令心容萬物即名此

此。以駟合驩。釋文駟崔音和也駟和萬物物合則歡矣。以調海內。道調之請欲置之以為主。此心以為主。

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以天下生人。我

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尹並齊

尹著書二篇。咸師於黔。而為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愛。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郭云華山

以別宥為始。釋文善惡宥不及。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成云命名也發語吐詞每令心容萬物即名此

此。以駟合驩。釋文駟崔音和也駟和萬物物合則歡矣。以調海內。道調之請欲置之以為主。此心以為主。

見侮不辱。不自謂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寢息也。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不取強聒而

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上時君下謀臣。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若此。請欲固置五升之飯

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成云。宋尹稱黔首為先生。自謂為弟子。先物後已故也。日夜不

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宣云。又言我必得以自活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

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又言君子不宜苛察。故侮厭弗顧。不假外物以為身。故飢飽弗計。人皆自

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為外。宣云。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宣云。內以

是則其道術之大小。精粗亦不過如是。以情欲寡淺為內。宣云。內以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其行

公而不當。崔本作黨云。至公無黨也。盧云。作不黨是。易而无私。成云。平易。決然无主。宣云。決去係累。而無偏主。趣物而不兩。宣云。隨物而不顧於

慮。不謀於知。無旁顧。於物无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成云。並

士俱遊稷下。各著書數篇。俞云。據下文。彭蒙當是田駢之師。意林引尹文子。齊萬物以為首。宣云。以此

有彭蒙曰。雉兔在野。衆皆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齊萬物以為首。宣云。以此曰

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

曰。選則不徧。必有未選。教則不至。必有未受教。道則无遺者矣。唯道兼包之。是故慎到。趙人。著十二論。漢書藝文

志。法家有慎子四十二篇。棄知去己。知忘身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冷音零。案言到雖棄

名。列先申韓申韓稱之。棄知去己。成云。息慮棄。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釋文。泠汰猶沙汰也。

汰。人物一番守此。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其言曰。凡知人之道。當如不知。將薄有



成云鄰。譖髀无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釋文譖髀訛倪不正貌案其用人雖譏近也。其在已縱恣脫略無行可稱而以釋文譖髀訛倪不正貌案其用人雖譏樵拍乾斷與物宛轉。郭云猶有樵拍故未混合釋文乾圓也案郭釋

不合矣。是樵拍之義言強不合者使合也。乾斷謂雖斷而郭云猶有樵拍故未混合釋文乾圓也案郭釋甚圓不見決裂之迹皆與物宛轉之意也。此到之去已。舍是與非苟可以免。宣云不執是非庶無累也。不師知慮不

知前後之智慮不問事之前後。魏然而已矣。大公平易故能巍然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宣云過若羽

之旋。宣云羽自空而若磨石之隧。磨文石作隧。全而无非。故能自全而動靜无過未嘗有罪。靜無過動亦

至。是何故。假設疑問言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无知之物

言譬彼無知之則靜恆不離於物理明白易見是以終其身無譽之者無譽則亦無咎矣。故曰至於若

移之則動置之則靜恆不離於物理明白易見是以終其身無譽之者無譽則亦無咎矣。故曰至於若

无知之物而已。極於此。无用賢聖夫塊不失道。塊亦不失為道也。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

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其能事之豪桀則相與笑之曰慎子之道非是生人。田駢亦然。其言相

以包。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不教之教觀其所行學焉而心自。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非

而已矣。與慎到言至於者。其風竅然惡可而言。向郭云竅逆風聲言古道人常反人不見觀議不見為人

所觀美下文云。而不免於旣斷。即不得已而用斷決亦惟與物宛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蹊不免於

非。郭云蹊是也。案謂彭師之言。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謂之不知道。直。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然論其

嘗有舊聞如棄知去己必非無。法象。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然論其

所師承乃其緒論去之彌遠耳。法象。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然論其

所師承乃其緒論去之彌遠耳。法象。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然論其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成云本無也。物有也。用無爲。妙道爲精。用有爲事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郭云寄之天。澹然獨與神明居。宣云此

教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釋文關尹關令尹喜也。或云尹喜字公度。老聃卽

令故謂之關尹。俞云漢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注云名喜爲關也。或以尹喜爲姓名。失之。又漢志無老子

十九篇之書。呂覽不二篇。關尹貴清高。注關尹關正也。名喜能相風角。知將有姓名。而老子到喜說之。請

著上至經五千言。上至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成云建立言教以擬常無物爲主。以濡弱謙下爲表。以

經之名。他書未見也。空虛不毀萬物爲實。成云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爲權智。關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主隨物同著。其動若

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無心故。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宣云同物則失。未嘗先人而常隨

人。成云和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宣云能而爲天下谿。宣云處下待知其白。守其辱。爲自潔。爲天下谷。宣

居虛受感。不藏。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无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郭云獨

之謂。宣云壘一語甚言之。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宣云不先故徐。不先无爲也。而笑巧。無爲似拙。而可

全曰苟免於咎。保安全曰苟免咎禍而已。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成云以深玄爲德之本。白堅則毀矣。銳則

拙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成云知足守分。可謂至極。姚本可謂作雖未。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齊物論篇云。天地與我並生。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神明往而萬物

畢羅。宣云無荒大也。莫足以歸。無可爲我。歸宿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釋文謂者忘

荒唐之言。唐空也。无端崖之辭。無端可尋。無崖可見。時恣縱而不儻。恣縱謂縱談恣論。不儻成云不偏黨。非也。不以

觴見之也。成云：觴，不偶也。宣云：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莊語，猶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

為廣，因世人不可與莊語，故以此三言為說。已見寓言篇。曼衍，因其事理而推衍之，所謂卮言日出，因以

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以精神與天地往來，寄於至高之境。姚云：莊以關尹老聃，不過如篇首所云，不離

人而不敖倪於萬物，未嘗鄙棄萬物，存驕亢不謹，是非以與世俗混處。成云：譴責也。其書雖瓌璋

而連狝无傷也。釋文：瓌璋，奇特也。狝，本亦作扑。同。芳袁反。又數晚反。李其辭雖參差而諛詭可觀。成云：參

虛或實不一其言，宛轉貌。一云：相從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無傷也。也。諛詭，言滑稽也。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夫其詞理充

本也。宏大而辟闢，深閔而肆縱也。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釋文：稠，音調。本亦作調。案遂，竟也。達

達者矣。蘇與云：此即篇首所謂不離於宗者。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於變化而

冥解於物情也。其用不竭，其來不遺。芒味如不可見，未有能盡其妙者。道字

惠施多方也。術其書五車多。其道舛駁，駁色雜不同也。又引司馬此注：魏都賦注引司馬云：躡讀曰舛。

其知舛馳，淮南傲真訓：二者代謝舛馳。汎論訓：見聞舛馳於外，說山訓：分流舛馳。玉篇引作僞馳。義亦同也。其言也不中，仲反。歷物之意，曰：其歷指事物。至大

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以配大一，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積何但千里乎。天與地卑，山與

澤平，山澤均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成云：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處東者呼為側，則無中側也。猶

生無異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謂之大同，而與小同有異。是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暑晝

夜是萬物畢同畢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宣云謂之南已有分今日適越而昔來宣云知有越時心已先到

也方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宣云謂之南已有分今日適越而昔來宣云知有越時心已先到

來作連環可解也成云環之相貫貫於空虛不貫於環是以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此擬

球中懸陸路可達故燕北即是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宣云天地非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越南與鄒衍瀛海之談又別是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宣云天地非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惠自以為於天下之理獨觀其大卵有毛宣云卵無毛則雞三足所以行而非動

也故行由足發動由神御今雞郢有天下宣云稱犬可以為羊宣云犬羊之名皆人所命馬有卵成胎

雖兩足須神而行故曰三足也郢有天下宣云稱犬可以為羊宣云犬羊之名皆人所命馬有卵成胎

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不同丁子有尾成云楚人呼蝦蟆為丁子蝦蟆無尾人所共知以道觀之無體

鳥卵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卵丁子有尾成云楚人呼蝦蟆為丁子蝦蟆無尾人所共知以道觀之無體

尾聞雷後足火不熱宣云人皆火山出口宣云空輪不踞地輪轉不停踞目不見宣云見則何

出而尾沒矣火不熱宣云人皆火山出口宣云空輪不踞地輪轉不停踞目不見宣云見則何

不絕有所指則有所遺故曰指不至下至字疑耳之誤數語皆就人身言耳雖有絕龜長於蛇成云夫長

長非短謂蛇長龜短乃物之滯情今欲遣此迷惑故云矩不方宣云天下自規不可以為圓宣云天下自

鑿不圍宣云鑿孔也柄入之耳鑿未嘗圍之木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鳥飛多以晝故云影不徙也鏃矢之疾而

若不行不止之時鏃矢行止人為之也專以鏃狗非犬成云狗犬同實離則彼所謂狗異於犬也墨子曰狗犬

也然狗黃馬驪牛三宣云三色白狗黑宣云白黑人所名鳥孤駒未嘗有母李云駒生有母言孤則無母

未嘗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司馬云捶杖也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

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成云桓公孫龍並趙人辯士客遊平原君飾人之心易人之意成云影飾人能

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宣云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能出惠施日以其知同與人之辯及其同遊之人所辯論特與天

下之辯者為怪成云特獨也字亦有作將者案為怪謂騁其論異此其柢也俞云柢與氏通史記秦始皇紀大氏盡畔秦吏正義氏猶略也此其柢也猶云此其略也然惠施

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最賢於衆自以為解理曰天地其壯乎司馬云惠唯以天地為壯於己也施存雄而无術司馬云施意在勝人而無道理之術南

方有倚人焉曰黃繚釋文倚本或作崎同李云異也成云姓黃名繚不偶於俗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

不慮而對成云不辭謝而應不思慮而對答徧為萬物說成云徧為陳說萬物根由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成云加奇怪以

能騁其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成云不能和適弱於德陳於物內弱外強其塗隕矣隕曲而隱也非大道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蠶一宙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成云庸夫充一尚可宣云內聖外王皆原於一充之

而可何須逐物邪曰愈貴道幾矣曰詞也言愈自貴重不須多言於道亦庶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自安定散於萬物而不厭成云散亂精神

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釋文駘李音殆放也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

走也聞響大而高聲不知形捷而影競隨之也悲夫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國難後第三版

(24120)

國學基  
本叢書  
莊子集解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集註者 王先謙

發行兼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983B

